

Contents 目錄

〈越南胡志明市第五郡廣東人ê語言使用〉 盧佩芊	4
A study on the language use of Cantonese in district 5,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i>Boi Thien LU</i>	
〈《出死線》腔口kap語言探究〉 杜仲奇	32
Dialects and 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Chhut-sí-sòa ⁿ <i>Tiōng-kî TÕ</i>	
Thàu-kòe iù-hì-hòa kā chit-ê EMI khò-têng choân-kiû chāi-tē-hòa: chit-ê Eng-gí kap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lóng iâ ⁿ ê kiók-bīn	70
<i>Ho Ting WONG</i> Glocalizing an EMI course through gamification: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nglish and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s <i>Ho Ting WONG</i>	



ISSN 2076 3611



9 772076 361002 03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Tâi-gí *Gián-kiù*
台語研究

Vol.15, No.1, March 2023



Tâi-lâm,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Tâi-gí Gián-kiù 台語研究

Vol.15, No.1, March 2023

諮詢顧問 Advisory Board

Đoàn Thiện Thuật

(越南國家大學語言系退休)

John Edwards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

三尾裕子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吉川雅之 (日本東京大學)

呂興昌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退休)

李勤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系退休)

村上嘉英 (日本天理大學中國語系退休)

林修澈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退休)

姚榮松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系退休)

施正鋒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學院)

施炳華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退休)

洪惟仁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退休)

康培德 (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

張裕宏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所退休)

張學謙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系)

莊永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退休)

董忠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語所退休)

趙順文 (國立台灣大學日文系退休)

鄭良偉 (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語文系退休)

謝菁玉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

主編 Editor-in-Chief

蔣為文 Wi-vun Taiffalo CHIUNG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

方耀乾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文系)

林裕凱 (真理大學台文系)

陳慕真 (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

梁勝富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系)

張宏宇 (高苑科技大學外文系)

簡華麗 (Oslo U. C., Norway)

英文編輯 English editor

Vivian T. Su

行政編輯 Administrative editor

潘秀蓮

出版者 Publishers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
Asian Atsiu 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at

<https://ctl.twn.ncku.edu.tw/jotv>

Abstracting & Indexing

本期刊收錄於 ACI, CEPS, TC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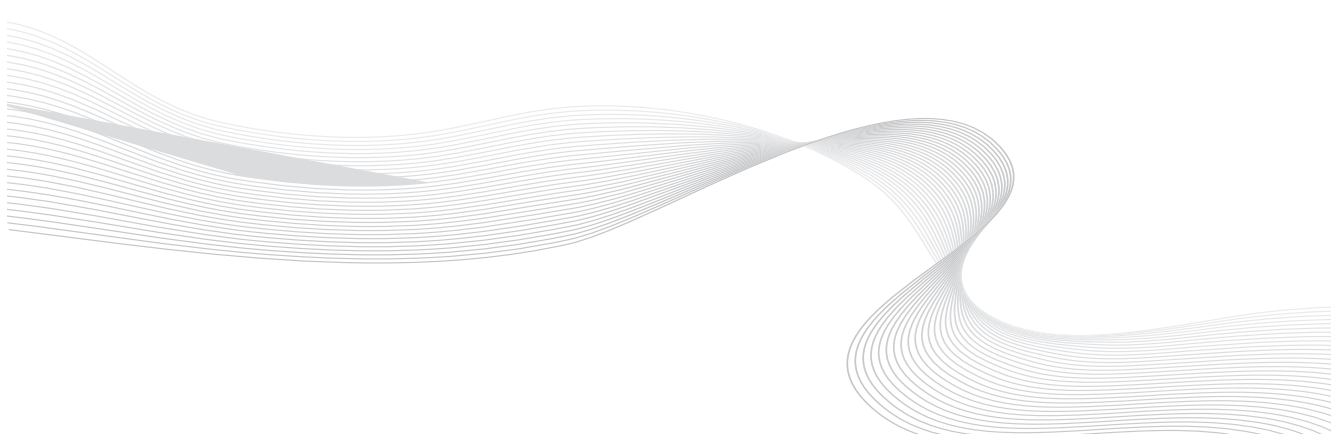
電子版本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www.airitilib.com>

版權保留，若無出版者 ǝ 書面同意，bē-sái 用任何形式kap工具來再造本刊內容。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Copyright © NCKU CTLT & Asian Atsiu International

- 〈越南胡志明市第五郡廣東人ê語言使用〉 盧佩芊 4
A study on the language use of Cantonese in district 5,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Boi Thien LU
- 〈《出死線》腔口kap語言探究〉 杜仲奇 32
Dialects and 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Chhut-sí-sòaⁿ
Tiōng-kī TŌ
- Thàu-kòe iú-hì-hòa kā chit-ê EMI khò-têng choân-kiú chāi-tē-hòa: 70
chit-ê Eng-gí kap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lóng iâⁿ ê kiòk-bīn
Ho Ting WONG
Glocalizing an EMI course through gamification: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nglish and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s
Ho Ting WONG
- 

A study on the language use of Cantonese in district 5,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Boi Thien LU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2019, the population of Chinese ethnic group in Vietnam is just 749,466, or 0.78%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For economic transactions,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 chose to live in the most dynamic Ho Chi Minh City, particularly District 5, and most of them are Cantones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the language used by Cantonese in various domains, specifically the use of Cantonese and Vietnamese, as well as the reasons for using these languages. The peopl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Cantonese and have lived the longest in district 5 of Ho Chi Minh City are the study's research subjects.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In the domain of family and personal thinking, Cantonese retains its advantages due to the persistence of family elders, but it is constantly invaded by Vietnamese; 2. In the domain of neighbors and Chinese schools, Vietnamese and Cantonese coexist due to migration (community) and the background/language abil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Chinese schools); 3. In other domains, such as formal schools, companies, public places, news and entertainment are primarily Vietnamese, with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Cantonese is a foreign language with a low sociolinguistic status, 2. Cantonese is considered as a family language, 3. The problem of migration in District 5, and 4. Cantonese takes a higher degree of language convergence. Taiwanese in Taiwan and Cantonese in Vietnam shar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 lower status in society and the usage of Hanji for writing. However, due to the language use domain of family and personal language, Cantonese can be the samples of language maintain for Taiwanese.

Keywords: Vietnam, District 5, Cantonese, language use, domain

越南胡志明市第五郡廣東人ê語言使用

盧佩芊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摘要

根據越南2019 ê統計資料，越南華人人口是749,466人，佔0.78%。Ti歷史ê角度，華人為著經濟交易選擇生活tī上熱鬧ê胡志明市，尤其是第五郡，koh大部份是廣東人。本文欲分析廣東人tī無全ê語境（domain）內底使用ê語言，分別是廣東話kah越南語ê使用，koh分析幕後選擇彼个語言ê原因。本文ê研究對象是家己認為家己是廣東人，生活上久ê所在是胡志明市第五郡。研究方法是問卷調查kah深度訪談。研究結果顯示：1. Tī家庭kap個人思考ê語境，廣東話原在保有優勢，原因是因為長輩ê堅持，m̄-koh soah 不斷受越南語ê侵入；2. Tī厝邊kap華語學校ê語境，越南語kap廣東話全時存在，因為移徙（社區）kap學員身分背景kap語言能力（華語學校）；3. Tī其他ê語境，親像正規學校、公司、公共場所kap娛樂新聞使用ê語言主要是越南語，上大ê原因是：1. 廣東話是外來語koh社會語言地位無懸，2. 廣東話干焦kā看做家庭語言，3. 第五郡人口移徙ê問題kap 4. 越南廣東人採取khah懸程度ê語言聚合。台灣台語kah越南ê廣東話有一寡全款ê特點，攏是社會內底ê弱勢語言，文字無法度脫漢字。M̄-koh，廣東話會使當做台灣台語一个語言復振ê參考案例，因為上少廣東話koh保有一寡使用ê範圍，親像家庭內底kap個人語言。

關鍵詞：越南、第五郡、廣東話、語言使用、語境

1. 踏話頭

根據越南2019 ê統計資料，越南總人口是96,208,984人，其中人口上濟是京族人（ngùoi Kinh）82,085,826人，佔85.3%，華人人人口是 749,466人，佔0.78%。根據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秘書處1995年11月8日第62-CT/TW號指示，華人指ê是「中國漢族kah少數民族，已經漢化koh移民越南，in ê伊後代ti越南出生kap長大，已經歸化成做越南國籍，m̄-koh 猶是保留文化特徵，主要是漢族ê語言，風俗慣勢kap自認家己是華人」。按照目前ê狀況，華人ê身份主要是按照父母予囡仔做ê選擇。按照越南2005年民事法第28條，民族選擇權是：「個人出生ê時ê民族著愛tòe 父母ê民族。若準父母分別屬無全ê民族，囡仔ê民族愛按照父母ê習慣抑是協商來選擇老爸抑是老母ê民族」。M̄-koh，因為越南kap華人社會攏屬父系社會，所以囡仔大部份猶是選擇老爸ê民族。這mā thang講華人女性kah越南籍京族男性結婚，囡仔足有可能攏登記是「京族」。

越南華人koh會使透過語言使用，分做五種語言變體ê幫，包含人數上濟ê廣東人，接sòa是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kap海南人。Ti歷史kap地理角度，華人是越南ê少數民族，soah kap其他少數民族上大ê區別就是華人為著經濟交易，選擇生活ti交通khah方便kap經濟khah發展ê城市，尤其是胡志明市。另外，華人無全語言變體ê幫mā分布ti無全ê所在，其中第五郡m̄-nā是華人人人口上濟koh是廣東人人人口上濟ê所在。總是，袂使否認，因為移徙ê趨勢，華人所在ê分布mā會受著影響，彼ê界限變足模糊。

針對越南廣東人，khah特別ê是，親像Fishman（1991）講著，移民者ê語言通常干焦會使保留ti頭前兩代，第三代差不多攏已經無法度使用傳承語言，主要使用生活所在ê強勢語言，m̄-koh，越南第三代廣東人猶是保有廣東話語言能力，koh成做其他語言復振參照案例（Lu Boi Thien 2021）。本文按算欲對語言使用ê面相探討第五郡廣東人使用廣東話ê語境（domain），研究問題是：1. 佗一个語境猶是保留廣東話ê使用kap伊背後ê原因，2. 佗一个語境已經予越南語替換、替換ê程度kap伊背後ê原因。

2. 文獻回顧

2.1. 語言使用

語言使用ê選擇針對無仝ê對象、所在、話題、情境、目的等等，會選擇使用無仝ê語言。親像拜訪親情著會轉換做家己ê母語，抑是為著giú近彼此ê距離，所以放棄家己ê強勢語言改做使用對方ê弱勢語言。語言選擇ê幕後動機kah原因是khah複雜ê，m̄-nā是內在因素koh有包含外在因素ê影響。內在因素包含講話者ê語言能力、語言態度、語言意識形態等等。若準講話者對彼个語言無輾轉，就無意願抑是khah少使用，顛倒反，著會願意／定定使用；若準講話者呈現出正面ê語言態度，著會促進使用彼个語言ê機率，顛倒反若是負面ê態度著增加拒絕使用彼个語言ê機率。外在因素大部份攏是tī kap無仝ê對象、所在、情境，講話者對彼个語言接受度ê支持。

針對語言選擇ê方面，外在原因嘛是會使理解做語言適應。語言適用內底包含語言聚合（convergence）kap語言背離（divergence）（Giles et al., 1977）。其中語言聚合ê上懸境界著是為著配合別人所以使用別人ê語言，koh輾轉ê語速來講話，顛倒反，語言背離是堅持使用家己ê語言，koh使用輾轉ê語速來講話。所以會使講語言背離對語言ê保存kap傳承有效，若是使用者選擇語言聚合著會kā弱勢語言使用範圍縮減。無thang避免ê是移民者tī生活國家，因為家己ê語言是弱勢語言，所以tī kap別人講話ê時，定定愛使用居住國ê強勢語言，mā是選擇語言聚合ê講話方式。

Tī討論語言使用，定定講著ê是語境。Fishman（1972）指出語境是一種社會文化結構，因為講話ê主題，講話者互相ê關係kap講話ê所在差別，所以選擇使用無仝ê語言。無仝ê語境有：家庭、朋友/同學、厝邊、交易、教育、政府、工作…等（Fishman 1991），無仝ê語境會使用無仝ê語言，特別是針對雙語者。通常會使分做公共所在kap私人所在ê語言使用範圍。若準語言會使tī公共場所使用著對彼个語言ê保存kap傳承有幫贊，m̄-koh移民語言、傳承語言通常干焦存在tī私人所在，主要是家庭。

另外，無仝ê變數mā會影響著語言使用ê選擇，主要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性質、生活所在等等。Chiah ê影響tī足濟研究中攏看會

著。針對年齡，陳麗君（2010）ê研究指出年紀愈輕使用鄒族語言愈少，年紀愈大使用愈濟。針對性別，部份研究指出女性比男性khah傾向使用強勢語言（Labov 1966、Trugill 1983），抑是性別會影響語言ê使用（Lu 1988），m̄-koh部份研究mā指出性別袂影響語言ê使用（Chan 1994、Rahman et al., 2008），戴慶夏（2004：27-30）指出語言ê性別差異形成ê原因有三種：1. 社會地位ê作用；2. 社會文化ê影響；3. 社會價值取向ê制約，研究指出男女ê交談內底，男性講khah濟，占用khah濟ê時間，而且定定控制話題。

2.2. 越南廣東人ê語言使用

1956年8月，南越吳廷琰政府頒布新ê命令要求越南ê華人愛有越南語ê名姓（Chan 2018）。越南華人陸續入籍了後，koh引起另外一種議題。政府認為：

到6月底向當局申請長期抑是延期居留者千焦千gōa人，所以認為各地華僑幫會組織已經無存在ê必要，除了保留逐个大都市「華僑會館」辦理華僑福利，chhun ê幫會組織一律解散。……大多數華僑已經轉入越籍，逐个同鄉會應該停止活動，若欲繼續活動，攏愛呈請批准。（黃宗鼎2007：223，作者翻作台文）

著是講，「華人」ê概念包括其他無全華語語言變體ê民族，全時提升「華語」—普通話ê地位。新加坡mā有全款ê狀況，雖罔福建人人口佔上濟，m̄-koh kā「華語」選做華族ê共同語言，m̄是福建話（咱人話）。（張學謙2013；鄒嘉彥、游汝杰2003）

針對kui-ê越南社會來講，越南語扮演高階語言（H），其他53个少數民族語言，包含外語mā是屬於低階語言（L）。M̄-koh，若探討華族內底逐个語言ê地位，普通話扮演著低階語言中頭坎L1 ê角色，原因是：1. 中國ê經濟興起kap 2. 越南政府kā普通話看做華族ê母語koh實施母語課程。事實上，對華族來講，普通話m̄是大部份ê母語，m̄是家庭內底khah定定使用ê語言，mā m̄是越南華人ê共同語言，基本上攏愛透過學習chiah會接觸著這種語言。曹雲華（2010：151）指出「早期ê華人移民無接受啥物教育，大多數攏袂曉普通話，干焦會曉方言；全款是華人移民，因為講無全ê方言，做

伙ê時陣是無法度溝通ê」。大部份ê華人攏是使用家己ê語言變體為主，tī華語ê語言變體內底，廣東話扮演L2 ê角色，著是tī普通話kap其他華語變體ê中間。原因主要是因為廣東人口占上濟ê比例，koh加上越南廣東人以外ê華人，甚至部份ê越南人因為kap華人tī生活抑是做生理 ê交陪，mā學著廣東話ê基本交談，主要是聽、講ê能力。Dinh Lu Giang (2017) 歸納出廣東人使用廣東話ê原因有3 ê：人口因素、經濟因素kap當做國際語言ê角色。M̄-koh顛倒反，廣東人，尤其是第三代差不多攏袂曉其他華族變體ê語言，除了是tī通婚家庭內底成長ê。Só-pái，會使看著其他ê華語變體ê地位是比廣東話ê地位koh khah低ê。

親像頭前講--tiòh ê，華族屬於越南53个少數民族之一，這mā代表講其他少數族群ê語言使用、傳承、保存mā可能呈現kah廣東話全款ê情況。近年來針對越南少數民族ê研究攏指出少數民族意識形態ê轉變，這mā影響著族語ê使用kah保存。比如Nguyen & Hamid (2020) 針對越南少數民族ê學生探討in tī學校使用ê語言，發現in使用ê語言會因為無全情境所以無全，全時mā體現出in無全ê參與地位 (participation status) 一致 (aligning) (相似) 到無一致 (disaligning)，為著 (重新) 定位 ((re)position) 家己kah全年歲人ê關係。Nguyen (2019) mā探討學生tī第一語言 (族語) kah第二語言 (越南語) 之間ê轉換使用，全時體現出無全ê認同轉換，親像雙重/多重認同 (dual/multiple identities)、中立認同 (neutral identity) 抑是轉變認同 (shifting identity)，而且彼種轉換干焦ùi母語轉換到越南語，無顛倒反 (越南語到族語)，這mā體現出少數族群語言ê危機。

廣東話tī越南著是一種傳承語言。針對傳承語言，Escudero et al. (2023) ê研究指出294位來自無全國家ê澳洲人內底有koân-kàu 95% ê受訪者認為語言傳承是重要，m̄-koh干焦無kàu20% ê受訪者認為有夠額ê語言傳承資源。Hollebeke et al. (2022) 指出家庭政策kap語言傳承呈現正面ê關係，而且家庭語言政策ê三個組成部份，著是信仰、實踐kah管理ê獨立性，予人擔憂ê是有khah懸語言kah教育資源ê父母ê家庭khah 無願意欲試看māi傳授傳承語言予囡仔，khah傾向機構語言。Romanowski (2021) ê研究mā指出若是欠缺父母ê要求kap k̄a傳承語言設做家庭使用ê語言，囡仔ê語言能力著會偏低。

世界上廣東話ê保存，mā呈現危機ê現象，親像Tsang (2018) 指出大部

分受訪者對廣東話ê生存足煩惱，koh提出廣東話瀕臨滅絕ê問題kah社會身份密切相關。早tī 2010年，廣州已經有發起「撐粵語行動」為著捍衛廣東話，koh對廣東話保護、普通話推廣、語言規劃、語言政策、語言衝突、語言生態等方面ê持續研究有深遠ê意義。（Li et al. 2022）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ê研究對象是胡志明市第五郡廣東人，年齡層tī 16-71歲，使用輾雪球方式來揀適合ê對象，93份有效問卷。研究方法包含問卷kap深度訪談。問卷部份包含訪談者ê基本資料、家庭基本資料kap語言使用狀況。語言使用狀況會針對家庭、社區、學校、公司、公共場所kap個人使用語言，六種語境，而且逐種語境內底會針對無仝對象，問受訪者ê語言使用狀況。本研究致重越南語kap廣東話，逐種語言會要求受訪者揀使用ê頻率，其中5分是「總是使用」、4分是「定定使用」、3分是「有時仔使用」、2分是「足少使用」、1分是「完全無使用」。深度訪談部份是為著補助問卷。訪談時間差不多是20-50分鐘，使用ê語言會根據受訪者ê意願（包含是越南語、廣東話kap普通話），訪談進前事先ka受訪者講會全程錄音，訪談了後會進行逐字稿ê紀錄。

4. 研究結果kap討論

本節會分做六ê小節，探討六種無仝ê語境內底，越南胡志明市第五郡廣東人廣東話kap越南語ê使用，彼六種語境分別是：家庭、社區、學校、公司、公共場所kap個人使用語言。

4.1. 家庭ê語言使用

Tī家庭範圍內底，本文討論ê對象包含kap阿爸、阿母、姊妹、兄弟、阿公、阿媽、外公、外媽、牽手、囡仔（序細）、年長ê親情 kap平輩、下輩ê親情。分析內容包含對特定對象使用彼个語言ê平均值，koh廣東話kap越南語ê使用tī彼个語境敢是呈現統計上有顯著性ê差異，koh列出使用彼个語言tī逐个程度ê比例，結果像圖表1 kap 圖表2。

圖表1. 第五郡廣東人針對家庭kap親情ê語言使用平均值 (* $p < .05$)

對象	語言	廣東話		越南語		N	p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kap 阿爸講話		4.54	.905	2.63	1.487	82	.000
kap 阿母講話		4.36	1.099	2.56	1.549	82	.000
kap 姊妹講話		4.30	1.144	2.69	1.552	81	.000
kap 兄弟講話		4.47	1.112	2.43	1.566	81	.000
kap 阿公講話		4.80	.610	1.27	.691	74	.000
kap 阿媽講話		4.51	.978	1.76	1.300	74	.000
kap 外公講話		4.52	1.176	1.55	1.121	60	.000
kap 外媽講話		4.43	1.243	1.74	1.400	60	.000
kap 牽手講話		4.25	1.349	2.77	1.669	30	.001
kap 囡仔講話		4.23	1.245	3.03	1.614	30	.005
kap 年長親情講話		4.43	1.072	2.26	1.463	41	.000
kap 平輩、下輩親情		4.16	1.368	2.83	1.599	41	.000
平均		4.42		2.29			

圖表2. 第五郡廣東人針對家庭kap親情ê語言使用各程度ê比例

		完全無使用		足少使用		有時仔使用		定定使用		總是使用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阿爸	廣	3	3.66%	0	0.00%	5	6.10%	16	19.51%	58	70.73%	82	100.00%
	越	30	36.59%	10	12.20%	12	14.63%	20	24.39%	10	12.20%	82	100.00%
阿母	廣	5	6.17%	0	0.00%	9	11.11%	14	17.28%	53	65.43%	81	100.00%
	越	35	43.21%	6	7.41%	11	13.58%	18	22.22%	11	13.58%	81	100.00%
姊妹	廣	5	6.76%	0	0.00%	10	13.51%	12	16.22%	47	63.51%	74	100.00%
	越	29	39.19%	5	6.76%	11	14.86%	18	24.32%	11	14.86%	74	100.00%
兄弟	廣	4	6.67%	0	0.00%	5	8.33%	6	10.00%	45	75.00%	60	100.00%
	越	29	48.33%	3	5.00%	10	16.67%	9	15.00%	9	15.00%	60	100.00%
阿公	廣	1	3.33%	0	0.00%	0	0.00%	3	10.00%	26	86.67%	30	100.00%
	越	25	83.33%	3	10.00%	1	3.33%	1	3.33%	0	0.00%	30	100.00%
阿媽	廣	1	2.44%	2	4.88%	2	4.88%	6	14.63%	30	73.17%	41	100.00%
	越	29	70.73%	2	4.88%	3	7.32%	5	12.20%	2	4.88%	41	100.00%
外公	廣	2	6.06%	2	6.06%	0	0.00%	2	6.06%	27	81.82%	33	100.00%
	越	24	72.73%	5	15.15%	1	3.03%	1	3.03%	2	6.06%	33	100.00%

(後一頁koh有)

(頂一頁koh有)

		完全無使用		足少使用		有時仔使用		定定使用		總是使用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外媽	廣	3	8.57%	1	2.86%	1	2.86%	3	8.57%	27	77.14%	35	100.00%
	越	25	71.43%	4	11.43%	0	0.00%	2	5.71%	4	11.43%	35	100.00%
牽手	廣	5	11.36%	1	2.27%	2	4.55%	6	13.64%	30	68.18%	44	100.00%
	越	19	43.18%	0	0.00%	6	13.64%	10	22.73%	9	20.45%	44	100.00%
囡仔	廣	3	7.69%	2	5.13%	2	5.13%	8	20.51%	24	61.54%	39	100.00%
	越	13	33.33%	2	5.13%	3	7.69%	13	33.33%	8	20.51%	39	100.00%
年長親情	廣	5	6.94%	0	0.00%	2	2.78%	17	23.61%	48	66.67%	72	100.00%
	越	38	52.78%	1	1.39%	16	22.22%	10	13.89%	7	9.72%	72	100.00%
平下親情	廣	8	11.59%	1	1.45%	8	11.59%	7	10.14%	45	65.22%	69	100.00%
	越	26	37.68%	2	2.90%	13	18.84%	14	20.29%	14	20.29%	69	100.00%

對圖表1會使看著，第五郡廣東人tī家庭範圍內底使用廣東話ê平均值4.42，mā著是tī「定定使用」以上，越南語使用ê平均值是「2.29」干焦tī「有時仔使用」kap「足少使用」之間。若準以比例來看，會使看著「總是使用」廣東話ê比例攏是落tī 6成以上，「完全無使用」落tī 1成左右。顛倒反ê，以越南語來講，「總是使用」ê比例干焦落tī 2成以下，若是交談對象愈少年，「總是使用」越南語ê平均著愈懸，所以會使看著廣東話呈現老化ê現象，mā著是講干焦針對年長一輩才會使用ê語言。

毋管是針對佗一種對象，廣東話kap越南語使用攏呈現統計上顯著性ê差異，所以會使講第五郡廣東人kah家庭kap親情使用ê語言基本上攏是廣東話，khah少使用越南語。Mā著是講家庭kap親情ê範圍內底目前猶是廣東話使用ê優勢語境。親像張學謙（2011）指出家庭是母語最後ê堡壘，按呢足佳哉第五郡ê廣東人koh守護chia-ê堡壘。家庭kap親情使用廣東話對母語ê保存kap傳承是非常重要的ê，親像受訪者P24講，因為一個人tī厝ê時間是上久ê。

M-koh袂使否認彼个結果可能受限tī研究對象ê採樣方式，tī揀研究對象ê時，因為輾雪球ê抽樣方式致使所揀著ê受訪者攏是tī日常生活內底koh保留著使用廣東話ê習慣。另外一方面，廣東話tī家庭kap親情目前佔有ê優勢，足有可能會在tī未來慢慢ê縮減，親像訪談內底，受訪者講著有時因為袂曉

講抑是雄雄想袂起來某mih詞ê廣東話講法ê時，著會用越南語來代替。親像越南ê菜名稱，廣東人袂刁工翻譯做廣東話，ē直接使用越南語，親像：「bún riêu」（蕃茄蟹肉麵線）、「gỏi cuốn」（春捲）等等，mā有一寡會使翻譯做廣東話，m̄-koh大多數ê人攏無慣勢彼个講法，受訪者P12講，魚露ê廣東話會使叫做「魚水」/jy:41 səy41/，m̄-koh大部份人koh會使用「nước mắm」來講。另外，受訪者P12 mā承認tī厝內底有時會講越南語，m̄是百分之百講廣東話。

Tī家庭範圍內底，廣東話會當保持優勢ê狀態，主要是因為第一代kap 第二代廣東人對囡仔所使用ê交談策略。盧佩芋（2020）指出六種方式：

1. 父母提醒囡仔tī厝內愛使用廣東話。親像P27講若是伊無講廣東話，阿爸mā干焦提醒爾爾。M̄-koh阿爸定定提醒，尤其是因為愈大漢愈歹提醒，所以自細漢阿爸著講tī厝內愛講廣東話，tī外口抑是學校講越南語著無問題。
2. 爸母利用某mih利益來逼囡仔講廣東話。有親像P16講若是beh買物件著一定愛講廣東話，若無阿母著bô beh予伊錢。
3. 爸母嚴格叫囡仔愛講廣東話。親像P13 ê家庭若是囡仔無講廣東話著會kā罵。
4. 爸母製造一个完全講廣東話ê環境。親像P3 kap P7，這兩位受訪者m̄-nā kah厝內長輩講廣東話，kah兄弟姊妹mā是講廣東話，其中上大原因可能是因為三代同堂，所以厝內變成一个講廣東話ê環境。兩位受訪者攏一致表示轉去厝著是講廣東話，差不多攏無講越南語。
5. 「繼續講」ê策略，親像P27 ê阿爸是一直提醒伊愛講廣東話，阿母著bô提醒，m̄-koh不管啥物時陣攏是講廣東話。
6. 「重複講」ê策略，親像P1 ê阿母講若是囡仔講越南語，伊會重複問題，一直到囡仔用廣東話來回答。

4.2. 社區ê語言使用

Tī社區ê範圍內底，本文探討廣東人kap三種對象使用ê廣東話kap越南語ê頻率，分別是年長ê厝邊、平輩厝邊kap下輩ê厝邊，結果如圖表3 kap 圖表4。

圖表3. 第五郡廣東人針對厝邊kap社區ê語言使用 (* $p < .05$)

對象 \ 語言	廣東話		越南語		N	p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kap 年長 ê 厝邊講話	3.72	1.403	3.74	1.180	86	.925
kap 平輩 ê 厝邊講話	3.47	1.417	3.93	1.197	83	.080
kap 下輩 ê 厝邊講話	2.96	1.517	4.18	1.088	84	.000

圖表4. 第五郡廣東人針對厝邊kap社區ê語言使用各程度ê比例

		完全無使用		足少使用		有時仔使用		定定使用		總是使用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年長厝邊	廣	14	16.28%	3	3.49%	6	6.98%	33	38.37%	30	34.88%	86	100.00%
	越	9	10.47%	1	1.16%	16	18.60%	37	43.02%	23	26.74%	86	100.00%
平輩厝邊	廣	14	16.87%	7	8.43%	11	13.25%	28	33.73%	23	27.71%	83	100.00%
	越	8	9.64%	0	0.00%	14	16.87%	29	34.94%	32	38.55%	83	100.00%
下輩厝邊	廣	24	28.57%	7	8.33%	19	22.62%	16	19.05%	18	21.43%	84	100.00%
	越	6	7.14%	0	0.00%	7	8.33%	31	36.90%	40	47.62%	84	100.00%

對圖表3會使看著第五郡廣東人使用廣東話kap越南語ê平均值攏是落tī「有時仔使用」kap「定定使用」之間。其中針對年長kap平輩ê厝邊，廣東話kap越南語ê平均值tī統計上是無顯著性差異ê，針對下輩ê厝邊，兩種語言tī統計上呈現顯著性差異，著是講使用越南語ê頻率比使用廣東話khah koân。Tī「總是使用」ê比例來看，會使看著一个足趣味ê，kap家庭範圍內底類似ê狀況，著是針對少年人，廣東話使用比例減少，越南語使用比例增加。會使講，社區範圍雖然koh有保留廣東話使用ê現象，m̄-koh，mā呈現老化現象。廣東話tī社區範圍內底已經無優勢ê地位。

第五郡是一个聚集非常濟華人ê所在，照理講，社區內底ê廣東話使用平均值應該是愛比越南語khah 懸，m̄-koh統計結果顯示無差異。越南語使用頻率提升ū兩個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遷徙問題，遷徙包含廣東人遷出原本ê社區，kap越南人（抑是袂曉講廣東話ê人）遷入社區。對受訪者ê訪談內容內底會使看著社區結構tī以前kap現此時ê改變，親像受訪者P12 kap P16講，社區以前基本上攏是華人，而且m̄是華人ê彼一戶mā因為受著其他華人厝邊ê影響，mā會曉講廣東話。一寡傳統市場，因為beh賣物件予華人所以頭家mā學著簡單ê廣東話。一寡語言環境ê tui廣東話tī家庭以外ê保存kap發展有幫助。以厝邊kap社區這個範圍來講，mā會使對外族ê角度探討廣東話ê活力，

因為語言ê活力 $m\bar{n}\bar{a}$ 是靠族內成員 $koh\ m\bar{a}$ 愛依賴外族對彼个語言ê看法。受訪者 P12 kap P16 表示，生活 $t\bar{i}$ 社區內底ê 越南人會曉講廣東話，甚至 koh 聽袂出伊 $m\bar{a}$ 是廣東人，這代表別族對彼个語言ê 認可， koh 願意學習 kap 使用彼个語言。親像作者社區ê 組長 ($t\bar{o}\ tr\bar{u}\bar{o}\bar{ng}$)，伊是越南人， $m\bar{a}$ - $koh\ t\bar{i}$ 廣東人聚集ê 社區生活 $khah$ 久。 Koh 加上家己是組長，一定愛 kap 住戶接觸，而且部份住戶越南語能力無好，伊慢慢仔 $m\bar{a}$ 會曉廣東話。 $M\bar{a}$ - koh ，足明顯ê 是 $t\bar{o}\bar{e}$ 時間ê 進展、華人人口減少 kap 遷徙，這寡例已經變成特殊ê 案例， $khah$ 濟ê 是廣東人去配合越南人，廣東人 $t\bar{i}$ 社區內底看著越南人著會講越南語，越南人著無必要， $m\bar{a}$ 無動機去學習廣東話。目前ê 狀況親像受訪者 P22 講ê， $khah$ 早社區差不多攏是華人。這馬已經下降到干焦 50-60%。受訪者 P28 是第五郡一間有華語課程ê 國小退休老師，他指出 $khah$ 早ê 華人學生 $khah$ 濟。 $M\bar{a}$ - koh 現此時，因為足濟人攏 $k\bar{a}$ 厝賣掉，搬去其他所在生活，所以華人學生變 $khah$ 少，這著是講社區成員ê 結構改變。另外一位第三代受訪者特別講，他 $khah$ 早是生活 $t\bar{i}$ 第五郡， $m\bar{a}$ - koh 因為 $k\bar{a}$ 厝賣掉了後，搬去其他所在，新ê 所在講廣東話ê 機會明顯 $khah$ 少。目前 $t\bar{i}$ 第五郡足濟ê 社區已經無法度 kap $khah$ 早全款聚集大量ê 廣東人。遷徙致使愈來愈濟袂曉講廣東話ê 人遷徙去 $t\bar{i}$ 講廣東話ê 社區內底。都市化、房地產ê 交易、交通方便這寡因素攏致使廣東人遷徙ê 原因， $m\bar{a}$ 全時提走廣東話ê 使用範圍。廣東人干焦是華族五幫之一，華族 $m\bar{a}$ 干焦占越南總人口ê 1%，所以，對 $t\bar{i}$ 廣東人來講，社區、社會網絡對保存 kap 傳承廣東話有上重要ê 意義。作者 $t\bar{i}$ leh 探討研究對象ê 時，觀察著第五郡ê 廣東人 $m\bar{a}$ 會聚集 $t\bar{i}$ 某 $m\bar{i}h$ 坊 ($ph\bar{u}\bar{o}\bar{ng}$)，有一寡坊 (第二、七、八、十一坊) 聚集 $khah$ 濟華人，抑是有 $khah$ 明顯ê 華人特徵。另外一寡坊 (如第一、第四坊) 聚集 $khah$ 少抑是 $khah$ 無華人ê 明顯特徵。另外， kap 家庭語境全款，長輩越南語能力提升致使社區內底ê 廣東話ê 使用機會降低。另外，長輩越南語能力提升，致使對廣東話使用ê 堅持意識降低，呈現愈來愈明顯ê 語言聚合狀況。

社區是家庭以外上重要ê 母語保存堡壘。胡志明市ê 廣東人慣勢聚集 $t\bar{i}$ 某一寡所在生活，所以形成講廣東話ê 環境。 $M\bar{a}$ 著是講，若準家庭是母語保存上尾ê 堡壘，按呢社區著是外牆，若會使 $k\bar{a}$ 廣東話保存到 $t\bar{i}$ 社區內底 koh 有機會使用，著會 $thang$ 幫助廣東話ê 保存抑是至少予廣東話消失ê 速度 $khah$ 慢。 $M\bar{a}$ - koh ，袂使忽略ê 是目前ê 生活方式 $m\bar{a}$ 是致使廣東話危機ê 原因，著是 leh 指厝邊之間ê 互動，親像受訪者 P16 講ê，伊早起上班ê 時，厝邊猶未起床，轉來ê 時，厝邊攏 $t\bar{i}$ 家己厝內歇暍，所以著欠缺互動ê 機會。

4.3. 學校ê語言使用

Ti學校ê範圍內底，本文探討ê對象包含老師、同學kap行政人員。華人家長通常會要求囡仔去讀華語學校，só-pái本文探討ê學校範圍會包含正規學校（越南語學校）kap華語學校（普通話學校），結果親像圖表5 kap 圖表6。

圖表5. 第五郡廣東人ti學校ê語言使用平均值 (* $p < 0.05$)

對象	語言	廣東話		越南語		N	p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kap 正規學校老師講話		2.22	1.638	4.22	1.419	64	.000
kap 正規學校同學講話		2.64	1.537	4.19	1.468	64	.000
kap 正規學校行政人員講話		1.92	1.531	4.25	1.434	61	.000
kap 華語學校老師講話		3.22	1.629	3.18	1.621	51	.924
kap 華語學校同學講話		3.29	1.633	3.41	1.645	49	.763
kap 華語學校行政人員講話		3.10	1.640	3.46	1.738	48	.415

圖表6. 第五郡廣東人ti學校ê語言使用（各程度ê比例）

		完全無使用		足少使用		有時仔使用		定定使用		總是使用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kap 正規學校老師講話	廣	36	56.25%	8	12.50%	3	4.69%	4	6.25%	13	20.31%	64	100.00%
	越	9	14.06%	0	0.00%	4	6.25%	6	9.38%	45	70.31%	64	100.00%
kap 正規學校同學講話	廣	22	34.38%	11	17.19%	12	18.75%	6	9.38%	13	20.31%	64	100.00%
	越	10	15.63%	0	0.00%	3	4.69%	6	9.38%	45	70.31%	64	100.00%
kap 正規學校行政人員講話	廣	41	67.21%	6	9.84%	2	3.28%	2	3.28%	10	16.39%	61	100.00%
	越	9	14.75%	0	0.00%	2	3.28%	6	9.84%	44	72.13%	61	100.00%
kap 華語學校老師講話	廣	13	25.49%	6	11.76%	6	11.76%	9	17.65%	17	33.33%	51	100.00%
	越	14	27.45%	4	7.84%	8	15.69%	9	17.65%	16	31.37%	51	100.00%
kap 華語學校同學講話	廣	12	24.49%	5	10.20%	7	14.29%	7	14.29%	18	36.73%	49	100.00%
	越	14	28.57%	0	0.00%	4	8.16%	14	28.57%	17	34.69%	49	100.00%
kap 華語學校行政人員講話	廣	13	27.08%	6	12.50%	8	16.67%	5	10.42%	16	33.33%	48	100.00%
	越	14	29.17%	1	2.08%	4	8.33%	7	14.58%	22	45.83%	48	100.00%

對圖表5會使看著tī正規學校內底，攏是使用越南語為主，統計上ê顯著性差異mā支持這點。廣東話ê使用平均值干焦落tī「足少使用」kap「有時仔使用」之間，「總是使用」ê比例mā干焦落tī 2 成左右；顛倒反越南語落tī「定定使用」以上，「總是使用」ê比例落tī 7成。受訪者P6是一位國小越南語老師，伊擔任華族學生ê班主任已經有kúi-ā冬，伊表示目前ê家長年齡落tī 30歲左右，這部份ê家長攏會認為干焦會使靠學習越南語，有文化程度，因仔chiah有好ê未來，kap以前ê家長無全，以早攏認為學習無重要，若會曉趁錢著會使ah，部份來自早期移民ê華人家長攏足gâu做生理，所以koh認為無受教育mā是會使透過做生理來趁錢。受訪者P6 mā表示kóng雖然伊任教ê彼間學校有普通話課程，而且華人學生佔khah懸ê比例，m̄-koh，學校內底ê華人教師干焦伊kap另外一位老師爾，só-pái，學生mā無機會kap老師講廣東話。受訪者P28自越南語老師ê角度出發，表示伊會ka學生講伊不管學生tī厝nih講啥物語言，向望in tī學校著愛盡量使用越南語，按呢對越南語詞彙量發展ū幫贊。

Tī-leh問講kap同學之間所使用ê語言，足濟受訪者攏表示細漢ê時，同學khah濟是講廣東話，m̄-koh學歷變khah懸，會曉講廣東話ê同學愈來愈少。親像受訪者P7表示，細漢ê時，班上同學大部份攏是會曉講廣東話ê華人，所以khah有機會講廣東話，到高中ê時機會著變khah少。受訪者P12 mā表示高中ê時根本無華人ê同學。原因是以早讀國小ê學校攏揀tī厝khah近ê小學（部份因為政府ê政策），第五郡華人mā khah 濟，而且因為某mih學校koh有華語課程，所以聚集khah濟華人學生，學校mā會安排全款是華人ê學生tī全一班，為著方便做伙上普通話課程。M̄-koh，國中kap高中是按照學生考試ê成績安排ê。Só-pái，國、高中ê華人學生會分配去tī無全ê學校。另外，mā袂使否認有一部份ê華人學生國小抑是國中讀了著無欲閣讀普通高中，直接去讀外語抑是職業學校。受訪者P12指出目前已經無法度區分華人kap越南人，伊講伊根本毋知影伊ê同學是華人，一直到有一工去彼位同學in厝，聽tiòh in同學kap in老母講廣東話，chiah知影原來in同學是會曉講廣東話ê。受訪者P3 mā表示講「十個人內底干焦一個人是越南人，著攏愛講越南語」，這種語言聚合ê狀態致使廣東話ê使用造成負面ê影響。另外，會曉講廣東話ê同學，mā會ka廣東話當做一種互相講話ê秘密語，部份受訪者tī問卷抑是訪談內底攏有講tiòh這點（受訪者4、12、16）。作者高中ê華語專班因為大部份ê同學

攏是廣東人抑是聽有廣東話ê人，所以若是beh講一寡無欲予老師（老師袂曉廣東話）知影ê代誌，就會切換做廣東話。Koh親像作者kap某一位同學之間基本上是袂講廣東話，m̄-koh若是伊欲講一寡無欲予別人知影ê代誌著會轉換做廣東話。

Ti華語學校範圍內底，若是講話對象是老師抑是同學會使看著受訪者會使用越南語kap廣東話，兩種語言攏落ti「有時仔使用」kap「定定使用」之間，koh兩種語言ê使用平均值無呈現統計上ê顯著性差異，mā著是講雖罔是華語學校mā無法度製造一ê廣東話優勢ê語言環境。

Khah早ê教師攏是廣東人抑是會曉講廣東話ê人，só-pái師生之間會使使用廣東話來上課，同學之間mā會使講廣東話。M̄-koh，目前華語學校ê結構已經無全，大部份ê師資攏是越南人，抑是袂曉講廣東話ê人，koh班上足濟學員攏是越南人抑是袂曉講廣東話，só-pái，ti華語學校內底，廣東話無法度kā看做教學語言。除了一寡會館、教會猶是保留用廣東話來教普通話以外，其他攏是使用越南語，這個現象對廣東人來講是一種足大ê損失。若會thang用廣東話來學普通話著親像使用母語來學外語，koh加上，目前大部份猶是使用漢字來寫廣東話，致使這兩者之間ê關聯性koh khah明顯，só-pái，會使利用這ê特點來做伙發展兩種語言能力。

針對行政人員ê部份，講話內容一半是行政ê工課，主要是繳錢，問學生事務（正規學校）抑是報名、繳錢（華語學校），受訪者會選擇使用越南語。另外一個理由可能是因為行政人員大部份是越南人，抑是袂曉廣東話ê人。

4.4. 公司ê語言使用

Ti公司範圍內底，本文探討ê對象包含三ê：頭家、同事kap人客，結果如圖表7 kap 圖表8。

圖表7. 第五郡廣東人ti公司ê語言使用平均值 (* $p < .05$)

對象 \ 語言	廣東話		越南語		N	p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kap 頭家講話	2.52	1.651	3.55	1.651	56	.008
kap 同事講話	2.75	1.669	4.07	1.303	55	.001
kap 人客講話	2.88	1.513	4.07	1.407	67	.000

圖表8. 第五郡廣東人tī公司ê語言使用（各種程度ê比例）

		完全無使用		足少使用		有時仔使用		定定使用		總是使用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kap 頭家講話	廣	26	46.43%	6	10.71%	4	7.14%	9	16.07%	11	19.64%	56	100.00%
	越	14	25.00%	2	3.57%	3	5.36%	13	23.21%	24	42.86%	56	100.00%
kap 同事講話	廣	22	40.00%	5	9.09%	6	10.91%	9	16.36%	13	23.64%	55	100.00%
	越	7	12.73%	0	0.00%	2	3.64%	19	34.55%	27	49.09%	55	100.00%
kap 人客講話	廣	22	32.84%	2	2.99%	17	25.37%	14	20.90%	12	17.91%	67	100.00%
	越	10	14.93%	0	0.00%	3	4.48%	16	23.88%	38	56.72%	67	100.00%

對圖表7會使看著廣東話ê使用平均值干焦落tī「有時仔使用」以下，越南語落在「有時仔使用」以上，接近「定定使用」，其中kap同事抑是人客講話ê時，越南語ê平均值koh落tī「定定使用」之上。對「總是使用」ê比例來看，越南語攏落tī 4、5成左右，廣東話干焦落tī 2成左右。對公司範圍來看，兩種語言tī統計上是呈現出顯著性差異ê，mā著是講，越南語ê使用平均值明顯比廣東話khah懸。廣東話tī公司範圍內底已經無優勢地位。

袂使否認ê是，khah早廣東人成立ê公司khah濟，年紀khah大ê受訪者khah有機會kap頭家講廣東話，親像作者ê阿爸會kap頭家講廣東話。M̄-koh，目前大部份是越南人抑是袂曉講廣東話ê人成立ê公司khah濟，而且廣東人mā袂tiau-kang去應徵廣東人開ê公司。另外，koh有受訪者表示因為頭家是外國人（袂曉講廣東話ê外國人），所以一部份會kap頭家講普通話，一部份會使用英語，親像受訪者P24表示公司要求ê外語是英語kap華語，m̄-koh越南語猶是上普遍ê語言。Kap同事講話ê時差不多攏是越南語，雖罔公司有廣東人，m̄-koh因為群體講話ê時，干焦使用越南語。一位年長者mā表示，tī公司內底干焦kap頭家講話是用廣東話，其他攏是用越南語。人客ê部份tī無全ê公司性質著無全，m̄-koh廣東話出現ê機率mā足少。受訪者P12 khah早是tī飯店食頭路，表示會使用廣東話kap香港人客講話，受訪者P3 tī旅行社上班，mā表示講會用廣東話kap越南語無輾轉ê人解說代誌，m̄-koh干焦是有時仔。總講一句，公司這個範圍tùi廣東話ê使用不利，m̄-koh部份受訪者mā表示，廣東話是hō伊得著聘用ê工具，親像受訪者P16表示，頭家若知影你是廣東人著會chhiàⁿ你，著親像拄著同鄉全款（khah照顧）。受訪者P20表示同事看著

伊講廣東話著無歡喜。

著親像越南人彼款，咱講話，伊聽無，伊mā足受氣，著親像tī公司我kap阮小妹講廣東話，按呢越南人講毋準我講，叫我講越南話，伊講伊聽無，伊講若準你按呢一直講，我mā愛去學，予你無法度講我ê歹話。（受訪者P20）

逐ê人tī厝ê時間是khah久ê，só-pái，tī厝內底使用ê語言著足重要。M̄-koh針對無仝年歲，無仝ê所在扮演無仝ê角色。親像講tī學生時代，大部份ê時間攏是tī學校，só-pái，學校ê語言使用是上重要ê，出社會了後，開始食頭路，tī工課場所ê語言使用mā袂使忽略tit。目前ê第三代基本上攏已經出社會食頭路，逐工tī做工課ê所在至少攏是八點鐘，佔一工三分之一ê時間，伊使用佗一種語言會tùi彼種語言ê能力、使用頻率kap態度有足大ê影響。M̄是講長期使用某mih語言著一定會恰意彼種語言，m̄-koh長時間ê使用koh會提升彼ê語言能力。可惜ê是，對問卷kap訪談結果來看，公司m̄是廣東話ê使用所在。Mā thang講，廣東話錯失一ê足好ê保留語言使用ê範圍kap機會。雖罔廣東話目前tī世界上有足濟人使用，m̄-koh，經濟方面ê意義無kài明顯，tī越南定定看著中國抑是台灣ê投資者去越南投資，só-pái，製造足濟有關普通話ê工作機會，m̄-koh廣東話ê情況無仝，khah少使用廣東話ê人去越南投資koh製造全款ê工作機會。若欲hō廣東話tī就業有幫贊，按呢著愛有大量抑是夠額ê企業使用廣東話。對歷史角度來看，khah早ê華人毋管是tī越南抑是東南亞攏佔有市場ê優勢，所以tī越南，廣東話成做華人ê共同語言，koh khah會使突顯彼ê重要性。目前tī越南使用廣東話ê企業無濟。袂使否認目前koh有部份出名ê企業是由華人創辦kap經營，m̄-koh，因為人客主要是越南人抑是袂曉講廣東話ê人客，só-pái，tī公司抑是店家mā袂特別chhiàⁿ廣東人抑是會曉講廣東話ê人，造成廣東話tī就業方面已經無koh有優勢ê現象。

4.5. 公共場所ê的語言使用

Tī公共場所範圍內底，本文探討ê對象包含六種：無熟似ê人、政府機關人員、菜市仔攤販、超市人員、醫護人員kap宗教場所人員，結果親像圖表9 kap 圖表10。

圖表9. 第五郡廣東人tī公共場所ê語言使用平均值 (* $p < .05$)

對象	語言	廣東話		越南語		N	p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kap 無熟似 ê 人講話		1.86	1.241	4.61	.853	83	.000
kap 政府機關人員講話		1.47	.968	4.84	.488	77	.000
kap 菜市仔攤販講話		2.43	1.251	4.56	.777	80	.000
kap 超市人員講話		1.44	.931	4.79	.582	82	.000
kap 醫護人員講話		1.47	.902	4.71	.690	83	.000
kap 宗教場所人員講話		3.05	1.606	3.93	1.385	80	.005

圖表10. 第五郡廣東人tī公共場所ê語言使用 (各種程度ê比例)

		完全無使用		足少使用		有時仔使用		定定使用		總是使用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kap 無熟似 ê 人講話	廣	51	61.45%	8	9.64%	13	15.66%	7	8.43%	4	4.82%	83	100.00%
	越	1	1.20%	3	3.61%	5	6.02%	9	10.84%	65	78.31%	83	100.00%
kap 政府機關人員講話	廣	60	76.92%	6	7.69%	8	10.26%	2	2.56%	2	2.56%	78	100.00%
	越	1	1.28%	1	1.28%	1	1.28%	7	8.97%	68	87.18%	78	100.00%
kap 菜市仔攤販講話	廣	28	35.00%	10	12.50%	26	32.50%	12	15.00%	4	5.00%	80	100.00%
	越	2	2.50%	0	0.00%	2	2.50%	23	28.75%	53	66.25%	80	100.00%
kap 超市人員講話	廣	63	76.83%	8	9.76%	7	8.54%	2	2.44%	2	2.44%	82	100.00%
	越	1	1.22%	0	0.00%	1	1.22%	11	13.41%	69	84.15%	82	100.00%
kap 醫護人員講話	廣	61	73.49%	10	12.05%	8	9.64%	3	3.61%	1	1.20%	83	100.00%
	越	1	1.20%	1	1.20%	2	2.41%	13	15.66%	66	79.52%	83	100.00%
kap 宗教場所人員講話	廣	26	31.71%	6	7.32%	14	17.07%	14	17.07%	22	26.83%	82	100.00%
	越	13	15.85%	2	2.44%	7	8.54%	22	26.83%	38	46.34%	82	100.00%

Kap無熟似ê人講話ê時，第五郡ê廣東人使用越南語ê頻率比廣東話khah懸，越南語頻率落tī「定定使用」頂懸，廣東話落tī「足少使用」之下。越南語是大部份越南人ê母語，só-pái，tī交談ê時若是針對無熟似ê人，大部份ê受訪者攏表示會使用越南語。部份受訪者tī確定對方是廣東人了後，chiah會轉換做廣東話來交談。Mā著是講廣東人取向tī語言聚合ê狀態。目前廣東人

攏趨向聚合ê上懸等級，特別是第三kap四代，抑是教育程度khah懸ê攏使用本地口音kap當地人溝通。第一抑是二代，因為接受越南語教育無kài濟，所以猶koh保留自己ê口音（kap詞語）kap越南人講話。對越南廣東人來講，大部份是無法度達kàu完全分散ê狀態。部份認為會使用本地人口音（native-like pronunciation）來講話是因為若是使用有口音ê越南語講話，有時會受到別人無好ê看待，雖罔無算是歧視，m̄-koh mā 會認為你ê教育程度無koân。目前，廣東人受越南教育ê提升kap講母語ê機會杳杳仔流失，só-pái，廣東人攏有標準ê越南語口音，kap越南人講話攏使用聚合ê上懸等級。

Kap政府機關人講話ê時，廣東人使用越南語頻率比廣東話khah濟，越南語頻率是落tī「定定使用」頂頭，廣東話soah是落tī「足少使用」以下。政府機關、超市人員kap醫護人員mā是大部份受訪者攏無躊躇就回答講攏是使用越南語。受訪者P14表示有一擺去郡公所（Ủy ban nhân dân），伊知影彼位行政人員是華人，所以kap伊講廣東話，m̄-koh行政人員soah用越南語回應伊，só-pái，對彼陣了後伊攏是講越南語。受訪者P20 mā承認郡公所是有會曉廣東話ê人，m̄-koh「你攏毋知影是佗一个，這馬全部攏講足標準ê越南語，你無法度知影」，só-pái，mā干焦選擇講越南話。政府機關khah袂使用廣東話ê原因可能是：1. 攏是無熟似ê人（去辦代誌mā m̄是定定去），所以第一ê慣勢著是講越南語；2. 因為牽涉tiòh關係法律ê問題，所以政府機關人員使用越南語來解說khah簡單mā khah精確；3. 避免其他袂曉越南語人（包含工作人員、其他民眾）ê猜疑。

Kap菜市仔ê攤販講話ê時，第五郡ê廣東人使用越南語頻率比廣東話khah濟，越南語頻率是落tī「定定使用」以上，廣東話是落tī「足少使用」以上。受訪者表示針對一寡定定會去買ê店家／攤位會講廣東話。第五郡有一寡華人ê菜市仔，雖罔目前已經擔仔位無hiah明顯，m̄-koh猶是會使看著，親像和平市場（chợ Hòa Bình），安東市場（chợ An Đông）。針對和平市場，會使看著越南人kap華人ê擔仔位所在有差別，外口主要是越南人，內底khah濟是華人，原因是：1. 內底ê擔仔位是愛付錢ê，khah早華人khah有能力會使租內底ê擔仔位來賣物件，一直賣到這馬，2. 遷移ê問題，越南人來kàu chia koh tī市場外圍排擔。安東市場ê頭家攏是多語者，會曉講ê語言包含：越南語、普通話、廣東話、福建話。原因是因為頭家基本上攏是華

人，而且因為人客主要是遊客，包含：中國、台灣等國家。頭家tī leh招呼人客ê時，若看著人客無反應，著會換做另外一種語言，抑是聽著人客之間交談ê語言來選擇使用ê語言。M̄-koh, tī安東市場ê頭家m̄是攏tòa tī第五郡，有ê是躑 tī別縣市。另外，過去tī陳興道路（đường Trần Hưng Đạo）hia有一ê叫做阮時中菜市仔（chợ Nguyễn Thời Trung）。Chia是一條細條巷仔，是生活tī附近ê居民擺擔賣物件，這片tòa khah濟華人，所以華人ê攤販mā khah濟。M̄-koh, 因為是違法ê菜市仔，所以tī十幾冬前已經hông拆除，相關部門袂允准tī chia賣物件，攤販有ê搬去和平市場，有ê搬去菜園市場。Chhun幾ê攤販是因為厝tī彼片，所以koh繼續賣物件，m̄-koh生理無像khah早hiah好。另外一个是菜園菜市仔，這mā m̄是一个合法ê菜市仔，是附近居民擺擔賣物件chiah形成ê，這馬koh存在，而且使用廣東話ê機率比阮時中菜市仔koh khah懸。這片主要是賣肉類、海鮮、菜、果子，mā有一寡攤販是賣早頓、路邊咖啡店，主要是服務社區ê人。親像受訪者P1 tī訪談內底針對佢一个所在koh會使用廣東話，伊就連鞭講菜園菜市仔。

Kap超市人員講話ê時，第五郡ê廣東人使用越南語頻率比廣東話khah濟，越南語頻率是落tī「定定使用」以上，廣東話是落tī「足少使用」以下，也著是講超市m̄是廣東話使用ê範圍，受訪者P10表示伊khah早kap阿母去超市買物件，阿母kap伊講廣東話，店員聽著了後著連鞭問是m̄是中國人，因為彼時陣是新型冠狀肺炎出現ê時，伊對店員ê態度表示無爽快，愛講一下，一般越南人是分袂出普通話kap廣東話ê差別。訪談中內底干焦一位受訪者表示tī李常傑路（đường Lý Thường Kiệt）ê一間超市使用廣東話。可能是因為伊拄好拄著華人，而且是願意講廣東話ê華人。基本上，tī超市若會使聽著廣東話，大部份攏是人客互相之間爾爾，kap超市人員使用廣東話ê機率足少抑是會使講是無。Kap醫護人員講話ê時，呈現ê結果kap頂頭全款，越南語頻率是落tī「定定使用」以上，廣東話是落tī「足少使用」以下。針對病院ê範圍，大部份ê受訪者足緊反應著是使用越南語。袂使否認tī越南mā是有中醫診所，這寡診所ê醫生mā有khah濟是華人，會曉講廣東話。M̄-koh, 受訪者leh寫有關tī醫院使用語言ê時，khah無人會想著使用廣東話。Tī問講koh有啥物情形會使用廣東話ê時，mā無人回答是中醫診所，原因可能是受訪者khah少接觸中醫。第五郡mā有一寡道路是賣中藥材出名ê親像

Luong Nhữ Học、Hải Thượng Lãn Ông，這mā是華人一個特點。Tòa tī hia ê人 mā大部份是華人，有ê m̄-sī tòa tī第五郡，是去tī第五郡開店，互相ê共同語言基本上攏是廣東話。M̄-koh，可能目前越南西醫khah發展，受訪者khah無想著中醫ê部份，koh足少去賣藥材ê所在買物件，só-pái，這ê範圍無對廣東話使用率形成khah有利ê影響。

Tī宗教所在講話ê時，結果無差別，越南語ê使用頻率tī統計上猶是顯示出khah懸，雖罔兩種語言ê使用頻率攏是落tī「有時仔使用」kap「定定使用」之間。針對宗教場所，大部份ê受訪者是佛教（抑是道教）kap基督教。部份受訪者是來自全一間教會，受訪者P24 kap P27講教堂內底基本上攏是廣東人，抑是會曉講廣東話ê人，佔教會90% ê語言使用率，só-pái，教會內底足少使用越南語。作者三擺參訪教會，發現教會使用廣東話機率khah懸，m̄-koh tī舉辦活動ê時，台仔頂因為是扮演主持人ê角色，所以著保持全部使用廣東話，m̄-koh mā是有lām越南語。台仔跔ê參加者lām參越南語ê機率koh khah濟。另外一ê現象是，查埔ê使用廣東話ê機率比查某ê khah濟，tī自由交談ê時，查某ê之間會開始講越南語，查埔ê講khah濟廣東話。這mā符合性別語言ê講法，著是講女性koh khah取向tī使用社會ê標準語。第五郡ê廟宇猶koh保留著漢字。長輩mā慣勢使用廣東話來唸經。Tī廟宇內底做工課ê長輩mā會慣勢使用廣東話。甚至tī廟口做生理ê人mā慣勢用廣東話來招呼生理。Tī廟內底會有一寡燒香、割香ê活動，這寡活動基本上攏是使用廣東話kap漢字來進行，予廣東話koh有保留tī這個公共場所ê功能。

Tī公共場所ê部份，愛講著文化中心逐冬tī元宵節ê時舉辦ê活動，彼ê活動是雙語進行，主要是音樂表演、臆謎猜、臆燈謎……等。這ê活動已經舉辦足濟擺，mā是華人tī元宵暝會參加ê活動，內底ê工作人員，包含臆謎猜人員、音樂表演ê主持人，歌手，大部份攏是華人。2020年ê元宵節，因為受著新型冠狀肺炎ê影響所以有停辦幾冬，m̄-koh，現此時已經閣繼續復辦ah。

4.6. 個人語言使用

針對個人語言使用ê範圍，本文探討三種範圍：個人思考、新聞kap休閒娛樂，結果親像圖表11 kap 圖表12。

圖表11. 第五郡廣東人ê個人語言使用平均值 (* $p < .05$)

對象	語言	廣東話		越南語		N	p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個人思考語言		4.11	1.315	3.45	1.541	82	.014
新聞ê語言		3.05	1.590	4.23	1.068	84	.000
休閒娛樂ê語言		3.25	1.647	3.89	1.351	81	.030

圖表12. 第五郡廣東人ê個人語言使用 (各種程度ê比例)

		完全無使用		足少使用		有時仔使用		定定使用		總是使用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個人思考語言	廣	8	9.76%	3	3.66%	9	10.98%	14	17.07%	48	58.54%	82	100.00%
	越	19	23.17%	2	2.44%	11	13.41%	23	28.05%	27	32.93%	82	100.00%
新聞ê語言	廣	25	29.76%	5	5.95%	18	21.43%	13	15.48%	23	27.38%	84	100.00%
	越	6	7.14%	0	0.00%	4	4.76%	33	39.29%	41	48.81%	84	100.00%
休閒娛樂ê語言	廣	23	28.40%	4	4.94%	12	14.81%	14	17.28%	28	34.57%	81	100.00%
	越	11	13.58%	2	2.47%	6	7.41%	28	34.57%	34	41.98%	81	100.00%

對圖表11會使看著tī個人思考ê時，廣東話使用平均值落tī「定定使用」以上，越南語是落tī「有時仔使用」以下，統計上呈現顯著性差異，mā著是講tī個人思考ê語言內底，受訪者使用廣東話khah濟。原因是：1. 用來思考ê語言一定是一個人上熟似、慣勢使用ê語言，對年長ê受訪者來講，廣東話著是按呢，所以大部份攞是使用廣東話來思考；2. 少年ê廣東人因為全時會曉兩種語言，有時陣著會tī無全ê環境使用無全ê語言。一位第三代ê廣東人表示tī無全ê場合，伊使用ê思考語言會無全，親像講tī厝內底伊會使用廣東話，tī學習ê時會用普通話（伊tī台灣留學）。若一種語言無法度成做個人ê思考語言，著代表使用者無法度真輾轉、toan-tiah抑是精通彼个語言，só-pái，會使講使用佢一種語言當做思考語言是足重要ê。對統計結果來看，目前廣東人koh保留使用廣東話來思考，廣東話tī這個範圍內底並袂呈現明顯ê劣勢。面對越南語ê使用頻率增加，語言能力提升，廣東話tī個人思考領域目前所佔ê優勢mā tng leh 面對足大ê危機。

對接觸新聞使用ê語言來看，廣東話ê使用平均值tī「有時仔使用」以

上，越南語是落tī「定定使用」以上，統計結果顯示顯著性ê差異，mā著是講受訪者tī接觸新聞ê時使用越南語比廣東話khah濟。致使這ê結果ê原因是因為越南ê新聞大部份攏用越南語呈現，越南電視台ê新聞節目攏是由政府管制，koh加上為著服務越南人抑是用越南語為主ê人群，só-pái，大部份ê新聞攏是使用越南語。當然mā有普通話ê電視節目，m̄-koh時數非常少，目前無越南ê廣東話電視抑是電視節目。部份受訪者表示自己無看新聞ê慣勢，親像受訪者P16。受訪者P13表示講新聞伊是看《西貢解放報》，這mā是越南目前唯一一份中文報紙。若欲看廣東話ê新聞干焦會使透過網路，m̄-koh，這寡新聞報導m̄是越南ê新聞，主要當地ê新聞（中國、香港）抑是國際新聞。部份年長者會上網使用廣東話來看一寡新聞，m̄-koh這寡新聞基本上kap越南無關，若有mā干焦是像國際新聞ê呈現方式。針對書面新聞ê部份，因為受著文字ê影響，廣東話mā因為無文字，漢字當做廣東話書寫方式ê時mā致使廣東話剝袂開普通話，só-pái，嚴格來講，越南ê解放日報mā干焦是用漢字書寫ê一份報紙，部份讀者選擇用廣東話來看爾爾。

對休閒娛樂使用ê語言來看，廣東話kap越南語ê使用平均值攏落tī「有時仔使用」以上，統計結果是呈現顯著性差異，mā著是第五郡ê廣東人tī接觸休閒娛樂ê時，使用越南語比廣東話ê頻率khah懸。休閒娛樂kap廣東話使用某mih部份kap時代有關連性。越南ê廣東人攏經歷過香港電影潮流時代。大部份ê受訪者表示細漢ê時攏會kap厝裡ê人做伙看香港電影。彼時攏是租錄影帶，這寡錄影帶攏是講廣東話ê香港連續劇。彼陣一塊錄影帶大概是2000~3000越盾，看了kā片仔提去還，koh租新ê，有時陣租一塊錄影帶，看到tng精彩陣ê所在雄雄了ah，著會sùi koh去租新ê來看，抑是一擺租kúi-lòh塊ê影帶。M̄-koh目前這種做法已經khah罕見，因為tī網路抑是電視頂懸（電視上是以越南語呈現）攏會使看著。作者tī社區影帶出租店ê阿姨，已經改行賣雜貨。M̄-koh這款ê回憶存在tī大部份廣東人內底。受訪者P2是通婚家庭ê囡仔，伊講，細漢ê時，會kap厝裡ê人做伙看片仔（連續劇），雖罔無完全了解，m̄-koh猶是會kap厝裡ê人做伙看，所以學著一寡廣東話。受訪者P3表示伊koh會上網揣一寡廣東話ê節目來看，親像「七十二家房客」。這是khah早，越南電視頂koh有廣東話台ê時會放送ê節目之一，這寡電視台是中國廣東ê電視台，m̄是越南電視台。受訪者P3透過網路來kā節目傳送過電視

予全家做伙看。受訪者P12講伊身軀邊ê朋友欲學廣東話，主要是因為有看香港電影。受訪者P13表示娛樂主要是看中國ê網頁，親像微博、豆瓣，伊mā強調講若是廣東話伊是用聽ê，若是閱讀ê主要是使用普通話。目前tī越南已經無講廣東話ê電視台（除了買電視盒仔抑是連結網路），koh加上現此時租影帶看連續劇已經袂流行、香港電影tī越南mā無像khah早hiah流行。越南有一个電視台專門放送香港TVB ê連續劇，m̄-koh攏會翻譯做越南語。基本上目前攏是用手機仔抑是平板隨人看隨人ê，少年一代ê娛樂管道足多元，除了越南語koh有英文、普通話等。第四代ê廣東人已經無kah第三代全款ê機會，kap厝裡ê人做伙看廣東話連續劇ê經驗，mā著是koh失去一个提升家己廣東話能力ê好機會。

5. 結論

越南第五郡廣東話ê使用呈現出範圍衰退ê狀況。對研究結果會使看著，干焦tī厝內kap個人思考語言ê範圍內底，廣東話chiah占優勢。現今越南廣東人m̄-nā人口減少，閣有通婚問題kap社會強勢語言ê影響，廣東話敢會使堅守家庭這個上尾後ê語言使用城堡，mā是愛觀察，m̄-koh對未來ê預測是使人擔憂ê。社區、華語學校來看，雖罔廣東話koh有使用，m̄-koh袂呈現優勢，干焦kap越南語分享使用範圍，原因是本來ê廣東人社區，因為遷徙，改變原本ê語言環境，致使廣東話使用ê下降，越南語使用ê增加ê情形；針對華語學校，因為教師kap學生結構ê改變，廣東話mā袂當做教學ê語言，só-pái，mā開始失去tī普通話教kap學ê媒介功能。其他所在，親像正規學校、公司、公共場所kap娛樂、新聞ê語言使用，大部份攏是越南語為主，原因是因為越南語是全體社會ê共同語言。

越南第三代廣東人會使保存一定ê廣東話能力代表講in tī以往ê生活內底koh有學習kap使用彼个語言，這mā算是一件非常成功ê母語保存ê案例，主要原因是來自家庭（第一kap第二代）ê堅持。M̄-koh tòe時間ê推移、人口、社會kap個人因素，廣東話tī越南面臨行向滅絕ê彼一步。

台灣台語kah越南ê廣東話有一寡全款ê特點，攏是社會內底ê弱勢語言，文字無法度脫漢字。M̄-koh，廣東話會使當做台灣台語一个語言復振ê參考

案例，因為至少廣東話koh保有一寡使用ê範圍，親像家庭內底kap個人語言。Mā著是講爸母愛堅持kah囡仔使用台語，親像越南廣東爸母tī無仝ê情況（比如家庭內底），使用無仝ê程度（嚴厲、提醒）ê方式要求家己ê囡仔講台語。Kwan（2022）ê研究mā指出廣東話tī新加坡mā是華語變體內底保存上好ê語言。廣東話環境抑是講家庭使用廣東話會提升廣東話ê使用khah正面ê態度。廣東話ê使用頻率kap積極ê語言態度言，體現出廣東話tī新加坡猶是會使。Koh提出應該維持kap提升tī家庭內外使用廣東話ê程度，予全部ê人，特別是少年ê一代，有khah濟機會接觸廣東語。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email: mouse2503@gmail.com，盧佩芋收。

參考冊目

- Chan, Hui-chen. 1994. *Language Shift in Taiwan: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Doctoral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 Chan, Y. W. 2018. Vietnam is my country land, China is my hometown: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in the south of Vietnam, *Asian Ethnicity*, 19(2): 163-179.
- Đình, Lư Giang. 2017. *Thực trạng sử dụng ngôn ngữ và giáo dục ngôn ngữ ở cộng đồng người Hoa TP HCM hiện nay: Báo cáo tổng hợp kết quả nhiệm vụ nghiên cứu khoa học và công nghệ*. [胡志明市華人社區語言使用kap語言教育：科學kap科技研究任務成果報告] Sở Khoa học và công nghệ Tp.HCM.
- Escudero, P., Diskin-Holdaway, C., Pino Escobar, G., & Hajek, J. 2023. Needs and demands for heritage language support in Australia: results from a nationwide surve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18.
- Fishman, J. 1972. *Language in Sociocultural Chang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Giles, H., Bourhis R. Y. and Taylor, D. 1977. 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 Howard Giles ed.,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 307-348. UK: Academic Press.
- Hollebeke, I., Dekeyser, G. N., Caira, T., Agirdag, O., & Struys, E. 2022. Cherishing the heritage language: Predictors of parental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effor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7(6): 925-941.
- Kwan, G. Y. K. 2022. “Sek Fan!”: language attitudes and language practices within Cantonese households. Final Year Project (FYP),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https://hdl.handle.net/10356/162990>>.
-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Washington, D.C.
- Li, Y., Kang, Y., Ding, D., & Zhang, N. 2022. An overview of the “Protecting Cantonese Movement” in Guangzhou (2010–2021),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7(1): 1-11.
- Nguyen, T. T. T. & Hamid, M. O. 2020. Language choice in peer interactions and the role of peers in minority language maintenance: A case study from Vietnam,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44(2): 123-145.
- Nguyen, T. T. T. 2019. Translanguaging as trans-identity: The case of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Vietnam. *Lingua*, 222: 39-52.
- Rahman, M., Rashed A., Chan, S. H., and Abdullah, A. N. 2008. What Determine the Choice of Language with Friends and Neighbors? The Case of Malaysian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Language in India*, 8: 1-16.
- Romanowski, P. 2021. A deliberate language policy or a perceived lack of agency: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the Polish community in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5(5): 1214-1234.

Trudgill, P. 1983.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Tsang, Y. 2018. *Investigating Acknowledgment, Attitudes, and Actions (3A) towards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Maintenance Efforts: A Case of Hong Kong Cantonese*.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kfulam, Hong Kong SAR.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市：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張學謙2013〈新加坡語言地位規畫及其對家庭母語保存ê影響〉，《台灣國際研究季刊》，9(1)：1-32。

曹雲華2010《變異kap保持：東南亞華人ê文化適應》。台北：五南。

黃宗鼎2007〈1954-1975年越南民主共和kap國ê華人政策〉，《政大史粹》，12：137-184。

鄒嘉彥、游汝杰2003《漢語kap華人社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戴慶夏2004《社會語言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Dialects and 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Chhut-sí-sòaⁿ*

Tiōng-kî TŌ[·]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hut-sí-sòaⁿ is a famous POJ river novel, its dialect and lexicon usage were such particular that worth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POJ dictionary compiled by missionary were usually Amoy, but since the Taiwanese POJ river novel came along, they integrated some other dialects such as Chin-chew dialects and “Lam-koan”, moreover they blended in the local language: Tainan dialects. POJ literature gained great development in Tainan city, their language was combined with Taiwanese two different dialects (Chin-chew dialects and Chang-chew dialects) and Tainan dialects itself, so it’s unordinary enough to be a researcher.

Chhut-sí-sòaⁿ is also great at lexicon usage that was so natively to do further observation. At that time, Taiwan had gone through two colonial regime destruction, the mother tongue being sabotaged and many local vocabulary was extinction, but not *Chhut-sí-sòaⁿ*, yet. Nowadays, the Taiwanese lexicon is being substituted by Mandarin, With this in mind, the valuation of *Chhut-sí-sòaⁿ* are so outstanding, since it’s local lexical performance. They say “A straw shows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in terms of that, this article will observe *Chhut-sí-sòaⁿ* dialects and lexicon, along with POJ’s evolution in language.

Keywords: *Chhut-sí-sòaⁿ*, Taiwanese dialects, Tēⁿ Khe-phoàn, POJ

《出死線》腔口kap語言探究

杜仲奇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摘要

鄭溪泮《出死線》是白話字長篇小說作品，因為語詞端的，腔口特別，真值得深入了解；上早編寫ê白話字辭典，通常以傳教士「廈門腔」為主要語言，m̄-ku台灣自白話字長篇小說出世，腔口用語毋但「廈門腔」一種成分，也參濫海口腔，甚至南管話，koh khah難得是參入白話字本居地ê台南腔特色，白話字佇台南大發展，袂少白話字作者也參入in個人腔口，形成白話字獨有腔口特色，因為同時將台灣當時腔口保留落來，對台灣腔口「普通腔」形成共影響，真值得參考！

《出死線》也是目前用詞上麗斗ê白話字作品，當時台語抑未受殖民治權khún-tiók，猶有保留台語真端的ê語詞，尾期經過兩ê政權迫害，台語開始衰尾，煞失去在來「普通語詞」，大面以殖民語「華語」代替，這煞展現《出死線》用語珍貴共價值！本文掠厝角憨番來看厝身秀面，以小觀大，用長篇小說《出死線》觀察白話字腔口偏向共語詞運用，究勘日治時代部份白話字腔口、語音發展！

關鍵詞：出死線、台語腔口、鄭溪泮、白話字

1. 踏話頭：動機¹

是安怎beh研究《出死線》腔口共語詞？文學、文獻基礎是語言，正確語言使用、偏向，決定一篇文章有成樣抑無，像《出死線》講主角生做支骨「tàu-tah」，是按怎無愛用逐家châu知ê現代近義詞「鐵骨生」代替？因為「tàu-tah」講人勇健、束結，無必然是講人足「瘦挑、細漢」親像「鐵骨生」；《出死線》koh寫：「kua」kàu Tâi-lâm ê sí，尤其是麗斗ê用詞，網路頂拍字不知其理，éng-éng共改做「Kóaⁿ」kàu Tâi-lâm ê sí，這是鮮魚提去piak干，好好句改到無味無素，「kua」有小可停留之意，用佇遮是穩tak-tak；基礎上，白話字文獻根基，就是語言，語言端的，是文章súi-khùi ê基本條件，語言、腔口也影響文章ê表現，按語言研究起，也會使講是白話字文獻研究ê支骨，若無正確了解白話字文獻話語運用，beh chái-iūⁿ研究白話字文學、文化？

Chiông--ê觀點，也hông無萬數講起，根據Ronald B. Gillam (2006:62) 所講：「Like the Committee on Language of the 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ASHA 1983), we view language as a dynamic system that involves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knowledge of phonology, morphology,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o create sentences within conversational, narrative, and expository discourse contexts.」正是講文學中ê contexts絕對m̄是簡單ê語詞組合，是語言知識ê組合。Koh像Ashima Shrawan (2019:6) 講：「It is this very language which enables a reader also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 literary work which is an inescapable notion because it is not something simple or simply determined. Hence, it requires assiduous use of linguistic elements to express the sense or sensibility of language.」伊進一步提醒，語言m̄是簡單ê定義，顛倒是「lán人ê chit種在來語言使用」，表現出lán人ê文學情感！

1926年《出死線》是早期白話字小說開創性作品，共1925年《Án-niá ê bák-sái》會使講是上早ê「長篇」白話字小說²，m̄-ku以語言價值來講，《出

¹ 本文用海口腔，庶常用泉腔口語：「說話 (serh-ōe)、計、都、chí (chit)」，chiông--ê是泉腔詞，頭起先簡單說明。另外本文漢字以「台灣民間字為主」，有爭議一律用羅馬字。

² 《白話字文獻e5文明觀》(陳慕真)就有講：「1920年代，正式出版ê賴仁聲小說集《阿娘ê目屎》(1925年) kap 鄭溪洋小說集《出死線》(1926年)，兩本小說ê產生lóng是白話字文學行向成熟ê具體表現。」，網址：<https://taigi.fhl.net/POJ_BBK/POJ_BBK27.html>。

死線》iáu-kú khah端的，chhiù因是《Án-niá ê bák-sái》頭緒，賴仁聲所講：
「Koh chit-hāng, lín thak chit-pún chheh, m̄-thang bē ki-tit--ê, chiū-sī Tēⁿ Khe-phòan Bók-su. In-ūi chit-pún chheh tit-tiòh i ê kàu-chèng ê kang chē-chē; nā m̄ sī án-ni, iū-gôan sī tiāⁿ kù tī pak-tó lāi, seⁿ bē chhut--lāi. Só-i chok-chiá hoaⁿ-hí siá kú-kù tī chia kā tōa tōa seh to-siā.」，可見《Án-niá ê bák-sái》是經過《出死線》作者鄭溪洋牧師校正。

觀察《出死線》話語，除了一寡「食教話」以外，語用、氣口計是用麗斗ê台語在來話，文語tàu-tah，話詞tiòh法，也因為鄭溪洋用當時代「正」台語語言書寫，後來翻譯者、註解者、翻印拍字者，éng-éng不解其意，各人推測一體，可惜通常煞是「誤解、誤改」原作者意思，所以本文想beh以語言、腔口角度切入，重新發見鄭溪洋台語語音共功力，thò-tit講《出死線》文學所以精彩，大面也是因為本身話詞有phā，有才調匹配伊ê文學內容，會使講日治時期白話字文學自《出死線》後，真難得有án-ni語文配tah ê長篇作品，文學基礎是語言，語言到khám，chiah有法度kēng起一流--ê文學內容！

2. 研究價值

《出死線》語言kap腔口有真大價值，伊ê價值會使歸納做以下三點：

1. 話詞正pān，會使觀察近百年到現代語用情形：鄭溪洋以未受殖民損害ê台語來書寫，語詞端的，氣口原在，經過上百年殖民影響，現代台灣人台語程度，已經無到當時ê程度loh！
2. 白話字腔口紀錄價值：白話字通常以「廈門音」（以同安腔為底）為主，《出死線》也是án-ni，對本長篇小說（本文字數豐富）觀察當時慣用ê「廈門音詞」選擇，是一條值得探究ê理路，m̄-ku koh-khah重要是《出死線》也保留鄭溪洋本身台南永康腔，正是一種難得ê腔口調查實錄，對1926年到今近百年，台南腔chái-iūⁿ演變，真值得探討！
3. 腔口透濫研究：台南ê語言演變真siá--人，對早期海口腔，chái-iūⁿ會濫做偏漳腔，台南會使講是台灣頭一ê「漳泉濫」ê所在，《出死

線》腔口透濫ê紀錄，真值得做後來大稻埕腔、koâiⁿ雄腔（日治共戰後透濫大本營）參考！

3. 研究資料：《出死線》kāng鄭溪泮³

3.1. 《出死線》寫書背景

《出死線》*Chhut-Sí-Sòaⁿ*是鄭溪泮牧師佇1926年用白話字寫ê自傳體長篇小說，作品分上、下兩冊。上冊40章，寫鄭溪泮家族第二代，inⁿ囡兒ê代誌。下冊寫鄭牧師ê囡兒，鄭泉聲牧師去讀神學院，後來去做兵ê過程。

小說內容以清國時代尾期開始，借化名老母至勤共後生真聲，到真聲囡兒出世，寫inⁿ三代人ê故事，對清國到日治時代，講出時代更替ê鹹酸苦澀，實際是暗合伊ka-kīê遭遇。

《出死線》kan-ta上卷，下卷原稿內容本來已經寫一部份（按李勤岸1998訪問資料，完成度已達到99%），因為二戰時beh「so-khai」，鄭溪泮牧師將所有ê書，藏佇防空壕保存。無拍算，後來tú tiòh大水，煞失落去！

3.2. 語言背景調查：鄭溪泮身世

鄭溪泮Tēⁿ Khe-phoàn（1896-1951）是台南縣永康蜈蚣潭人。伊是牧師、作家、作曲家兼作詞家。

鄭溪泮佇太平境教會所附設ê小學讀冊，當時學校除了教白話字，koh有教漢字。小學畢業後伊一路ùi長老教會ê中學讀kàu台南神學院（參照李勤岸1998:15），伊精通白話字、漢文，日語也無問題。

可見鄭溪泮主要佇台南大漢、行腳花、thōa頭路，台灣方言學通常認定一人若佇本區大漢，無足久長佇外面透濫，就算是合格發音人，按這標準來看，伊永康腔應該真純正，照日本人《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1928）永康主要是漳腔7,600人，海口腔：安溪、同安、三邑三族合起，計共即有5300人，實際音讀kūn筆者對當時日本人所編台南腔資料來看⁴

³ 一部份紹介改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鄭溪泮牧師台語文學作品《出死線》〉：
<http://www.pct.org.tw/news_church.aspx?strBlockID=B00001&strContentid=C2022011700006&strCTID=&strDesc=Y&strPub=&strASP=news_church&v=1>

⁴ Chi部份取筆者研究未刊稿：記錄一種近百年前台南腔：《勸業用台灣語實習資料》。

（含《台日大辭典》觀察），薑韻⁵計讀ioⁿ，共現此時台南市內共市皮「漳腔」無大差（永康等主市區以外愛另外講），小cheng-chha袂少，總是這暫時非本文《出死線》重點，按鄭溪泮文本來看，伊正是「漳腔」，內文會詳細探討。

除了《出死線》，伊也有一寡散篇作品：Chiáh-hun Koa（食薰歌）、Būn-chèng Hoat-iòh（問症發藥）、Khòⁿ Kng Chheⁿ（看光星）、Chheng-liân-hōe-koa（青年會歌）、Sèng Iā（聖夜）⁶，大部份是基督教聖詩。以上文本語料極短，參考價值無《出死線》即tim-táu，若有必要內文會koh提起。

4. 研究方法

4.1. 本文背景資料處理kap排比

頭起先，目前無自動thai選腔口共特殊語言ê軟體系統，翻過頭講，若beh選出chiông--ê資料，計愛靠人工揀選，kan-ta以人工所khe-khó，減除重複ê腔口差資料，都有371筆，其他分類koh有「古今詞、特殊詞、俗語、漢文、南管話、食教話、日語、錯誤」也有暫時無法度歸類ê「其他問題」資料，扣除重複計共有1,495項語言研究資料，以純人工來說，這是極大量ê資料建立，當然所選châu是值得研究ê語言資料，一寡普通話語、庶常諺語、簡單文讀音、定出現ê食教話，遮無值得關照ê語言資料，就無需要攏在列loh。

本文第一部分，先統計、分析文本方音趨向，資料攏用Excel做輸入，方便分析計算，腔口分析了做標記，以《廈英大辭典》英語詞頭體例為原則：Cn（泉腔、海口腔）、C（漳腔、平埔腔）、A（廈門腔）、T（同安腔），若台南腔（TL）《廈英大辭典》無體例，所以本文另外列TL，án-ni也方便統計腔口數量共特色。另外本文聲調為着好說明，有時會以IPA五調制來註明。

第二部份，除了腔口數字研究、統計、排比，也會詳細一項一項，深入研究文本ê特殊語詞，像講古今詞、特殊詞、漢文、南管詞、日語詞等等，先按在小說文章出現順序排列，其他排法攏會使用Excel實現，語詞

⁵ 《彙音妙悟》音韻歸類，研究方法會詳細說明。

⁶ 參考「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臺」〈<https://db.nmtl.gov.tw/site3/dindex?hlchokchia=%E9%84%AD%E6%BA%AA%E6%B3%AE>〉

除了因原文參照以自外，也因《台日大辭典》、《廈英大辭典》、《甘字典》等，做對照組，觀察作者語用共辭典敢有相親像（作者共辭典時代同款），敢有時代差、地方差、文本差，部份辭典無收ê語詞，譬如南管話，以個人久長學習南管經驗，盡量補足完全。

第三部份，針對現此時部份《出死線》拍字、註解文本來觀察，了解in對《出死線》語詞意義、語音音讀ê掌握，khe-khó數位化、校對問題。

4.2. 本文腔口定義

「腔口」庶常是說「方言差」（dialects），關係「dialects」，Dr. Tekla Bude所說誠thò-tit：「Language, as sociolinguist Rosina Lippi-Green says, is “flexible and constantly flexing.”...T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just one dialect doesn't really have any meaning without another dialect to compare it to, because dialects are about language difference...Language varieties are often 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acial or ethnic identities that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the way a person speaks is often just a stand-in for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their race.」⁷，台灣方言學所講「語流音變」，一部份也正是方言chit種「變異」（variation），當然「變異」（variation）m̄是任意性，譬如台灣有族群來源、拼鬥，成做部份腔口差，像講金門人「poah狀元餅」，計是海口腔kap文化現象。

洪惟仁（2003）講：「台灣共時方言學有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一、傳統方言學（traditional dialectology）；二、地理方言學（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三、社會方言學（sociolinguistic dialectology）」，若本文分pan，按算屬文獻方言學類別！

本文「腔口差」也展現「racial or ethnic」特色，所以dialects m̄-niā「語言cheng-chha」，也是「族群差」，Dr. Tekla Bude指出語言是文化ê體現，當然若無ti-kak文本「腔口差」，也就無ti-kak文本「族群、文化差」，這也是本文以「腔口差」為主體ê原因，既然共「腔口差」相tham 頭loh，以下就來對「腔口分別」做定位。

⁷ 參考<<https://liberalarts.oregonstate.edu/wlf/what-are-dialects-oregon-state-guide-grammar>>。

4.3. 本文腔口定位法

腔口差éng過也說「漳泉差」，按董忠司（2001）主張含：「通行腔、海口腔（泉腔）、內埔腔（漳腔）」，本文符號減省化：Cn（泉腔、海口腔）、C（漳腔、平埔腔）。所講「漳泉差」有固定對應規則，譬如「居韻」ku（泉腔）、ki（漳腔），是一般學術方言學常識，就無詳細phò-tāu；另外特殊腔口，kài在kó人「業底」，像通口靖（1988）鹿港腔，就共阮所調查鹿港腔，cheng-chha不chí大，根直普通「漳泉差」無論，本文所用同安腔、廈門腔，一律按《廈英大辭典》、《台日大辭典》、《同安方言志》、《廈門方言志》方言差資料定位（《台日》也有標註台南腔），以上資料計有清楚標示語詞、語音屬「漳腔、泉腔、同安腔、廈門腔」，除了特殊現象阮會以筆者個人調查資料或是學者調查資料來「關照」。

通常台灣方言學門（本文講腔口差），按《彙音妙悟》、《雅俗通十五音》區別腔口音韻，另外參考《台日大辭典》kap《廈英大辭典》方言差資料，像洪惟仁（2003:4-12）：「字類命名的方式是把第1類叫做〈科伽〉類（用角括弧括起來），意思是這個字類在泉州的《彙音妙悟》歸〈科〉字母，在漳州的《雅俗通十五音》歸〈伽〉字母；以此類推……」，本文延續傳統，m̄-ku kan-ta以《彙音妙悟》字類，因為按一本辭典字類就會使liú-lak。

4.4. 語詞定義、斷代問題

鄭溪泮是1896-1951人，《廈英大辭典》（1873）共《台日大辭典》（1931），chhàu-khám是同時代作品，所以以《廈英大辭典》（1873）共《台日大辭典》（1931）腔口差做主體來參照，無疑誤是上合軀ê文獻！會使講是當時「共時語言學」（synchronic linguistics），誠做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歷時文獻語言對比、研究理論基礎，也是真合用！另外鄭溪泮當時話詞罕受「殖民」khún-tiòk，保留真châu-chhng ê「在來」台語語詞。

語詞台語構詞（morphology）含「詞根」（root word）、「合成詞」（compound word）、「詞綴」（affix），特殊構詞法內文即說，chiông--ê有時代特色、值得khe-khó ê「語詞」，原來學術是稱「語言風格詞」（竺家

寧2001)，後來用法有hùn-khoah總稱「語言風格學」；實際本文koh khah要意「etymology」（語源學）研究，khe-khó當時「語詞」（lexicon）語流「變化」（change），以台灣來講，chiông--ê「變化」（change）非自然變化，是一種語言同化（linguistic assimilation），原因當然是殖民，阮通常ng望台語行向語言本土化（vernacularization），vernacularization也是台語源頭「語流」，阮反對華語assimilation，以筆者看法，恐驚「華語化」無必然是正路，這也就牽涉language wrongs（語言冤屈）問題，本文暫時無深論，m̄-ku殖民hō「庶常」台語語詞消失，也是事實，譬如「鐵皮屋」、「噴火槍」計有在來話，雖是台灣藍領階級iáu庶常用，現時煞大面由華語同化，這是m̄是language wrongs會使koh探討，總是鄭溪泮當時保留真chōe台語「在來話」（會使講是vernacularization），真值得lán研究！

另外一種語詞選擇法方面，本文採用Raymond Williams（2003, 引自〈導言〉P.XXVI）所提出關係「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ê篩選原則：

我稱這些詞為關鍵詞，有兩種相關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與詮釋裡，它們是重要且相關的詞。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領域方面，它們是意義深長且具指示性的詞。它們的某些用法與了解「文化」、「社會」的方法息息相關。

簡單來講，本文詞彙定義斷代以當時代辭典為主，選取共過thiô，是採用「語言風格學」kap「關鍵詞」原則，希望關係「文化性、社會性、風格性、意涵性」語詞，就是值得定義ê詞彙，會得着充分注解ê目的；若講是按怎beh共「廈門腔」提頭，因為牽涉白話字文獻資料討論，下一章「文獻回顧」筆者會詳細說明。

5. 文獻回顧

5.1. 白話字主控口文獻

白話字主控口自「1850年廈門會議」就有論定，現此時也普遍認定，計是以「廈門腔」為通行腔（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譬如：「從

英國將福音帶到中國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曾在1815年於馬六甲開辦的英華學院所擬定的漢語羅馬字方案，白話字的最初方案可能是發源於英華學院。後來外國傳教士來廈門傳教，就是使用這個方案學習廈門腔閩南話。……傳教士們為使信徒自己閱讀《聖經》，把原來為外國傳士學習廈門話而設計的白話字用來翻譯《聖經》。」（台灣白話字文獻館〈中國南方白話字發展〉）、「【白話字聖經】的正式名稱為《Amoy Romanized Bible（廈門羅馬字聖經）》，又更早之前稱《Amoy Vernacular Bible》，意指內容為廈門方言的聖經。」（賴永祥2006，6卷2期（總15號））、「捌有人講教會報抑是白話冊著印照聖經通行的話。這層卻毋是講某教會較濟人所以著照伊的腔來應。也毋是講台南的教友袂曉看通行的話，抑是廈門人袂曉看漳俗泉的腔口（廈門話毋是腔，是通行的話，俗漳泉平平有choáh）」（〈通行的腔口〉《台灣府城教會報》1915，no.364，P.8-9）

語言來講，也是不chí chōe證據，kan-ta「chī-chūi」就是廈門腔定位音，白話字百面有用，其他字詞典就暫時無講，《台日大辭典》kap《廈英大辭典》、《廈門音新字典》論文研究資料châu全，chí幾本辭典頭緒也有講起以「廈門腔」為主腔口原因。

5.2. 《出死線》語言研究文獻

《出死線》通常是文學分析，真罕得有人做語言khe-khó，譬如：廖瑞銘〈Ûi《出死線》論台語文學ê宗教向度〉按《出死線》「出死入活」探討基督教核心教義；丁鳳珍〈鄭溪泮台語小說《出死線Tshut Sí-suànn》ê醫病書寫探討〉探討內底ê醫病書寫，包含tiòh傷、破病、醫生、醫療過程ê書寫；陳怡君〈「新」思想、「舊」傳統ê台灣文化交替—以鄭溪泮台語白話字小說《出死線》為探討文本〉探討日治時代文人新舊觀念ê問題；這計是屬於文學類研究。

《出死線》全文已經真chōe人拍字，m̄-ku錯誤袂少，等到下面「《出死線》校正、難詞分析」會詳細說明，本文主要做腔口、語言分析，全文無人整理過腔口、語詞資料，部份注解李勤岸（1998）有簡單解釋，其中同款到「《出死線》校正、難詞分析」一章chiah來詳細講，總是beh對出死線全文thai選值得研究ê語言、語音資料來做研究，是一項大母陣ê工程。

6. 《出死線》腔口偏向

有腔口特色語詞（含聲調），計共有371筆，各項腔口類型統計，以下會用表格說明，每一ê語詞基本計算一擺無重複，也就是講，像「汝」lí若出現20擺，也kan-ta算一个，這m是以量取勝，是beh觀察文本腔口使用偏向，m是計算詞頻，除非必要會另外計算數量，若無kan-ta觀察腔口偏向，無看單詞詞頻。

腔口類型，有兩種情形愛特別要意；其一，C、Cn兩種腔口類型作者攏有採用，像「榕」chêng/chhêng兩種文本攏有出現，這是展現白話字腔口競爭ê重要資訊；其二，有時兩種腔口屬同一種腔口類型，譬如：「母」bó，C、T攏有chi種特色，也會列兩位，這屬少數，會koh詳細說明。

6.1. 腔口偏向總表

按頭前所講，腔口判別方式，C腔口以《雅俗通十五音》為主，Cn腔口判別以《彙音妙悟》為主，A腔口部份以《廈門方言志》為主，T腔口以張屏生《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為主，其他參照本人台灣語言調查稿⁸共《台日大辭典》、《廈英大辭典》腔口說明。

舉一韻為例，關係《彙音妙悟》「關韻」（例字：閒、橫），大面來講Cn腔口會念uinn、C腔口會念uan/uann、A腔口會念eng、T腔口會念ainn韻，像以「龍眼」gêng-géng來講，就是按「關韻」規則發音，當然也有寡例外，漳州龍溪腔講「gêng-gán」，台灣混合腔khah接近A類型。以上是台語方言學真基本ê腔口判別，就無koh逐韻攏說明。

總表例字體例是用：「羅馬字（數字調）-漢字-韻類（《彙音妙悟》）」⁹，若m是以韻類分腔口，上尾韻類就寫「無」，通常是屬於漳、泉腔口語詞就有分別，lán一律以《台日》、《廈英》等辭典腔口紀錄為準。漢字部份kan-ta是輔助了解意思，大面共教育部用字無choah，有gî-ngái以「台灣民間傳統用字」¹⁰為主。

⁸ 本人調查表共記音目前未刊；像同安腔部份是金門、士林、澎湖……等等。

⁹ 《彙音妙悟》50韻雖然有排順序，但是前後數字順序無意義，只是口訣好記，所以本文暫時無按《彙音妙悟》原文音韻數字編號排列。

¹⁰ 台灣民間用字已經發展二百年以上，譬如日治流行歌、笑科、唸歌、歌仔冊、歌仔戲、布袋戲、南管、日治會話書、閩台語小說，以上in有一套約束好ê民間字，遮暫時無深論。

圖表1. 出死線腔口表

腔口類型	數量	百分比	例字
C	265	63.7	moe2-pai2-每擺-管, hoe2-火-科, chheng5-榕-無, chhenn-青-青, boo7-茂-鉤, koan5-koài ⁿ -關, po2-保(保庇)-koài ⁿ , che7-多(濟)-雞, poe-飛-科, khi3-去-居, chheh-冊-無, hng5-園-毛, khin5-勤-恩, hoe3-歲-科, bo2-母-鉤, cho3-做-雞, se3-細-雞, boe2-尾-科, koe3-過-科, han-chi5-番薯-居, jit8-日-入母, jia-hong-遮-入母, jian5-然-入母, jiok-逐-入母, ji7-字-入母, jip8-入-入母, jiah-跡-入母, jin5-人-入母, jian5-然-入母, jiat8-熱-入母, ji5-兒-入母, jih8-ji h-入母, jiok8-弱-入母, ji7-二-入母, jim2-忍-入母, jiok8-揉-入母, jiu5-揉-入母, ji7-膩-入母, jiam2-染-入母, jiau2-擾-入母, ji2-子-入母, jin5-仁-入母, ju2-愈-入母, an2-ne/ne3-按呢-無, kheh-khueh-雞, chhin-chhiunn7-親像-丹, te2-底-雞, be2-買-雞, khe-溪-雞, boeh-卜-科, boe7-未-科, sann2-hoe3-省貨-無, goeh8-月-科, me5-暝-青, kenn-更-青, ti7-在-居, sann2-省-京, be7-袂-雞, khenn-坑-青, sio-相-三, bat-曾-無, chhenn2-醒-青, giah8/gia5-舉-無, me2-猛-青, eh8-窄-雞, e-挨-雞, kheh-擠-雞, mih8-物-毛, ka-ti7-自己-無, hoeh-血-飛, chenn2-井-青, poeh8-拔-飛, te7-地-雞, phoe7-被-科, lian3-輪-賓, gin5-銀-恩, hoe2-伙/夥-科, koe3-過-科, senn-生-青, kè ⁿ -桎-青, chhenn-生-青, senn3-性-青, ka-chai3-佳哉-無, hin-興-卿, in2-允-恩, in-殷-恩, khin5-勤-恩, iang-央-香, chhoe-吹-科, moe5-媒-梅, bat-識-無, hin7-恨-恩, li2-汝-居, thai2-豈-無, phainn2-se3-歹勢-無, chhoe7-尋-科, koainn2-a2-拐仔-無, chhenn-me5-青暝-青, the3-替-雞, kin7-近-恩, han5-閒-關, phainn2-歹-無, goan2-阮-無, cheh-節-雞, enn-嬰-青, soeh-說-科, penn3-柄-青, ke2-解-雞, in-恩-恩, pô-kiu ⁿ -埔

(後一頁koh有)

(頂一頁koh有)

		<p>薑-無, leh8-笠-雞, chiau5-齊-郊, sit-式-卿, theh8-提-雞, hiang3-响-香, chhit-tho5-迨迨-無, me2-猛-青, nge7-硬-青, chhenn-chhau-豐沛-無, siang7-上-香, phinn7-鼻-基, koainn2-拐-無, kin-巾-恩, me5-暝-青, chhoe-炊-科, koe2-粿-科, se2-洗-雞, chhe-初-雞, thiann-nih-裡-無, penn7-病-青, liang7-亮-香, in7-孕-恩, si3-ke3-四過-雞, liang7-量-香, moe5-糜-科, moe7-妹-科, phenn3-phenn3-chhoan2-phèⁿ-phèⁿ-chhóan-無, siang-雙-江, ti-豬-居, keng-肩-關, te5-蹄-雞, hi5-魚-居, phoe3-配-科, po5→po7-ampô-chê-無, ke-雞-雞, boo5-謀-鉤, ki2-矩-居, cha-poo-查甫-無, siang7-同-江, kin-跟-恩, ke2-改-雞, e7-會-雞, phenn5-棚-青, hi-虛-居, an2-choann2-按怎-無, tenn7-tenn7-青, se-蔬-雞, bong-摸-koâiⁿ, e5-鞋-雞, penn5-平-青, te7-第-雞, hoe7-會-科, be7-賣-雞, koainn2-拐-乖, bai2-呆-無, e2-矮-雞, hin-hin-無, poe7-倍-科, chheh-切-雞, chhian2-chhian2-無, inn7-易-基, te5-題-雞, phe-批-雞, tenn7-掙-青, sui5-sui-無, iang-央-香, phe2-頰-無, hiam3-喊-無, penn3-柄-青, keng2-警-無, ta3-罩-郊, phoe5-皮-科, si3-ke3-四界-無, leng-乳-賓, ngeh-夾-雞, pin5-nng5-檳榔-無, chiau5-chng5-齊全-無, che2/chi2-姊-居, poe5-陪-科, khe3-契-雞, kiann2-冏-三, kin-斤-恩, khoeh-缺-科, tenn2-裝-雞, kin-筋-恩, tiâu-kang-刁工-無, lu7-慮-恩, chhenn-chhau-chhenn-chhau-無, tinnh8-不值-無, chhe-妻-雞, chenn7-靜-青, teh-beh-teh-beh-無, hoe5-回-科, me7-罵-三, siang3-相-香, chhui3-phoe2-嘴批-無, khiu2-扭-無, jiang2-嚷-香, poe5-賠-科, ki2-舉-居, chham-chhi-參差-無, e-挨/推-無, tenn3-佯-青, ke-街-雞, seh8-seh8-無, inn7-tiunn2-院長-無, i5-余-居, ti7-在-居, oe-鍋-科, teh-beh-teh-beh-無, leh8-笠-雞, koan3-慣-</p>
--	--	--

(後一頁koh有)

(頂一頁koh有)

			<p>關, chenn-爭-青, che5-齊-雞, kenn3-樑-青, ko3-過-koáiⁿ, thau5-nau2-頭腦-無, inn7-異-基, hiang-香-香, chhi-蛆-居, chhenn-親-青, iang-央-香, ngoo2-偶-鉤, choe7-罪-科, tiau5→tiau7 (tiau) -調養-無, siang3-siang3-江, lian3-輪-賓, chau3-ke-chau3-ke-無, koe2-果-科, thai3-thai3-無, phoann3-破-無, hoe3-廢-飛, koann2-寡-無, tong5→tong7-唐突-無, thenn-撐-無, chiann5→chiann (7) -正-無, bo5→bo7-無-無, kin-tu2-kin-tu2-恩, ta-oa5→ta7-oa5-奈何-無, chhenn-腥-青, mau7-貌-無, hoan5-lo2-煩惱-無, ka7-共-無, ban2-me-挽脈-無, chhenn-choh8-chhenn-choh8-無, chham2-chheh-慘切-無, a2-si7-抑是-無, to2-ui7-佗落-無, soe3-稅-科, meh8-脈-無, chhoe5-箊-科, ne5-ne5-青, phoe8-沫-科, bai2-呆-無, chiann5 (1) →chiann (7) -成-無, kin-根-恩, am5→am7-涵缸-無</p>
Cn	94	22.4	<p>chhinn-青-青, chu-書-無, lu2-女-居, siong5-常-香, bu2-母-鉤, choe3-做-雞, soe3-細-雞, ke3-過-科, han-chu5-番薯-居, an2/an3-ni-按呢-無, eng7-用-卿, beh-卜-科, be7-未-科, mi5-暝-青, siann2-省-京, kan-ta-干但-無, sann-相-三, chiong-將-香, kiah8-舉-無, ka-ki7-自己-無, gu2-語-居, huih-血-飛, the3-退-科, u5-餘-居, sinn3-姓-青, sinn-生-青, sinn3-性-青, kai-chai3-佳哉-無, un2-允-恩, hi7-耳-無, hun7-恨-恩, sim2-mih8-省乜-無, koan5-權-無, goo7-誤-無, seh-說-科, toe3-綴-雞, sek-式-卿, thit-tho5-迨迨-無, chu2-煮-居, mng5-毛-毛, bo5-loa7-ku2-無-無, chhinn-a2-菁仔-無, chhinn-鮮-青, tu5-除-居, khi3-khu7-具-居, pinn7-病-青, hiong2-享-香, tiong7-hu-丈夫-無, e7-tau3-下晝-無, chhi-chham2-悽慘-無, lin5-憐-賓, phe3-配-科, gu2-語-居, liong5-良-香, siu5-泐-無, kai-chai3-佳哉-無, ē-</p>

(後一頁koh有)

(頂一頁koh有)

			<p>po-下晡-無, ta-poo-查甫-無, hu2-許-居, khoo2-可-koàiⁿ, oe7-會-雞, ju7-字-居, phoe-批-雞, ku3-鋸-居, siunn7-想-箱, pinn5-棚-青, chi2-姊-居, siong5-祥-香, chinn7-靜-青, hoe5-回-科, giu2-扭-無, goo7-誤-無, boo5-模-無, inn7-tiunn2-院長-無, chinn-爭-青, ku3-據-居, ku7-拒-居, ju7-裕-居, boo5-模-koàiⁿ, iu5 (7) → iu3-猶koh-無, iong2-養-香, siong-傷-香, khoo2-可-koàiⁿ, leng5-龍-卿, hit-tah-hit-tah-無, sek-室-卿, a2-si7-抑是-無, to2-loh8-佗落-無, tiong2-長-香, ho7 → ho3-福佬-無, tiunn5-場-薑, ng5-黃-毛, thi2-thi2-無</p>
A	41	9.3	<p>chheng-千-關, cheng5-前-關, koainn-關-關, hit-tiap8-彼時-無, chit-tiap8-這時-無, kha-thau5-u-腳頭跌-無, na7-tiann7-而已-無, piann3-se3-拚勢-無, liam5-pinn-連邊-無, eng5-閒-關, cheng5-前-關, enn-嬰-青, nng7-卵-毛, nng7-兩-毛, chheng-千-關, keng2-揀-關, ng2-ng2-無, heng5-還-卿, bak8-kiah8-木屐-無, pin5-toann7-貧憚-無, gêng-géng-龍眼-無, liam5-pinn-連鞭-無, theng5-程-無, siunn7-想-箱, hoo7-e3-後裔-無, ni-乳-賓, chng2-指-關, kheng2-肯-卿, chheh-khui3-chheh-khui3-無, tó-ūi-佗位-無, inn7-異-基, nau7-cheng-鬧鐘-無, chi7-chui7-是誰-無, choe7-罪-科, koainn-桿-關, chit-moa2-即滿-無, mau7-貌-無, be7-thang-未通-無, u7-預-居, khoann3-oah8-快活-無, bin5-na2-jit8-明仔日-無</p>
T	10	2.4	<p>bo2-母-鉤, jit8-日-入母, koainn-關-關, puih8-拔-飛, chainn2-iunn7- chái-iūⁿ-無, hoainn5-橫-關, siunn7-想-箱, chainn2-指-關, koainn-桿-關, u7-預-居</p>
TL	9	2.1	<p>ka-ti7-自己-無, hiann-ko-兄哥-無, tua3-帶-無, tang-冬-無, che2-姊-居, teh-beh-teh-beh-無, e-挨/推-無, chhenn-ioh-chheⁿ-ioh-無</p>

初看《出死線》腔口以C類型為主，計有63.7%，*m̄-ku*一寡音韻講是C、A類型共有，*kan-ta*方言學通常歸為C腔口，所以暫時^{án-ni}處理，A類型廈門腔是一種「漳泉交界」音系，這是逐家^{châu}知^ê現象，廈門範圍內，是以幾若條等語線（isogloss）組成，用《彙音妙悟》「居韻」來講，灌口、集美、杏林、海滄、廈門市，有*i*、*u*兩種音讀，這通常分屬漳、泉系統，廈門集大成，所以A類型通常有漳、泉腔特色，當然地理歷史上，廈門腔是以同安腔（T）為底發展^ê語言，會使講集合無全方音特色。¹¹

像A腔口雞韻、科韻有念^e，有念^{oe}（像「罪」^{chōe}），這是廈門腔特色，*m̄-ku*台灣白話字作者，通常^{m̄}是以廈門腔為母語，ⁱⁿ所知影^ê廈門音，大面是傳教士所介紹--^ê，過手學來--^ê，所以無必然「純正」，但是一寡特色詞也是攏有使用，像「^{chī-chūi}」（是誰），就是正廈門話。

廈門話A類型，頂表若居韻*u*、科韻^e就屬廈門話，部分T類型也同韻。「^{bîn-ná-jit}、^{tó-ūi}」雖然《廈英》收正音，但是通常是無明顯方言差（除了海口腔、特殊腔）。「^{piàⁿ-sè}、^{chit-móa}」《台日》囡佇廈門音，其他按庶常方音規則、《廈門方言志》紀錄會使知影屬A類型，就無^{koh}詳細說明。

廈門腔除了雞韻、科韻、居韻有透濫，青韻也有參^{chhap}，讀者^{pò-tiāⁿ}有發現阮將「嬰」^{eⁿ}囡佇A類型，這照理是C類型敢^{m̄}是？通常是^{án-ni-siⁿ}，廈門腔青韻大部份也偏Cn類型，讀^{iⁿ}韻，煞偏偏「嬰」定讀^{eⁿ}，《廈門方言志》就念「嬰」^{eⁿ}，廈門音系辭典^{chí}音也攏讀^{eⁿ}，像《廈門音新字典》、《廈荷大辭典》、《英廈辭典》攏是，大部份調查資料也會使證明：董同龢（1959）、周長輯（1991）、羅常培（1999）計是^{án-ni}紀錄，所以「嬰」^{eⁿ}同時是C、A類型。另外「鉤韻」A腔口有念^{hō-è}例，也是C、A類型共有。

^{Koh}來講聲母「^j」（海口腔記音是^{dz}）問題，《彙音妙悟》所屬入柳音韻，泉腔讀^l、漳腔讀^j這^{m̄}是絕對，海口腔誠^{chōe}讀^{dz}，像同安、安溪、部分廈門，雖然阮暫時歸C類漳腔，*m̄-ku*這也是C、A共有特色（廈門腔入柳實際音讀愛另外論，*m̄-ku*廈門腔書面系統通常有紀錄^j音），甚至部份T特色。

聲調部份，因為一寡第五聲誤寫變調，^{hō}阮方便判斷作者聲調腔口，大面是偏C類型「^{pō→pō}、^{tōng→tōng}、^{chiáⁿ→chiáⁿ}、^{bô→bō}、^{tâ-ôa→tā-ôa}」

¹¹ 關係廈門腔腔口共歷史，詳細請看《廈門方言志》1996。

（本調第五聲，有ê煞寫第一聲beh變調做第七聲，像ta-ôa、po），少數偏Cn類型「iû→iù、hô→hò」。

按遮會使推斷，雞韻、科韻、居韻、部份青韻、鉤韻共入柳聲母，有C、A類型共存現象，若共遮音讀歸入來A類型，就會加出115音韻，另外同安腔T類型也是廈門腔ê底層語言（10例），也會使先算入A類，按計算C類型就會變33.9%，A類型就變39.1%，也就是講，雖然方言學需要按漳、泉韻書規範來歸韻（根據洪惟仁2003），m̄-ku若是考慮實際C、A共有音韻，án-ni廈門腔成分會加真chōe。當然《出死線》是以佗一種廈門音為主（像頂面所說，廈門音有各種sub-dialect），這暫時就無才調koh進一步判別loh。

總是會使講《出死線》作者，是以本身台南漳腔共廈門腔來書寫本文，有寡台南腔共廈門腔並無衝突，所以也包含入來，m̄-ku鄭溪泮藏袂tiâu，kun-tú也寫袂少正台南腔，像ka-tī、hiaⁿ-ko，台南「阿兄」是kng棺材--ê，通常台南brother講「兄哥」，這真有台南特色，koh來「tòa」也是，台南「tòa」無必然是指「住」，伊有特殊用法，像《出死線》：「Chêng-lâng kiáⁿ 10 gōa hòe tī O-kúi-kiò kap lāng tòà iòh-tiàm、Nā-sī án-ni, tī Soa-tó kàu-hōe, in í-keng sī ū gī-lūn beh chhiáⁿ bók-su, góa khòaⁿ, hia sī chin háp lí tòà」兩例文中「tòa」意思真明顯，是hō人「倩」去做頭路，這是台南特有用法！

按頭前總表共論述，會使了解作者寫作ê腔口偏向、選擇原因，m̄-ku這也產生一項問題，án-ni伊Cn類型（海口腔）是對佗位來？下一部份就來提出說明。

6.2. C、Cn類型ê競爭

台南腔口雖然偏漳腔，m̄-ku舊市區有人歸柳現象（j→l）、居韻有時讀如海口腔u、香韻有時也讀如海口腔iong，董忠司（1991）、張屏生（1996）攏有部份講起，所以《出死線》一部份Cn類型共伊ê台南腔無衝突，也共A類型無衝突，愛注意是台南居韻共廈門腔居韻無百分之百對同，台南「女、語、餘、煮、除、具、語、許」按筆者調查讀u韻，其他無必然，顛倒會念韻。

另外文中無展現台南腔「箱韻」ioⁿ共漳腔「毛韻」uiⁿ，除了以上，有一寡確實受海口腔影響，請先看下面表格，即來chhiû看鄭溪泮Cn腔口是對佗位來。

圖表2. 出死線台南腔

類型	例證
部份台南腔 共海口腔 同韻	女lú、語gú、餘û、煮chú、除tù、具khì-khū、語gú、許hú、 字jū、鋸kù、據kù、拒kū、裕jū、常siōng、將chiong、 享hióng、良liōng、祥siōng、養ióng、傷siong、長tióng、 丈夫tiōng-hu、無佬久bô-lōa-kú
正港受海口 腔影響例證	用ēng、干但kan-ta、退thè、姓si ⁿ 、耳hī、省乜sím-mih、 權koài ⁿ 、誤gō、綴tòe、毛mîng、菁仔chhi ⁿ -á、鮮chhi ⁿ 、 下晝ē-tàu、悽慘chhi-chhám、憐lîn、泅siú、佳哉kai-chài、 下晡ē-pō、可khó、棚pî ⁿ 、誤gō、模bô、猶kohiú→iù、 可khó、龍lêng、室sek、福佬hō→hò、thí
無台南特色 ê海口腔韻	場tiú ⁿ 、黃ng、想siú ⁿ

鄭溪洋一寡Cn腔口運用，是當時庶民文學共同特色，阮認定早前Cn腔口，是受當時代「普通腔」影響，像清國時期，南管、歌仔冊文學大部分偏Cn腔口，到日治時代觀察歌仔冊、唱盤、流行歌、會話書，通常以A、T腔口為主，日治所出廈門音系辭典也是án-ni，像頂面正Cn腔口特色：「干但kan-ta、佳哉kai-chài、可憐khó-lîn」，現此時偏C腔口，現代普通腔攏袂出現，同時期（清國、日治）文本，無論漳、泉音，攏定有採用，另外無鼻音也是Cn特色：耳hī、悽慘chhi-chhám、誤gō……等等，現時普通腔一律帶鼻音，若「室sek」來講，普通腔通常念Cn腔口，無念C腔口「sit」。

台南特色韻「ioⁿ」，若按永康腔口共同時代語音紀錄來看（chhím有講起，像《台日》所記台南腔），作者有真大可能性會保留，m̄-ku文中無採用，煞以A、Cn腔口「iuⁿ」代替，這是khah可惜，m̄-ku也hō阮知影，當時白話字採用A腔口ê選擇，i-goân是真明白。

雖然鄭溪洋有受Cn腔口影響，m̄-ku有文中也有一寡音，同時收錄C、Cn腔口，下面表格先整理出遮ê音讀：

圖表3. C、Cn腔口表

漢字	C.	Cn.
青	chhe ⁿ	chhi ⁿ
冊/書	chheh	chu
母	bó	bú
做	chò	chòe
細	sè	sòe
過	kòe	kè
番薯	han-chî	han-chû
按呢	án-ne/nè	án/án-ni
卜	boeh	beh
未	bōe	bē
暝	mê	mî
省	sá ⁿ	siá ⁿ
相	sio	sa ⁿ
舉	giáh/giâ	kiáh
自己	ka-tī	ka-kī
血	hoeh	huih
生	se ⁿ	si ⁿ
性	sè ⁿ	sì ⁿ
佳哉	ka-chài	kai-chài
允	ín	ún
恨	hīn	hūn
說	soeh	seh
式	sit	sek
迨迨	chhit-thô	thit-thô
病	pē ⁿ	pī ⁿ
配	phòe	phè

(後一頁koh有)

(頂一頁koh有)

查甫	cha-po'	ta-po'
會	ē	ōe
批	phe	phoe
姊	ché/chí	chí
靜	chē ⁿ	chī ⁿ
回	hōe	hōe
扭	khiú	giú
爭	che ⁿ	chī ⁿ
佗落	tó-ūi	tó-lòh

雖然「青韻」上chōe, m̄-ku對頂表觀察，差不多每一韻計有透濫，當然像頂文所說，有一寡是A、C腔口共有特色，所以會有透濫，但是也有寡正Cn腔口濫入來：tó-lòh、ta-po'、huih，可見當時Cn腔口影響外大，含鄭溪洋正台南腔ka-tī煞去寫做ka-kī，khah有爭議是「回」，因為Cn腔口文讀也讀hōe，所以chī音無必然是C腔口，愛看語境。

「部份台南腔共海口腔同韻」大部份也是Cn、A腔口同類型音韻，雞韻、科韻、居韻、青韻等，本成廈門腔就含漳、泉腔兩種類型，若暫時共Cn類型94例算入A類型，án-ni A類型成分就會變做61.6%，總是漳、泉腔口透濫是台灣「普通腔」趨勢，白話字也有展現，這等本節結語即來說明。表格研究為tiōh觀察清楚、方便，抑是共無全腔口類型，總區別無參濫！

6.3. A、C腔口表

圖表4. A、C腔口表

漢字	C.	A.
閒	hân	êng
嬰	e ⁿ	e ⁿ
乳	leng	ni
異	ī ⁿ	ī ⁿ
罪	chōe	chōe
貌	māu	māu

對頂表來看，會使進一步了解，作者採用A腔口共C腔口ê狀況，像筆者本節開始就統計，白話字作者雖然C腔口成分真koaiⁿ，但是伊是有意識採用A腔口來寫白話字（chhím頭已經有鐵干證），連伊本身C腔口成分，也攞透濫A腔口，譬如hân/êng（閒）、leng/ni（乳），當然有寡是A、C腔口無衝突、全音--ê，就無需要改換。

6.4. A、T腔口表

A腔口是以T腔口為底層語言，進一步發展ê漳、泉腔混合方音，本身也就保留誠chōe T腔口成分，chiông--ê成分，也hō白話字作者採用、保留落來，做參考用，下面表格展現文本一寡A、T腔口共有、或是有差別部分，另外像：「拔」pùih、「怎樣」chái-iūⁿ，這種正T腔口特色，雖然無hông現時普通腔吸收，m̄-ku日治時代流行歌、歌仔冊、會話書定定採用，譬如：歌仔冊：「一百花銀俚樣度，放拔阮身卜奈何」（最新落陰褒歌，會文堂），流行歌：「怎樣（cháiⁿ-iūⁿ）咱着分東西」（春宵吟—雪蘭），熊谷良正《台灣語之研究》（會話書）也收「怎樣」cháiⁿ-iūⁿ，這也展現白話字語詞斷代特色！

圖表5. A、T腔口表

漢字	廈門A.	同安T.
關	koai ⁿ	koai ⁿ
想	siū ⁿ	siū ⁿ
指	chng	chái ⁿ
桿	koai ⁿ	koai ⁿ
預	ū	ū

6.5. 腔口偏向結語

對本節腔口偏向觀察，雖然作者保留大武陣本身C腔口特色（有寡共A腔口無衝突），m̄-ku也有意識採用足koaiⁿ成分A腔口成分，bóh論是代替或是互用；同時間也吸收當時日治時代ê「普通腔」，包含T、Cn腔口斷代語詞，遮ê語詞kan-ta佇當時採用，無留tiàm現今2023年ê「普通腔」，當時其它文本也會使關照、證明，可見有證據證明，當時有寡C、Cn腔口，當teh競

爭，路尾chiah有定型，這也hō lán tì-kak，腔口透濫過渡時期，佗幾字、幾韻定有爭議，譬如「卜」（欲）boeh/beh→beh、「式」sit→sek，現時煞偏海口腔，青韻大透濫，現時大面偏漳腔，少部份念海口腔，語言戰爭源頭，白話字語用也是一條重要線索。總是以《出死線》大量文本資料做見本來看，行向「台語普通腔」化，也正是白話字腔口特色。

真趣味是，若觀察白話字腔口共台南腔、普通腔特色，會發見兩種腔口不chí彷彿，像A、C腔口共同特色、部份台南腔共海口腔全韻情形，尤其是台南腔，雖然台南是白話字大發展ê所在，m̄-ku當時白話字無時行，kan-ta佇教會使用，敢講教會台灣牧師無意識共當時「普通腔」化ê台南腔，寫入白話字文本？

照看有可能性，日治時代是台灣語言開始透濫初發展期，像講大稻埕歌手純純，按伊唱盤聽來，兼所居地大稻埕廈門腔特色、本身新竹人同安腔特色、也有漳腔、三邑腔（主要大稻埕隔壁是艋舺腔），一人講三、四種腔，白話字若承接清國外國傳教士ê廈門腔，接受日治時代混雜ê台南普通腔發展，是一條目今對音韻抑是歷史發展攏真合su ê理路，總是這袂使空嘴舖舌，需要大量證據，因為本篇要點無佇遮，後過筆者必然會進一步去印證本節結語所做ê「設論」：白話字腔口來源共發展。總是以《出死線》大量文本觀察，會使先以井觀天！

7. 《出死線》在來台語話詞研究

白話字有一寡真麗斗ê台語在來話，因為遮ê在來話，hō白話字語文表現，不止有本土特色，也形成特有文學語詞，克虧經過兩代殖民，真chōe在來話攏失落去。

7.1. 古今詞

白話字對《出死線》到今，經過beh百年，一寡語詞有古今轉換ê情形，大面是現此時ê人台語傷kha-sau，只好用華語詞代替早前在來台語語詞，一寡端的台語詞彙，châu死失--去！古今詞計共有200例，資料傷chōe，下面舉一寡khah重要ê例做說明就好，其他趣味現象會使koh論，暫時無總列出來：

(1) mah : 出死線例句-

Sam-lāu-iâ sī peh-chhát-sîn á-sī ké-pút **mah**?

Siat-sú nā hō pát-lâng, lâi tú-tiòh tâng-pēⁿ, lán kan-ta thèh hiah-ê chíⁿ, kiám ē an-sim **mah**?

通常認為台語共華語差異，其中一項是台語無「嗎」，這著着也m着，台語「嗎」確實無念ma55，m̄-ku語言調查有講：「西嶼ta11，湖西ma15」（澎湖語言調查）¹²，若按本人澎湖湖西語言調查資料是記做ma11，這是早前mah ê影跡，白話字「mah」是極庶常話，譬如：《tang hng ê kò-sū》(P.8)有：「Ông (chê-ông) chiū m̄ng kóng : lí hiâm lé-mih khah khin mah?」，遮當作質問用詞，另外「kiám-ū tek-khak ē chhin-chhiūⁿ chêng án-ni ê toā-iáⁿ mah?」（台灣府城教會報—交戰ê消息），當做疑問詞。

「mah」辭典也收兩ê意思：《台日》：「麼mah—語尾疑問詞，例句一是án-ni--~? beh去--~? 好--~?」；《廈英》意思小可無全：「mah (better má), enclitic interrogative particle.」，伊是偏「質問」、「訊問」个意思。《廈英》所用「interrogative particle」，阮認為真合su，「質問」若koh較強烈，有時會變一種絕對ê陳述句、肯定句，伊是文法上所講：「rhetorical and inferential questions」ê意思。

現此時失去「mah」、「ma51」（《廈英》紀錄），kan-ta語言調查有chun「ma15」、「ma11」，這種語法功能詞，確實像華語「嗎」用法，但是聲調有大差，另外現時定用佇「rhetorical questions」ê功能，kap華語無必然相siāng。

(2) kám/kiám/káⁿ : 出死線例句—

kin-á-jit **kiám** m̄-sī lé-pài-jit, lí cháíⁿ-iūⁿ bô an-hioh?

chiáh khòaⁿ-māi, ē-hó mā kú-**ká**ⁿ.

現代「敢」用法、讀音，kan-ta chun「kám」一音，用佇「敢是、敢會使」等等，早前白話字ê「敢」加真豐富，語音上有「kám /kiám/kiám/káⁿ」

¹² 參照方言調查資料：張屏生（1996）。

kán」幾音，意思分兩體，「kám/kiám」是疑問文法¹³，「káⁿ/kán」屬推測意思，譬如《台日》也講：「kám/kiám [敢] (1) 豈。=[豈(kiám)]。(2) (文) 下決心；果斷。káⁿ [敢] (1) 大概。(2) 敢做。」只是伊無kā兩ê意思pér-hēr hō明，《廈英》兩種用法顛倒解說了真清楚。

出死線也明顯有分，「kin-á-jit kiám m̄-sī lé-pài-jit?」是疑問句，「chiáh khòaⁿ-māi, ē-hó mā kú-káⁿ」是像《廈英》所講：「I suppose it is.」，「mā kú-káⁿ」是台語真特殊ê「敢」文法語用，通常因在語句尾，做語尾副詞用，補足講代誌發生ê可能性真大，講法也有真chōe型，像「iā-káⁿ」就是。

(3) m̄：出死線例句—

nā-sī kiaⁿ-liáu ta-ke-koaⁿ m̄ hoaⁿ-hí

Chùn-tek sai, siūⁿ m̄ thò-tòng

早前文獻定用「m̄」，少用「bô、袂」，譬如：「m̄愛」，現此時「m̄」ê語用強beh消失去，像《出死線》：「m̄ hoaⁿ-hí、m̄ thò-tòng、m̄ háp-gî、koah m̄-tīng」chiông--ê語用，差不多已經無人用，kan-ta知影「bô」，煞袂曉用「m̄」loh。

(4) thàn：出死線例句—

Chin-seng thàn i ê ôe, chiū nng-tī hia.

ài hō kî-û ê hāk-seng-á hó-chhiò, ài hō sian-siⁿ thàn in ê ì-sù.

現時「thàn」kan-ta「趁錢」—ê意思，m̄-ku早前文獻、白話字，有真豐富ê用路，像《出死線》就是「順從、按照」ê用法。

(5) nā-sī：出死線例句—

Nā-sī Tāi-chhoan līm-chong ê sî í-keng kàu, chhiú kiáh kōan, kiò 3-siaⁿ.

Àm-chīⁿ án-ni siūⁿ, nā-sī m̄-káⁿ chhut-siaⁿ.

白話字「若是」通常攏m̄是現時「if」ê意思，大面是用佇「但是」、「只是」khah庶常。

¹³ 「敢」疑問文法部份，劉承賢（2010：129-130）有詳細研究。

(6) Phah-sng (拍算) / Bô phah-sng (無拍算) : 出死線例句—

Phah-sng ā káⁿ chhut-thâu-thiⁿ lah!

Bô phah-sng ê tiong-kan, siū-khì sòa chhin-chhiūⁿ σ-hûn sòaⁿ-khì.

白話字「拍算/無拍算」*m̄*是現時有計畫無計畫ê意思，*khah*倚近「想講、可能」ê意思，「無拍算」倚近「無張無持、無*tì-kak*中間」。

(7) Chiah-kú/hiah-kú : 出死線例句—

Chiah-kú tī kok-chng teh liū-hêng hit-tàⁿ pò-tē hì-ang-á.

Chì-khîn in-ūi **hiah-kú** lèk liáu kòe-thâu

現時「即久」*kan-ta*—ê意思：真久；*m̄-ku*像白話字就有用「即久」表示「*khah*早、以前、一陣仔」ê意思。

「彼久」*koh-khah*豐富，按頭前例句是*teh*講「前一陣仔」，若觀察《出死線》就*koh*有「真久前、前幾日仔、常常」等意思，像：「*góan hit-ê gín-ná, hiah kú-á iū-goân chhiah-lī*」，就是講進前一段時間內。

(8) ē-hiáu/ bē-hiáu : 出死線例句—

Chit-tiáp chiah **ē-hiáu** bê-hèk chiū-sī án-ni.

Chin-seng **bē-hiáu** i ê i-sù.

「會曉/袂曉」*m̄*是現時語意，是*teh*講「知影、了解、有相關知識」ê意思。

(9) sóng (爽) : 出死線例句—

Chú-kò hiaⁿ tùi in ê kheh-thiaⁿ kā i chhōa kàu khùn-pâng, khòaⁿ-tit chin **sóng** chin súi.

《出死線》ê「爽」絕對*m̄*是「真爽、爽快」ê意思，遮ê「爽*sóng*」是所在、物件真「奢花、水」ê意思。

(10) 另外一寡語音變異ê古今話

khì-khū (器具) : *hiah-ê chò-hì ê khì-khū* chōan-pō hùi liáu-liáu.

hêng-khū (刑具) : sian-siⁿ phah-sng khah thé-liōng, **hêng-khū** ē khah khin

Tōa-òh (大學) : Téng-nî Sòng Bók-su beh chhiáⁿ góa khi kà **Tōa-òh**

Sió-òh (小學) : gū-tiòh Bók-iōng-chng lé-pài-tng teh siat **Sió-òh**

pù-lâng (富人) : Kàu nî-bóe kiat-siàu, pí **pù-lâng** ū khah chē.

lêng-lāi (伶俐) : Lāu-bó khòaⁿ-kiⁿ Chin-seng hiah **lêng-lāi** chin hoaⁿ-hí

chá-khí (早起) : tàk **chá-khí** khi thák Sió-òh

iáu-kú (猶拘) : Góa sui-jiân ē sí, **iáu-kú** sī beh tng-khi Thian-tông éng-óan óah.

M̄-kú (不拘) : **M̄-kú** só gîm ē sí hiah hó-thiaⁿ

chhut-chāi (出在) : chiū **chhut-chāi** chhù khi hō hóe tòh lah!

Khòa (掛) : Hit-sí Soat-lông bô **khòa** kóng-ōe tōa-pō-cháu, sè-pō-piáⁿ

kè-ék (計劃) : Chin-seng khòaⁿ-kiⁿ lāu-bó khiām-tng neh-tō, ūi-tiòh i ē it-seng
lāi **kè-ék**

nāu-jiát (鬧熱) : Tàk-nî tī nî-bóe, cheng hák-seng chiū chò **nāu-jiát** kā i chò
siⁿ-jit.

一類是文白音共現時顛倒反--ê, 像「Tōa-òh、Sió-òh、pù-lâng」現此時講做「Tāi-hák、Sió-hák、hù-lâng」；一類是後來語音走精去：「iáu-kú、M̄-kú、khòa (掛念)、kè-ék、nāu-jiát」, 現時念法計是誤讀久, 煞hō偏音變正讀, 像「鬧熱」煞變「lāu」(老?)；一類有幾種語音競爭：「lêng-lāi/lêng-lī、chá-khí/chái-khí、chhut-chāi/kù-chāi」, 路尾煞chhun現代一種：「lêng-lī、chái-khí、kù-chāi」, 當然「chái-khí」原本是因為「T」方音(同安腔)ê影響, 像「鴨仔a-a」同安腔會增音變ai-ia, 「早仔」(下早仔)cha-a就變chai-ia。

上尾一類是「khi-khū、hêng-khū」, 本成「具」kū/khū語用、語境有分, 像「kū-thé」、「chit khū sí-thé」, 現此時已經透濫。

7.2. 端的台語詞

《出死線》端的語詞真豐富, 會了袂盡, 舉一ê量做見本就好, 後過有機會koh專文補足! 《出死線》用不止chōe現代人所袂曉ê語詞, 當當時是庶

常話，經過兩擺殖民，現此時煞變死話，誠可嘆！

(1) 台語單位詞：tiuⁿ（張）、thâu（頭）

像講《出死線》車ê單位無講「台」：Chiū kiò 2-tiuⁿ jîn-lèk-chhia、hit tiuⁿ chū-chóan-chhia；「頭」是講錢：Hit-sî pát-lâng sī 10 khor 8 khor, 3 thâu；「tauh-tauh/tauh-tauh」用法有cheng-chha：Sàn-hiong-lâng sió-khóa chíⁿ tauh-tauh hiàn, iáⁿ-kòe pù-lâng kú-kú hiàn 1-pái；這全時期《台日大辭典》攏有收，m̄-ku若無《出死線》運用，驚是無人知通用！

(2) 台、華不共同詞：che（劑）、lêng（拎）

另外有寡語詞受華語影響，已經失去原意，像「che」：「Choaⁿ hó ê sí, chiū kā lim--lòh-khì, kàu bîn-ná-chài khòaⁿ-māi. Ê! ū-chha neh! Chiū koh choaⁿ ióh-che」，現時受華語影響必然會誤做「藥劑」，實際上台語「che」意思phēng華語加真豐富，lán kan-kan講文本ê「che」，伊是藥仔ê「phoh」（《廈英大辭典》：dregs），《出死線》是講藥有效，所以共chhun--ê藥phoh koh choaⁿ一過。

Koh像「lâng chiū lêng（拎）i khí-lâi tó tī bîn-chhng」，台語足重秤ê物也會使「拎」，這共華語意思有cheng-choah！以華語語感仿台語語感，恐驚就會用tāⁿ--去！

(3) 台語特有詞：siat-thái、ng、lī sì（二四）、luh、chheⁿ-chòh

有一寡語詞，用法不止特殊，「Hit-nî ê tōa-chúi, hé chin bô siat-thái」，「siat-thái」是歹聽話，辭典也無收châu全，簡單講是人行為無適當，下港人有時指「sāi-thái」，《台日大辭典》有講「siuⁿ超過」，《出死線》指「水火無情」。另外「kiáh-tó chit-ki thui-á, chiū jiok chhut-khì」，共「tó」當作語法詞「了、着」用法真特殊，庶常真罕見！

有一寡有腔口差：「sui-sí ng han-chi-tín lâi sut hiah-ê hóc」，《台日》（林俊育翻譯）：「挾tī腋窩下，用一手抱。」，這是《台日》所收廈門音念

法，漳腔當然就是úⁿ，筆者本身同安腔就是講áiⁿ。

台語數字「二四」敢有意義？lán看《出死線》：「It sin hiàn Chú **bô lī sī**」，根直「無二四」就是「無論如何」！

「Chin-seng-á lí m̄-bián âng, âng-liáu ē **luh**.」，《廈英》「luh : to limp.」，是真特殊ê用法。

「Chit-sī pâng-lāi chin **chheⁿ-chòh**, lōan kún-kún.」，是按怎無用chheⁿ-kông，顛倒愛用chheⁿ-chòh？因為作者是母語人，有台語素養，遮chheⁿ-chòh加足tàu-tah，重點佇「chòh」（接近講青狂走行無停），譬如台語lán講「走chòh」共「走chông」就有差別！

(4) 台語熟語（成語）：thâu-sio-hīⁿ-jòah（頭燒耳熱）、chī-bú-chī-chū、tng-lap坐

台語有寡熟語文學表現真khòe（易）用，像講「ke-lāi tōa-sè nā **thâu-sio-hīⁿ-jòah**, lóng sī Chì-khîn 2-ki chhiú teh iúⁿ-chhī.」，「頭燒耳熱」指身軀大小症頭。

「Hit-sī chng-nih ê lâng khòaⁿ i pìⁿ án-ni, ū-ê kóng, Á, chit-ê lâng teh khí-siáu; ū-ê teh **chī-bú-chī-chū**.」，「chī-bú-chī-chū」是現時也真庶常ê台語熟語！今旦日也講「chhī-bú-chhī-chhū」。

「bô siūⁿ pòⁿ-mê āu, iáu ū-lâng beh lâi, hō i hoah chit-ē, soah **tng-lap-chē**.」，現時國校課本一律講「頓龜」，實際就是「tng-lap-chē」。

(5) 端的文化意涵語詞：chiūⁿ-tâng、hoat-koaⁿ、phòⁿ-tâng、iⁿ-òⁿ、o/oe

「Hit-sī tī Chēng-chúⁱ pìⁿ, ū chit-ê lâng, hut-jiân **chiūⁿ-tâng**.」，「Tī-hia **hoat-koaⁿ** kòng-kó liām-chiú, kàu tióng-tàu tâng-ki lang-a chiū chiūⁿ-tâng, kiáh kiám **phòⁿ-tâng**.」，chiūⁿ-tâng（起童）、hoat-koaⁿ（司公）、phòⁿ-tâng（童乩用刀thâi家己身軀），計是文化語詞，當時是台語環境，對鄭溪洋來講，遮文化語言真庶常，現實顛倒失去台灣人文素養。

「I sī nah-phīⁿ koh **iⁿ-òⁿ** ê lâng.」，講hit人「iⁿ-òⁿ」，通常逐家就會知意思，現時也失去chit款「說話」（serh-ōe）文化！

「chit-oe-á bah, **oe-kah phang-phang** bô-khòa chiáh.」，通常南管說（serh）是「**o雞sáh**驚」，o/oe是一種乾煮料理手路，按筆者調查，chit款料理步數ê文化，船舵、作稽人koh有聽見，サラリーマン是無聽過也袂曉得用！

(6) 端的文學表現話：空lô-so、gīm、khām-sàu

「Goán cha-pō-lâng kap goán ta-koaⁿ kòe-sin, ke-lāi **khang-lô-so**.」，空何必lô-so，這m-niā是台語詞，考慮文章前後文（context），也是極妥當文學手路；「siang-ki chhiú **gīm** 2 phiⁿ kiuⁿ」，「手裡拿兩片薑」用「gīm」是極pih-chah，全時表現華語「手握拳」形體，也全時表現「單位」量詞意境，一「gīm」就是「一拳頭ê量」，佇遮無koh-khah適當文學表現法！另外「I nā kan-ta **khām-sàu** chit-siaⁿ, hák-seng chiū chin kiaⁿ.」，嗽若有帶痰講siáⁿ？「khām-sàu」就會使，免teh ka-lí-liân-ló！

(7) 特殊時代話：

有寡是當時代話詞，過埃就無店loh，譬如「lí nā khiⁿ ōaⁿ lō ē **tâng-koa**, mā bē bô-khì.」，作者解釋是：「In-ūi Jit-pún oē gín-ká銀貨, Tâi-ōan-ōe kiò-chò gín-kak; ló-ká銅貨, Tâi-ōan-ōe kiò-chò **tâng-koa**.」

(8) 其他補充

其他「phah-bīn oē hó-niau」指畫鬼仔面共人hèⁿ驚；「siⁿ-thiàⁿ」指生粒仔、腫物；「kha-liau-chhiú-liau」指腳手彎曲硬chiāⁿ去，「bák-sái **khòa** bák-kiⁿ」用「khòa-ta」來形容目屎kâⁿ佇目kīⁿ，攏是真端的ê語用！

7.3. 漢文運用

《出死線》等白話字文獻，漢文極chōe，poh是共當時時行「暗學仔」（漢文私塾）有牽連，像「血氣方剛hiat-khì-hong-kong、羚羊犀角lêng-iâng-sai-kak、參差不齊chham-chhi-put-chê、蹂躪jiú-līn、藐視biáu-sī、危篤gui-tok、得解tek-kái」，相關按筆者所整理就有171詞；也有將漢文「歸去來辭」改編--ê「歸去來--兮，愛情將無，胡不歸。Kui-khì-lái--hê, Ài-chêng chiong bù, ô put-

kui」可見作者對漢文掌握是真深，用了真sòa手！

7.4. 日語詞

當時屬日治時期，所收日語詞也是足豐富：「勞動者、郵便、有志者、一等賞、不思議」攏真庶常，大部份用羅馬字書寫像：「thah-suh (+) koh hih-khu (-) kiāt-kiók bô su-iâⁿ」是講日語加共減，加koh減就無輸贏，這用法真趣味！《出死線》日語詞不止chōe通khe-khó，譬如：「內容、發生、校正、物質、看護、發動機」遮現代日文慣用語，《出死線》等白話字時代就有運用，in當時必然是對日語吸收來，袂對華語學來，這對一寡借詞來源共斷代，有真大用途！

7.5. 食教話

雖然《出死線》語詞真端的，m̄-ku也是有採用不止chōe早期傳教士白話字「怪奇」語法，像：「Koh khòaⁿ hia ê chhù, chē-chē sio-húí」、「hō cheng-lâng tōa-tōa o-ló.」、「ng-bāng in beh tui án-ni hāng-hók lí ê tōa koān-lêng, iā beh sin lí sī chhe góa」、「Pêng-sò hó phín-hēng, ū tōa pì-ìm tī gûi-hiám ê sī」；雖然會使理解，m̄-ku文法、語用非正常台語用法，民間通常講是「食教話」。

7.6. 在來台語話詞總論

白話字用語共現代語詞為sím-mih會有即大ê cheng-chha，阮推論主要有幾項大原因：

- A. 方音語言轉變：語言對早前以Cn（泉腔）為主，行向T、A（同安、廈門），現時偏C（漳腔），所以一寡早前通行Cn、T、A腔口，已經無通行，譬如偏Cn ê：ē-hiáu-tit、mah。
- B. 南管影響：早前民間文學定接收南管話，像：m̄用法，就是南管慣用語法：「又畏伊許處做官迎新掠阮舊情不（m̄）提起」（輕輕行）、「恨月老可見不（m̄）公平」（見你來）、「憶著情人心不（m̄）鬆」（颯颯西風），南管用m̄代替bô過頭普遍。另外白話字作品定會用：「因端、乜使、莫得、乜代……等等」，也許是南管庶常話。
- C. 語言斷絕：經過日治皇民化、國民政府台語除滅政策，hō lán ê語言

形成真大ê溝âm，日治時代ê母語人，強強beh無才調共後生、查某囡通話，自然有真大量ê在來話，一時間煞變死話，無話講ka-ló，只好以華語詞代替，gû-káng m̄ pat叫是gû-kang、chiaⁿ-bah m̄ pat講「瘦肉」、kip-sio-á m̄ pat講「藥壺」，當然就會有真chōe語詞死失，一寡白話字庶常用語煞來變死話。

8. 《出死線》校正、難詞分析

白話字拍字，若無一定程度台語能力，通常會錯誤連篇，像網路「台語文數位典藏資料庫」、「台灣白話字文獻館」因為請學生拍字，tāⁿ誤傷過頭chōe，若無算標點、連字符等問題，khah有值得究探ê錯誤，按筆者統計有162例，譬如：

(1) 無方音知識：In-hô hīn (hin) pūt Sam-lāu-iá?

網路拍字寫「恨hīn」，原文是「興hin」，漳腔「興」念hin無問題，無方音知識，就會hut m̄着，《出死線》是以基督教義為主，反對佛祖，那會質疑「為何beh恨佛祖？」，應該是質疑「為何興佛祖」！

(2) 無語言理論知識：thiah-liáh lòh-lái (拆掠落來)

羅馬字正確，漢字寫m̄著，「thiah-liáh lòh-lái」當然是「拆拆落來」，m̄是「拆掠」，「liáh」是逆同化(anticipatory assimilation)現象，m̄是另外一字。

(3) 無台語知識：Bīn lóng σ-tà (應該是tâ，《台日》：「焦」—焦瘦)

面容m̄是「烏tà」，m̄是講「一tà—tà」，是「烏tà」指面容「枯乾」，《廈英》說了真好：「ko-tâ, shrivelled, dried, and withered up, as wood, grass, or sick man.」

其他像改腔口原本是phé改phóe：Chùn-tek sai chiàⁿ-pêng chhùi-phóe

(phé)、改語詞mé→béng : kín béng (mé) piàⁿ-khì sa chit-tiâu soh-á、看無漢文烏白改siū-pí-lâm-san→siū-pí-lām-saⁿ (壽比南山)，例證舉袂了。李勤岸(2009)加真正確，是目前注解《出死線》上實在ê文本，像「恨hīn」、「pah-bīn oē hór-niau」、「烏tá」攏有正確解釋，m̄-ku也是有一寡仔失覺差，建議pò-tiāⁿ會使修正：

(4) koa

《出死線》：「Jîn-hô sian-siⁿ tī Tâi-pak Tâi-hōe tng-lâi, iân-lō thè Chin-seng kî-tó, kiù Siōng-tè tiòh an-ùi Chin-seng kap Hùi-chú ê sim, in-ūi i só-thiàⁿ ê kiáⁿ siū kéng-tiâu. Kóaⁿ (koa) kàu Tâi-lâm ê sí khi chhōe Hùi-chú, khòaⁿ i chin pêng-an.」，李勤岸(2009:445)寫做「趕到台南…」，原文寫「koa」m̄是寫「Kóaⁿ」，「koa」是暫時停留ê意思，像《台日大辭典》：koa [擱]臨時停靠。船～岸；～錠；～腳。《廈英》koh khah清楚：「to pause or rest at a place in passing, especially going slightly out of the way to do so」，按前後文意、語境，是講「仁和」先生對台北轉來，「koa」台南ê時，就是在台南暫歇，用「koa」合意合su無問題！

(5) lōng-tiong jû-sián

「lōng-tiong jû-sián」，注解寫「囊中jû-sián」，注解正確，m̄-ku這是漢文，應該寫「囊中如洗」，「洗」漢文就是念「sián」。

(6) poh

「Chì-khîn tī lâi-bīn khòaⁿ chit-ē, teh siūⁿ ê-hng Tâi-chhoan nā tò-lâi, poh ē chiáh i ê koáiⁿ-á-thâu」，李勤岸(2009:64)注解：「預測將…」，「poh」應該無「預測」意思，《台日》：「(1) (姓)。(2) 冒險。(3) ñg望。(4) 或是。」，《廈英補編》：「to think...teh poh, uncertain; still hoping...beh poh i sī, if it were.」，攏無講「預測」，《廈英補編》加khah準確，m̄-ku無到精確，「poh」阮海口腔定用，是「無確定，m̄-ku有真大可能性會發生」、「望會發生」ê意思，譬如《台日》：poh-káⁿ-sī「上敢是」就是偏向肯定

「卜是」、歌仔冊《僥倖錢失德了》：「存掛錢銀hō人得，刮我歸家着未直，汝那敢來我敢敕，看汝卜定倒一日」，按前後文看m̄是「預測可能有一工會倒」，是咒chhàm「你有真大可能性，有一日會倒」，若「預測」就無chhàm人、望人按怎ê意思loh。

「poh」有真chōe涵義，lán也真捷講：「m̄知這代誌會成無，來共poh看覓！」，這是「來試看māi，可能有真大機會會成功」ê意思，接近《台日》「冒險」意思！

(7) sàu-tè (掃地)

《出死線》：「Keh chá-khí, Hūi-chú sàu-tè」，《出死線》一律寫「sàu-tè」，漢字應該是「掃塊」，李勤岸（2009）翻寫「掃地」白話字是「sàu-tē」，《台日大辭典》也寫「掃塊」，是講「掃chit kho圍仔」意思，像講：「tìn-tè」就是「tìn所在」，m̄是「tìn某一塊地」，也袂去講「tìn-tē」。

(8) Gû-kang、gû-káng

《出死線》：「khan in 4, 5 chiah gû-káng khi chhī」，李勤岸（2009，P.8）解釋「公牛」，án-ni是按怎無愛寫「gû-kang」，beh去寫「gû-káng」？雖然《廈英》kan-ta寫「bull」確實是「牛公」，m̄-ku lán母語人按語感知影是：「粗勇ê公牛」（按《台日》林俊育翻譯），譬如：「gû-káng-oaiⁿh」是講一種生成粗勇ê蟲：「天牛」。

(9) bô hoat-chiⁿ (chîm), pa-lē hâu

《出死線》：「Chin-seng chai, Hiông-hō beh chiò chit-ê ki-hōe, ap-pek kē-liān hō i hâng-hèk, bô hoat-chiⁿ (螞), pa-lē hâu (鬻)」，註解寫「無法螞，pa-lē鬻」：「指無法反抗的受害者」；無真理解註解意思是siáⁿ? chit句非熟語，這是講因為對「螞」無法度伊，就去pa-lē「鬻」，重點佇「pa-lē」意思，「pa-lē」原底也無欺負ê意思，「pa-lē」是講雞鴨真歹刮、歹處理，遮借用做「糟蹋」ê意思，chit種用法真特別，「pa-lē」通常無chit種語意，有「pa-lē/lōe鴨、雞」熟語講法，若無看過《出死線》chit種用法？

8.1. 注音、漢字、註解小破phah

其他一寡大大細細注音有錯誤，原文Kai-chài，註解煞寫ka-chài；原文iang-san-thok-sì，m̄是註解所寫iang-sam-thok-sì，chit句熟語慣勢讀白話音「san」；註解thiau-kang（刁工），原文是寫tiâu-kang。

一寡註解若像無夠精確會款：àn-pat-hiuⁿ寫「香的一種」，若傷過簡省？àn-pat-hiuⁿ是一種粗香，共庶常用幼香無相全，香店網站有清楚圖片會使補；thūi m̄是單純註解「抽、拉」意思，是按頂到下放落去，像：「縛一teh石頭kā伊thūi--落去」（《台日》）；「無poh」m̄是「情況危急」，極加是「無機會、無真安全」ê意思（《廈英補編》：not safe; no trifling risk.）；註解「tōng-tùt」m̄是「出差錯」，應該是「有阻礙着、有延遲着」（《廈英》：should any hindrance arise）。

有寡pò-tiāⁿ愛有解釋khah合理，煞若無看着註解；譬如「Chêng-lâng kiáⁿ 10 gōa hòe tī O-kúi-kió kap lêng tòà iòh-tiàm」，像前仔所說「tòà」是台南特殊用語，m̄是「住」ê普通意思，應該是重點註解語詞。koh譬如「Lāu ta-koaⁿ ū kóa hiān-chîⁿ, hō lāu ta-ke kiuh-kiuh-khì」，「kiuh」m̄是講「khiú/giú」，是《台日》：「ún-ún-á儉錢」ê意思，照理愛有註解。koh譬如「Jòah-thiⁿ sî pek-jòah, Chì-khîn seng-khu lóng siⁿ-thiàⁿ, bē chē í。」，「siⁿ-thiàⁿ」按漢字理解是「生疼」，m̄-ku《廈英》有：「siⁿ-thiàⁿ, to have painful sores, severe boils, abscesses, etc.」，「生疔仔、phuh濃」ê意思，看《出死線》語境（context），比漢字表意字khah合su。Koh譬如「Chháu-iòh-thâu chit-ē kún chin gâu phū」，是「phū」：「氣泡噴出來」。Koh譬如「Chin-seng ê bīn-chêng, lāu bák-sái, háu-kah bē chheh-khùi」，是講「exclamation of grief and surprise, as at some injustice, misfortune, or great wickedness.」（《廈英》）。

本節舉部份例說明就夠額，總是《出死線》網站因為無經過校對，tāⁿ誤真chōe，李勤岸（2009）是目前上值得參考版本，以上舉一寡簡單校正研究。

9. 結論

《出死線》證明白話字文獻價值性，土台基礎佇teh「語言」，是按怎

會chiuⁿ-á說？下面來對語言、文化、文學，來共《出死線》po-lo-so。

9.1. 《出死線》證明台灣方言發展史

《出死線》主要是廈門腔特色，也有真chōe作者台南漳腔特色，另外也包含寡三邑腔、同安腔（兩種計是海口腔），是chái-iūⁿ會ham參柑，煞無純種？這是因為「台灣方言史」腔口發展。

台灣清國經濟中心：一府二鹿三艋舺，計是海口腔（鹿港、艋舺屬三邑腔，早期府城海口，現時安平調查資料也保留寡泉腔遺跡），按筆者對清國白話字、歌仔冊、南管觀察，愈早期文獻愈偏三邑腔，像：「因端、乜使、莫得、乜代」遮五百年前南管常用詞，「乜使、乜代」南管也用孤字「乜」，若孤孤看南管「指」，其他「曲山曲海」不論，就出現58擺像：「我為乜，我為乜只處冷冷清清」（〈春今卜返〉），遮語詞白話字、歌仔冊也有用（內文《出死線》有干證），用遮南管（南管就是三邑腔）話詞，清國時代真庶常。

中期日治時代中心是北部，尤其大稻埕，曲盤、流行歌、茶菜、糖共樟腦出口，會使講是當時文化中心，大稻埕腔口偏廈門、同安腔，當時辭典、歌仔冊、流行歌大面用真chōe廈門、同安腔，譬如：怎樣（cháiⁿ-iūⁿ）咱着分東西（春宵吟—雪蘭）、迫阮（gún）對這來（紅鶯之鳴—林氏好）、想起細（sò）漢真活動，父母本來真疼痛，乎我讀書（chir）幾落冬（燒肉粽—郭金發）。

尾期透濫行向普通腔，《出死線》正保留choa--ê三期歷史特色，koh-khah難得是，展現當時作者本身「台南腔」腔口共「變異」（variation），譬如「居韻」：鄭溪泮讀「語」（gú），現時按筆者初步調查少年ûn是讀gí，對lán語言「變化」（change）提供chāi腹ê證據！

9.2. 《出死線》語詞展現當時文化現象

《出死線》ê日語詞，當然是展現日本語言、文化、政治ê影響，尤其是接收新時代ê語詞，影響台語嶄然仔深：「經濟、校正、便所、卒業、案內、發動機、驛、看護、強心劑、結核」，遮攏是日語借詞，非華語借詞，而且攏是關係新文明文化ê語詞。

Koh看傳統「漢文」，《出死線》171例屬文讀漢文句，伊m̄是孤證，譬如翻譯文《安樂家》、《東方ê故事》、賴仁聲《俺娘ê目屎》計運用大量漢文句，同時代歌仔冊、閩台漢字小說、流行歌攏tiu-tiu有chit種特色，譬如：《方世玉打擂台》（上海開文）：「開設萬昌卅年期 苗兄如蒙不相棄」、「思（sir）郎君瘦青黃」（閒花嘆—純純），這也展現當時一般庶民時行讀「暗學仔」文化。

9.3. 《出死線》文學麗斗基礎佇語言

《出死線》有足大量語詞，是當時常用ê普通話，現時煞強beh失傳：「小停、耶穌坐位、Àm-chīⁿ、ka-láuh、ka-chiah、bē chò-tit、tiap-ah」會了袂盡，有ê是產生音變：「pàng-kà→pàn-ká、nāu-jiát→lāu-jiát」，筆者頭緒就有引用：「we view language as a dynamic system that involves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knowledge of phonology, morphology, syntax, semantics...」，文學表現ê家司是語言，一ê語詞m̄是「simply determined」，譬如《出死線》mī用：「加減乘分（「分」，現代「除」無合台語意涵）、茶心茶、thâu-koah-gû、cháu-bé-lō」寫文章？遮語詞m̄-niā簡單「signifier」、「signified」概念，語言開創後期Structuralism學科，正也是語言ê文化、民族性，鄭溪泮因為遮ê語詞，展現伊是有「台灣文化、語言素養」ê身份人，若無台灣是海洋民族文化，是按怎現此時少年人「hoe-hui」顛倒愛靠日語、華語翻譯？

看《出死線》腔口、語詞示範，百面是teh看台灣百年民族hian-bián、chióng-chìn到lak-soe，台語人講「離鄉不離腔」，今旦日是「離鄉也離腔」，是語言同化、語言冤屈？抑是lán做意致想短路？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email: 2005cold@gmail.com，杜仲奇收。

參考目錄

Ashima Shrawan. 2019. *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 and its Mean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ian and Western Aesthetic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Carstairs Douglas 1873 《廈英大辭典》，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Ronald B. Gillam. 2006. Language Intervention Through Literature-Based Units. *Literate language intervention: Scaffolding PreK-12 literacy achievement*. Pro-Ed.
- Raymond Williams (劉建基譯) 2003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高雄：巨流圖書。
- Thomas Barclay[巴克禮]1923 《廈英大辭典增補》，上海出版。
- 小川尚義1931 《台日大辭典》，台北：台灣總督府。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鄭溪洋牧師台語文學作品《出死線》〉：http://www.pct.org.tw/news_church.aspx?strBlockID=B00001&strContentid=C2022011700006&strCTID=&strDesc=Y&strPub=&strASP=news_church&v=1
- 台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臺：<https://db.nmtl.gov.tw/site3/dindex?hlchokchia=%E9%84%AD%E6%BA%AA%E6%B3%AE>
- 台語文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ip194097.ntcu.edu.tw/nmtl/dadwt/pbk.asp>
- 台灣白話字文獻館：<http://pojbh.lib.ntnu.edu.tw/script/index.htm>
- 台灣府城教會報1915.7〈通行的腔口〉，no.364，P.8-9。
- 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 1913 《廈門音新字典》，台南：台灣教會公報。
- 李勤岸1998 〈二零年代台語小說《出死線》作者鄭溪洋—採訪鄭泉聲〉。
- 周長楫1991 〈廈門方言的同音字彙〉。《方言》2：99-118。
- 竺家寧2001 《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台北：五南。
- 洪惟仁2003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博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
- 張屏生1996 《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 張屏生2007.5《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台南：開朗雜誌。
- 通口靖1988〈台灣鹿港方言的一些語音特點〉，《現代台灣話研究論文集》，頁1-15。台北：文鶴。
- 陳慕真2008《白話字文獻e5文明觀》：https://taigi.fhl.net/POJ_BBK/POJ_BBK27.html
- 黃謙《彙音妙悟》。台中：瑞成書局。
- 廈門會文堂《珠字十五音》無注明年代。
-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1996《廈門方言志》1版3刷。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董同龢1959《四個閩南方言》，《中研院史語所集刊》29本上。
- 董忠司1991〈臺北市、臺南市、鹿港、宜蘭等四個方言音系的整理與比較〉，新竹師院學報第五期，P.31-64。
- 董忠司2001《臺灣語語音入門》，台北：遠流。
- 劉承賢2010 *Syntax of Kám Questions in Taiwanese*，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 鄭溪洋1926《出死線》醒世社。
- 賴仁聲1925《Án-niá ê bák-sái》(母之淚)，醒世社。
- 賴永祥2006〈白話字聖經的由來〉，《聖經季刊》，6卷2期。
- 羅常培1999〈廈門音系(發音人林藜光)〉。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甲種之四，1930(一作1931)；羅常培文集(一)，山東教育出版社。

Glocalizing an EMI course through gamification: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nglish and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s

Ho Ting WONG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Bilingual Nation Policy, the policy has drawn criticism from some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 revivalists. They feel that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s have already been inhibited by Mandarin for decades and that promoting 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means that local languages will have an additional competitor for limited resources. However,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issue of whether English and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depends on the way we position English. Do we choose to accept English and give up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s, or do we make use of English to promote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s to our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uses a case study of glocalizing and gamifying an EMI course to prove that, if we can make wise use of EMI courses, they can be a platform for promoting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culture to local Taiwanese students. The platform also provide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the Taiwanese to promote their local languages and culture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fact, the question that the Taiwanese should ask is not whether they should choose to learn English or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s. The real question should be how we can master both languages in order to stand up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Keywords: bilingual nation policy, EMI, gamification, glocalization, Taiwanology, 2030 Bilingual Policy

Thàu-kòe iû-hì-hòa kā chit-ê EMI khò-têng choân-kiû chāi-tē-hòa: chit-ê Eng-gí kap Tâi- oân pún-thó' gí-giân lóng iâⁿ ê kiòk-bīn

Ho Ting WONG

Tâi-oân Bûn-hák Hē, Kok-lip Sêng-kong Tâi-hák

Khì-giáp Koán-lí Hák-hē, Kok-lip Tâi-oân Su-hoân Tâi-hák

Tiah-iàu

Ùi Tiong-hòa-bîn-kok cheng-hú thê-chhut Siang-gí kok-ka cheng-chhek í-lâi, it-tit ín-khí pō-hūn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ūn-tōng chiá ê chit-gí. In kiaⁿ chit-ê cheng-chhek ē hō goân-pún í-keng hō Kok-gí cheng-chhek ap-pek chiok kú ê pún-thó' gí-giân ke chit-ê kēng-cheng-chiá. m̄-kù, pit-chiá jīn-ûi Eng-gí kap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kám-sī tī tui-lip ê ūi-tì, kan-ta sī ki-î lán án-ná kā Eng-gí tēng-ūi. Lán sī soán-ték chiap-siū Eng-gí, hòng-khì pún-thó' gí-giân, iáh-sī ài lī-iōng Eng-gí khi kā lán ê pún-thó' gí-giân chhui-sak khi kok-chè?

Tī chit phiⁿ lūn-bûn tang-tiong, pit-chiá siūⁿ-beh lī-iōng chit-ê kā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khò-têng choân-kiû chāi-tē-hòa (Glocalization) kap iû-hì-hòa (Gamification) ê àn-lē, khi cheng-bêng kī-sit nā-sī lán hó-hó-á lī-iōng EMI khò-têng, i mā ē-tàng tòng-chò sī chit-ê hiòng pún-tē hák-seng chhui-sak Tâi-oân gí-giân bûn-hòa ê pēng-tâi, mā sī chit-ê hiòng kok-chè hák-seng siāu-kài lán ê gí-giân bûn-hòa ê hó ki-hōe. Kī-sit, Tâi-oân-lâng su-iàu m̄ng ê bûn-tē m̄-sī ài soán-ték Eng-gí iáh-sī Pún-thó' gí-giân, sī su-iàu m̄ng án-ná kā n̄ng-khoán gí-giân óh khi-lâi, tī sè-kài ê bú-tâi khiā khi-lâi.

Koan-kiān-sū: choân-kiû chāi-tē-hòa, EMI, iû-hì-hòa, siang-gí kok-ka cheng-chhek, Tâi-oân-hák, 2030 siang-gí cheng-chhek

1. Pōe-kéng

1.1. Hiān-chú-sī Tâi-oân ê jí-giân sú-iōng chêng-hóng

Tiong-hôa-bîn-kok (THBK) chêng-koân tī Jī-chhù sè-kài-tâi-chiàn kiat-sok liáu-âu lâi-kàu Tâi-oân, hit-tang-sī i khai-sí tī Tâi-oân sit-si Kok-gí-chêng-chhek, tì-sú Hôa-gí piàn-sêng Tâi-oân-lâng ê kok-gí (Kobayashi, 2020). Kin-kù Tâi-oân 2020 nî jîn-kháu phó-cha ê kiat-kó, hun-piát ū 66.4% kap 30.4% ê Tâi-oân-lâng jîn-úi Hôa-gí sī in ê tē-it kap tē-jī sú-iōng jí-giân. Sui-bóng bün-koân lâi-té ê bün-tê bô Eng-gí ē-tàng hō siū-hóng-chiá khi soán-ték, m̄-kò in-úi chiok chió siū-hóng-chiá kéng “kī-tha jí-giân” chò in ê tē-it (0.2%) kap tē-jī (2.0%) sú-iōng jí-giân, lán tō chai-iaⁿ Eng-gí ê sú-iōng jîn-kháu tī Tâi-oân kī-sit sī chiok hân-kiàn (National Statistics, 2020). Tùi-pí Sin-ka-pho, Hôa-gí kap Eng-gí lóng sī in ê koaⁿ-hong jí-giân (Statement from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n Singapore’s official languages, 1st October, 1965, 1965), téng-koân kóng-tiòh Sin-ka-pho ê thóng-kè sò-jī kah Tâi-oân chiok bô-kâng. In-úi Eng-gí í-keng sī Sin-ka-pho-lâng seng-oah ê chit pō-hūn, 48.3% ê Sin-ka-pho-lâng jîn-úi Eng-gí sī in tē-it iah-sī tē-jī tī chhù-lâi siōng chiáp sú-iōng ê jí-giân. Lēng-gōa, 41.8% ê Sin-ka-pho-lâng kóng Eng-gí kap Hôa-gí sī in tī chhù siōng chiáp sú-iōng ê n̄ng-khoán jí-giân, che hoán-èng chhut Sin-ka-pho siā-hōe ê siang-gí khoân-kéng. Nā-sī lán kan-ta kóng Eng-gí ê bat-jī-lút, Sin-ka-pho ū 80%. Án-ne tō piáu-sī Sin-ka-pho ū chit-ê Eng-gí iú-siān ê siā-hōe khoân-kéng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21).

Sui-bóng Eng-gí kan-ta sī Sin-ka-pho ê koaⁿ-hong jí-giân, m̄-sī kok-ka jí-giân, m̄-kù in-úi Eng-gí tī Sin-ka-pho chiok phó-piàn, só-pái tak-ke lóng jîn-tông Sin-ka-pho sī chit-ê Eng-gí iú-siān kok-ka. Thèh tãi-hák kàu-hák hē-thóng chò lē, in-úi it-poaⁿ lâi kóng tãi-hák ê khò-têng lóng sī iōng Eng-gí kà-khò, só-pái kok-chè hák-seng tī Sin-ka-pho bô jí-giân chiòng-gāi ê bün-tê (Bolton et al., 2017). Tùi-pí Tâi-oân, nā-sī kok-chè hák-seng Hôa-gí lēng-lèk bô-kàu, in tō kan-ta ē-tàng sin-chhéng oân-choân iōng Eng-gí siōng-khò ê kok-chè hák-têng. Kī-sit sui-jīan tī Tâi-oân ū kok-chè hák-têng ē-tàng hō kok-chè hák-seng soán-ték, chit-khoán hák-têng mā ū khó-lēng iau-kiù hák-seng chhut-giáp chìn-chêng thong-kòe Hôa-gí lēng-lèk kiám-têng (IBMB, 2021). In-úi Hôa-gí só

sú-iōng ê Hàn-jī tui tī Hàn-jī bûn-hòa-khoan ì-gōa ê lâng sī chiok khùn-lân (Moser, 1991), án-ne ē hō chít pō-hūn kok-chè hák-seng bô-hoat-tō lāi Tâi-oân liú-hák, chòe-āu sīm-chì piàn-sêng Tâi-oân chò chít-ê kok-chè-hòa kok-ka ê chiòng-gāi.

Hiān-chú-sī Tâi-oân chiok chē kong-kiōng hók-bū ki-kò bô thê-kiōng Eng-gí-pán ê bāng-chām, lán tō chai-iaⁿ Tâi-oân siā-hōe khiàm-khoeh Eng-gí iú-siān khoân-kéng ê bûn-tê m̄-sī kan-ta tī hák-hāu nā-tiāⁿ. Khó-pí kóng, Hsu et al. (2019) kiám-cha kòe chít-kóa Tâi-oân tē-khu kiān-khong tiong-sim ê bāng-chām, in hoat-hiān kan-ta bô-kàu saⁿ-hūn chít ê tiong-sim ū Eng-bûn bāng-chām. Ū Eng-bûn bāng-chām ê tiong-sim, in ê bāng-chām mā khó-lêng sī chít-kóa kan-ta ū thê-kiōng tiong-sim lèk-sú ê sió-hêng bāng-chām niá. Guo & Su (2014) ū chìn-hêng chít-ê iú-koan tī Tōa-tâi-pak tē-khu sít-hêng Eng-gí hók-bū hui-chiong kè-ōe ê gián-kiú. Chít-ê kè-ōe ê bók-ték sī thàu-kòe chhui-sak iú-kheh iú-siān khoân-kéng khi thê-seng Tâi-oân tī kok-chè ê khó-kiàn-tō kap kēng-cheng-lék. Chham-ka chít-ê kè-ōe ê siōng-tiám ē-tàng tit-tiòh chít-ê tãi-piáu in thê-kiōng Eng-gí hók-bū lêng-lék ê hui-chiong, iú-kheh khòⁿ-tiòh chít-ê hui-chiong tō chai-iaⁿ che-sī Eng-gí iú-siān siōng-tiám. Guo & Su (2014) hoat-hiān sui-bóng tit-tiòh kim-hui-chiong ê siōng-tiám chin-chiàⁿ ē-tàng thê-kiōng kip-keh ê Eng-gí hók-bū, m̄-kù tōa pō-hūn tit-tiòh gīn-hui-chiong ê siōng-tiám sī bô-hoat-tō thê-kiōng ki-pún pit-iàu ê Eng-gí hók-bū. Téng-koân ê gián-kiú tãi-piáu Tâi-oân iáu-ū chít-tiâu chiok hng ê lō chiah ē-tàng chiàⁿ-chò Eng-gí iú-siān khoân-kéng, só-pái ài tâu-chu khah-chē chu-goân khi thê-seng lô-kang ê Eng-gí lêng-lék.

1.2. Siang-gí kok-ka cheng-chhek kap 2030 Siang-gí cheng-chhek

Tī Tâi-oân, khiàm-khoeh Eng-gí iú-siān khoân-kéng m̄-sī kan-ta ē éng-hióng kàu-iók-kài kap kong-kiōng hók-bū, mā éng-hióng Tâi-oân ê keng-chè hoat-tián. In-ūi Tâi-oân ê tēng-ūi sī chít-ê bō-ék kok-ka, chít-ê Eng-gí iú-siān khoân-kéng tui khip-in gōa-kok tâu-chu-chiá kap bō-ék tâng-phōaⁿ sī chiok iàu-kí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22a). Só-pái Tâi-oân-lâng chin-chiàⁿ su-iàu thê-seng in ê Eng-gí lêng-lék, éng-chō chít-ê Eng-gí iú-siān khoân-kéng, ē-tàng khah iú-hāu kap gōa-kok-lâng kau-thong. Ūi-tiòh chò-kàu chít tiám, cheng-hú í-keng tī 2018 nī thê-chhut chít-ê Siang-gí kok-ka cheng-chhek, í-kip àn-sng tī chít kúi-nī beh cheng-sek sít-si. Sui-jiân chít-ê cheng-chhek

ê chú-iàu bók-tèk, sī beh thè Tâi-oân siā-hōe chhòng-chō chit-ê Eng-gí iú-siān khoân-kéng khi khip-ín gōa-kok seng-lí, m̄-kò i mā kiông-tiāu thàu-kòe thê-seng siàu-liân-pòe ê Eng-gí lêng-lèk, hō in khah ū kēng-cheng-lèk khi bīn-tùi kok-chè kēng-cheng-chiá. Kì-pún-siōng, chit-ê cheng-chhek ê kù-thé bók-piau sī tī 2030 nî chìn-chêng oân-sêng ē-bīn che lāk-hāng tãi-chì, kî-tiong ū chit-pòaⁿ sī tit-chiap kap siàu-liân-pòe ê kàu-iók ū koan-hē. Che lāk-hāng tãi-chì sī: 1) ka-sok chhui-sak ko-téng kàu-iók siang-gí-hòa; 2) pêng-hêng oân-siān ko-tiong í-hā kàu-iók kai-tōaⁿ siang-gí-hòa tiâu-kiāⁿ; 3) kiàn-lip sò-ūi hák-sip pēⁿ-tâi; 4) khok-chhiong thê-kiong Eng-gí kiám-tēng hók-bū ê lêng-lèk; 5) thê-seng kong-bū jīn-oân ê Eng-gí lêng-lèk; 6) sêng-lip hêng-cheng hoat-jīn choan-mńg hū-chek chhui-sak kap chip-hêng téng-koân cheng-chhek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22a).

Kóng-tiòh Siang-gí kok-ka cheng-chhek ê tē-it ê bók-piau, i sī chit-phiⁿ lūn-būn thó-lūn ê tiōng-tiám. Kàu-iók-pō ū ūi-tiòh i siat-lip chit-ê chú-kè-ōe hō-chò “Chhui-sak tãi-choan t̄ⁿ-hāu hák-seng siang-gí-hòa hák-sip kè-ōe”, chú-kè-ōe lâi-té mā pau-coat chit-ê khah iú ê hêng-tōng kè-ōe, ū siá-tiòh khah chheng-chhó kap kù-thé ê bók-piau. Kín-kù chit-ê hêng-tōng kè-ōe, Siang-gí phiau-kan tãi-hák kap hák-t̄ⁿ ê tãi-hák jī-ní-á hák-seng kap sèk-sū it-ní-á hák-seng siu ê khò, siōng-chió ài ū chit-pòaⁿ sī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khò-tēng. Nā-sī kóng kî-tha ê tãi-hák, tãi-hák jī-ní-á hák-seng kap sèk-sū it-ní-á hák-seng siu ê khò siōng-chió ài ū 10% sī EMI khò-tē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1). Sui-bóng chit ê bók-piau chiok ū khó-lêng ē-tàng thê-seng Tâi-oân-lâng ê Eng-gí lêng-lèk, í-kip hō in tī kok-chè bú-tâi khah ū kēng-cheng-lèk, m̄-kù chit-kóa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ūn-tōng-chiá chit-gi chit-ê Siang-gí kok-ka cheng-chhek, ū khó-lêng tian-tò tùi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ū hū-bīn ê éng-hióng. In jīn-ūi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í-keng hō Hōa-gí ap-pek kúi-cháp tang, chit-má tī tãi-hák chhui-sak EMI khò-tēng tãi-piáu pún-thó jí-giân ē ke chit-ê tui-chhiú lâi chhiúⁿ iú-hān ê chu-goân (Rigby, 2021). Tèk-piát sī Eng-gí sī chit-ê tī kok-chè chiok ū kēng-cheng-lèk ê jí-giân, pún-thó jí-giân kan-ta sī chit-ê óa-hiám ê jí-giân (Wong et al., 2018), án-ne pún-thó jí-giân chiok ū khó-lêng bô seng-chūn ê ki-hōe. Í-āu nā-sī Eng-gí cheng-sek hō cheng-hú tēng-ūi chò Tâi-oân ê kok-ka jí-giân ê sí-chūn, pún-thó jí-giân tō bô lêng-

lèk kap Eng-gí kiōng-chûn. Só-pái, chit-kóa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ũn-tōng-chiá phoe-phêng Siang-gí kok-ka chêng-chhek sī kap chòe-kīn ũi-tiòh pó-hō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ê “Kok-ka jí-giân hoat-tián hoat” sit-chè-siōng ũ chhiong-tút (Ministry of Culture, 2018). Ũi-tiòh hōe-èng tãi-chiòng chí-chek Siang-gí kok-ka chêng-chhek chit-ê miá ũ pau-hâm ká Eng-gí kap Hōa-gí tòng-chò sī Tâi-oân ê kok-ka jí-giân ê i-sù, chêng-hú í-keng ká Siang-gí kok-ka chêng-chhek kái chò 2030 Siang-gí chêng-chhek, khi pī-bián gō-hō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22b).

1.3. Eng-gí kap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chi-kan ē-tàng pī-bián ê chhiong-tút

Téng-koân kóng-tiòh ê tãi-chì, kī-sit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ũn-tōng-chiá ũ ká-siat hák-sip Eng-gí kap hák-sip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che nng-hāng tãi-chì sī hō-siong pái-tú. Che chiáⁿ-chiáⁿ ká Eng-gí kap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khng tī chit-ê tui-lip ê ũi-ti. Kī-sit to-gí lêng-lèk í-keng m̄-sī jí-giân hák-ka ê choan-lī, tèk-piát sī chit-má hiān-tāi siā-hōe í-keng chiok liū-hēng sòⁿ-téng hák-sip pēⁿ-tái, hák-sip jí-giân chin-chiáⁿ sī chiok siók chiok lī-piān. Nā-sī lán chham-khó Hiong-káng ê chêng-hēng, ē-tàng sú-iōng saⁿ-khoán jí-giân (Hōa-gí, Eng-gí kap Hiong-káng-gí) í-keng hō siā-hōe tòng-chò sī chit-ê ki-pún iau-kiū. “Nng-būn saⁿ-gí” chêng-chhek í-keng tī Hiong-káng sit-hēng chhiau-kòe jī-cháp tang (Wang & Kirkpatrick 2015), che sī hō lāng tòng-chò hoán-èng hiān-kim chêng-tī kap siā-hōe keng-chè khoài-sok kái-pián ê hēng-úi (Leung 2005). Chit-ê chêng-chhek kī-sit sī chit-ê hó ê khai-sí, in-ūi Wang Kirkpatrick (2019) hoat-hiān sió-hák ê chhī-hūn-chiá ki-pún-siōng tui tī hák-hāu sit-hēng ê bō-kāng ê saⁿ-gí kàu-iók bō-sek chiok boán-ì. Tī Tâi-oân, hit-khoán ùi Hàn būn-hòa-khoan lái, Hōa-gí kap Eng-gí lóng í-keng chiok gâu ê kok-chè hák-seng, chhin-chhiūⁿ Jit-pún kap Hân-kok hák-seng tiòh-sī saⁿ-gí sú-iōng-chiá ê lē. Kī-sit chit-khoán hák-seng hiān-chú-sī tī Tâi-oân ê tãi-hák chiok phó-phián, in tī chiū-giap chhī-tiūⁿ pí Tâi-oân pún-tē ê hák-seng khah iu-sè. Só-pái, nā-sī Tâi-oân-lāng siūⁿ-beh thê-seng in tī sè-kài ê kēng-cheng-lèk, in tō ài mng án-nóa ē-tàng chò chit-ê saⁿ-gí sú-iōng-chiá, m̄-sī mng ài keng tó chit-khoán jí-giân lái óh.

Kóng-tiòh EMI chêng-chhek ê tãi-chì, ká hiān-chú-sī Hōa-gí ká ê khò-têng pián-chò EMI khò-têng, khó-lêng ē hō lāng kám-kak Eng-gí ê tiōng-iàu-sèng pí Tâi-oân pún-

thó gí-giân khah koân. Che-sī in-ūi iōng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kà ê khò-têng (TMI khò-têng) tī Tâi-oân chiok hán-kiàn. Ū sin ê EMI khò-têng ê käng sí-kan bô TMI khò-têng, án-ne khó-lêng ē ín-khí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ūn-tōng-chiá tùi 2030 Siang-gí cheng-chhek ê put-móa. M̄-kù, pit-chiá kiàn-gī nā-sī lán ē-tàng khah lêng-oáh khi lī-iōng EMI khò-têng ê khoân-kéng, che khó-lêng sī chit-ê ki-hōe, hō Tâi-oân-lâng phah-phòà hiân-chú-sī Hôa-gí chi-phòe kui-ê gí-giân chhī-tiūⁿ ê hiân-chōng. Jī-chhiáⁿ in-ūi EMI khò-têng ē-tàng thê-kiong chit-ê Eng-gí iú-siān khoân-kéng hō kok-chè hák-seng, che kī-sít sī chit-ê ng-kim ki-hōe, ē-tàng hō Tâi-oân-lâng tùi gōa-kok-lâng siāu-kài in ê pún-thó gí-giân kap bûn-hòa (Kao & Liao 2017). Ūi-tiòh cheng-bêng chit-ê siūⁿ-hoat sī ē-sái-tit, chit phiⁿ lūn-bûn ê bók-ték tō-sī sī-hoân án-nóa ē-tàng thàu-kòe Choân-kiū chāi-tē-hòa (Glocalization) kap iū-hi-hòa (Gamification), khi ká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kap bûn-hòa ka jip-khi EMI khò-têng lâi-té.

2. Ká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kap bûn-hòa ka jip-khi EMI khò-têng lâi-té ê hoân-lē

2.1. Choân-kiū chāi-tē-hòa ê khài-liām

Choân-kiū chāi-tē-hòa chit-ê sū tī 1980 nī-tāi siú-sian chhut-hiân. I ê ì-sù sī “the simultaneity – the co-presence – of both universalizing and particularizing tendencies” (Robertson, 1992). Robertson (1994) sī tē-ít ūi hák-chiá sú-iōng “glocal” chit-ê sū khi biâu-sút chit-khoán ká choân-kiū-seng ê lōng-giáp ki-sút khih-siu, piàn-chò sek-háp tī ték-têng tē-khu sú-iōng ê lōng-giáp ki-sút. Hiân-chú-sī, “Glocal” iáh-sī “Glocalization” chit-khoán sū, í-keng kóng-hoân èng-iōng tī bô-kâng ê léng-hèk, khó-pí kóng siong-giáp, kho-ki, siā-hōe-hák, kap kàu-iók (Ibrahim, 2016; Matusitz & Forrester, 2009). Kóng khah iū, “Glocal” sī “Global” kap “Local” che nng-ê sū ê kiát-háp; käng chit-ê tō-lí, Glocalization sī “Globalization” kap “Localization” ê kiát-háp. Iū chit-ê sū chò-sêng ê pō-hūn tō ē-tàng khòaⁿ-tiòh, “Glocal” chit-ê khài-liām sī tãi-piáu thàu-kòe kiát-háp chit-ê hâng-giáp ê choân-kiū kap chāi-tē koan-tiám, khi thê-seng kang-chok ê hâu-kó (Hong & In Han 2010).

Choân-kiú chāi-tē-hòa ê khài-liām chiok liú-hêng iōng tī siong-giáp ê choân-kiú chhek-liók (Svensson, 2001). Choân-kiú chāi-tē-hòa biâu-sút khòa-kok khi-giáp tī chìn-jíp tē-khu chhī-tiūⁿ ê sī-chūn, ē thàu-kòe khó-lū tong-tē bûn-hòa kap phian-hó khi tiâu-chéng ka-kī ê khi-giáp bûn-hòa kap chò-hoat ê chit-ê êng-siong chhek-liók. Ûi lêng-gōa chit-ê kak-tō lâi-khòaⁿ, chit-ê khài-liām tī khi-giáp khok-tián giáp-bū kàu gōa-kok chhī-tiūⁿ ê sī-chūn, ē pau-hâm pún-tē, kok-chè, khòa-kok, kap choân-kiú ê chhiú-tōaⁿ. Kóng khah iú tō-sī chit-ê choân-kiú chāi-tē-hòa chhek-liók ē pau-koat liáu-kái chāi-tē chhī-tiūⁿ, kā choân-kiú ê lêng-lék kap tong-tē liú-têng kiat-háp, í-kip chéng-háp tong-tē goân-sò. Wal-mart tī Jit-pún (Matusitz & Forrester, 2009) kap McDonald tī Tiong-kok (Crawford et al., 2015) sêng-kong ê lē, tō-sī thong-kòe chun-tiōng tong-tē bûn-hòa kap kā chiah-ê goân-sò iōng-jíp tī giáp-bū êng-ūn kap sán-phín tong-tiong ê chit-ê choân-kiú chāi-tē-hòa chhek-liók ê bô-hoân. Ē-bīn chit-tiūⁿ tô, tō-sī chit-keng chiok ū-miâ ê Jit-pún liân-só piān-lī-tiām FamilyMart, i tī Tiong-kok thàu-kòe kā Tiong-kok bûn-hòa kap gí-giân ê goân-sò ka-jíp-khi i ê phín-pai hêng-siōng ê chit-ê choân-kiú chāi-tē-hòa ê lē (Tô 1).

Tô 1. Tī Tiong-kok ê chit-keng í-keng choân-kiú chāi-tē-hòa ê FamilyMart.



Lâi-goân: zh.wikipedia

Tī kàu-iók léng-hèk, kàu-hák kap hák-sip ê choân-kiù chāi-tē-hòa sī chí tī khò-têng kap kàu-hák kà-kò hong-bīn khó-lū tiòh pún-thó kap choân-kiù ê koan-tám chikan ê liên-kiat (Patel & Lynch, 2013). Tòe chit hong-bīn hoat-tián, kàu-iók ki-kò su-iàu chhòng-lip chit-ê ē-tàng chek-kèk chè-têng kap sít-hêng cheng-chhek ê hák-sip khoân-kéng, khi lòh-sit choân-kiù chāi-tē-hòa ê koat-sim. Lāu-su tī siū-khò kap pan-kip keng-êng ê sī-chūn, su-iàu iōng choân-kiù kap pún-thó ê su-úi khi su-khó kap hêng-tōng (Townsend 2011). Ûi hák-seng ê kak-tō lâi khòaⁿ, in ē-tàng thàu-kòe pún-thó siong-koan ê tãi-chì khi hák-sip tiòh kok-chè ê tì-sek. Ōaⁿ chit-ê kak-tō kóng, hák-seng ē-tàng thong-kòe gí-giân to-goân-hòa kap chun-tiōng bûn-hòa chha-īⁿ ê choân-kiù sī-kak, khi hák-sip tiòh pún-thó tì-sek kap kái-koat tong-tē ê bûn-tê (Fabricius et al., 2017). Iû-kí sī hiân-chú-sī ko-tō kok-chè-hòa ê ko-téng kàu-iók, tī Jit-pún, Hân-kok, Tâi-oân, Thó-ní-kí, chit-khoán ū ka-kī gí-giân ê kok-ka thê-kiong EMI khò-têng sī pit-jian ê kiat-kó (Le & Nguyen 2022; Macaro et al., 2018). M̄-kò, chit-khoán kái-piàn ē hō tong-tē bûn-hòa gí-giân hók-heng chú-ì-chiá tam-sim ka-kī ê bûn-hòa ē hō pát-lâng tông-hòa, í-kip tui in ê bó-gí ū hū-bīn ê éng-hióng (Fabricius et al., 2017; Rigby, 2021). An-ne tō ū khó-lêng chór-gāi kok-chè-hòa kàu-iók ê hoat-tián. Choân-kiù chāi-tē-hòa ê EMI khò-têng tō-sī tī chit-khoán chêng-hêng chi-hā ê chit-ê khó-hêng ê chhò-si. Tī chun-tiōng kap ka-jip chāi-tē gí-giân kap bûn-hòa-khoan ê chêng-hêng chi-hā, iōng Eng-gí hák-sip ê käng sī-kan mā khak-pó kàu-hák bók-piáu ê sít-hiân.

Ài sít-hiân EMI khò-têng ê choân-kiù chāi-tē-hòa, lán su-iàu chit-ê chí-lâm. Chit-ê chí-lâm lâi-té ài pau-hâm léng-oah kap sek-háp ê chhiú-lō. Khó-pí-kóng, Kao & Liao (2017) ùi-tiòh chit-ê EMI jîn-bûn khò-têng siat-kè chit-khoán choân-kiù chāi-tē-hòa oah-tāng. I thàu-kòe khai-hoat chit khoán ē-tàng ká choân-kiù kap chāi-tē bûn-hòa liên-kiat ê kàu-chāi, hō hák-seng ē-tàng ká in hiân-chú-sī ū ê pún-thó tì-sek ka-jip-khi EMI khò-têng lâi-té. Tī chit phiⁿ lūn-bûn, pit-chiá siūⁿ-beh lī-iōng chit-ê chin-sit EMI khò-têng chò lē, ká thák-chiá siāu-khai chit-kóa ká chāi-tē gí-giân bûn-hòa ka-jip-khi EMI khò-têng lâi-té ê choân-kiù chāi-tē-hòa chhiú-lō.

2.2. Iû-hì-hòa ê khai-liām

Iû-hì-hòa ì-sù sī “ká iû-hì ê goân-sò eng-iōng tī m̄-sī iû-hì ê khoân-kéng” (Deterding

et al., 2011), chit-ê òng-iōng sī ūi-tiòh ín-khí bók-piau jîn-sū ê saⁿh-sim hêng-úi (Rodrigues et al., 2019). Chit-khoán lī-iōng iû-hì tèk-sek ê ki-sút í-keng kóng-hoàn òng-iōng tī bô-kâng ê khoân-kéng. Khó-pí kóng tī kang-chok khoân-kéng sú-iōng iû-hì-hòa lâi khip-ín kap kek-lē oân-kang (Stanculescu et al., 2016), tī hêng-siau ê sí-chūn iōng-lâi thê-ko kheh-hō ê tióng-sêng-tō (Noorbehbahani et al., 2019), tī hùn-liân kap kàu-iók ê tiûⁿ-háp khip-ín hák-seng kap thê-ko in ê sêng-chek (Dicheva et al., 2015; Lee & Hammer, 2011).

Tī pòe-hùn kap kàu-iók ê pòe-kéng chi-hā, iû-hì-hòa kàu-hák í-keng sī chit-khoán phó-phiàn ê chhu-sè, ē-tàng kái-piàn thoân-thóng khò-têng lâi-iōng kap kàu-hák hong-hoat, iōng-lâi kek-hoat hák-seng ê hák-sip tōng-ki kap siōng-khò ê chham-ú-tō (Ribeiro et al., 2018). Pòe-hùn kap kàu-iók tong-tiong ê iû-hì-hòa (mā hō-chò giâm-siok iû-hì, kàu-iók iû-hì, iáh-sī hák-sip iû-hì) ê chú-iàu bók-ték m̄-sī gô-lók. I sī thàu-kòe ká iû-hì siong-koan ê goân-sò ka-jip-khì thoân-thóng kàu-hák hong-hoat lâi-té khi tát-sêng kàu-iók bók-piau (Michael & Chen 2005). Thàu-kòe iû-hì-hòa, hák-seng ē-tàng ùi cheng-ka tì-sek, ki-lêng ê hoat-tián, kap hêng-hok-kám (kiám-khin ap-lèk) tong-tiong siū-ek. Tō-sng-kóng iû-hì-hòa sī tī pòe-hùn kap kàu-iók tióng ū-lō-iōng mā ū chiân-kéng ê kang-kū, m̄-kò tī kàu-iók khoân-kéng sú-iōng iû-hì-hòa su-iàu lāu-su jîn-chin su-khó kap phah-piàⁿ. Tèk-piát sī hiân-chú-sī ê kàu-iók iû-hì-hòa giân-kiù iáu tī chá-kí kai-tōaⁿ, bô choân-bīn ê kiát-kò kap piau-chún chí-ín (Nacke & Deterding 2017). Só-pái, kàu-iók kang-chok-chiá su-iàu su-khó tī khò-têng sú-iōng iû-hì-hòa ê kòe-têng tong-tiong ê koan-kiân in-sò. Tī chit-ê iû-hì-hòa kàu-hák ê hē-thóng giân-kiù, Dicheva et al. (2015) chóng-kiat tiòh kúi-ê bô-kâng hong-bīn ê iû-hì-hòa kàu-hák siat-kè goân-chek. Pau-koat iû-hì bók-piau, thiáu-chiàn kap jīm-bū, tēng-chè, chìn-tō, hōe-kūi, kēng-cheng kap háp-chok/siā-kau chham-ú sūn-khoân, chún-khak phêng-hun, khó-kiàn chōng-thài, chūn-chhú/kái-só lâi-iōng, soán-ték chū-iû, ē-tàng sit-pāi ê khoân-kéng, kóng kò-sū, sin sin-hūn kap/iáh-sī kak-sek, ka-jip, kap sí-kan hān-chè. Í-āu, Wang et al. (2022) lī-iōng Delphi hong-hoat chhōe-tiòh tī khi-giáp pòe-hùn tong-tiong òng-iōng iû-hì-hòa ê lák-ê koan-kiân iàu-sò, pau-koat kap pòe-hùn bók-piau ê chéng-háp, sìn-sok hōe-kūi, thoân-tūi kēng-cheng, chheng-chhó ê kui-chek, chiam-tùi bók-piau ê thiáu-chiàn, kap ē-tàng sit-pāi ê khoân-kéng.

Tī ko-téng kàu-iók, tèk-piát sī tī EMI khò-têng tong-tiong, iû-hì-hòa chok-

úi chit-khoán kàu-hák chu-goân, ē-tàng pang-chān hák-seng phah-phòh gí-giân ê chiòng-gāi, thê-seng in siōng-khò ê chham-ú-tō, khiap-siu tì-sek khah iú-hāu (Perez & Masegosa, 2020). Thong-kòe ká iú-hì goân-sò ka-jíp-khì EMI khò-têng oáh-tāng lâi-té, lâu-su tī siōng-khò ê sī-chūn ē-tàng käng sí-kan pān-ián khò-têng lâu-su kap gí-giân kò-būn nīng-ê kak-sek, thê hák-seng êng-chō chit-ê hó-sng ê khi-hun. Thong-kòe thiáu-chiàn kap chiòng-lē ê chit-khoán chhòng-sin kap hō-tōng ê ki-sút, iú-hì-hòh ē-tàng pang-chān hák-seng kiám-khin gōa-gí būn-tê ín-khí ê ap-lèk, pōe-ióng hák-seng ê chek-kék-sèng kap chham-ú-tō (Flores, 2015). Chá-chêng ū kúi-ê gián-kiù kóng, ká iú-hì goân-sò ka-jíp-khì thoân-thóng hák-hāu hē-thóng sī chiok sek-háp hák-sip kòe-têng (De Byl, 2013), mā ē-tàng tui hák-seng tī EMI khò-têng tong-tiong ê piáu-hiān sán-seng chiām-chāi ê hó-chhù (Doiz et al., 2012; Domínguez et al., 2013; Perez & Masegosa, 2020). Chit phiⁿ lūn-būn àn-sng siāu-kài tī Tâi-oân ê chit-keng Tâi-hák ká chit-ê EMI khò-têng iú-hì-hòh ê chiú-lō, í-kíp kóng-tiòh lâi-té kúi-ê iú-hì-hòh siat-kè ê goân-sò.

2.3. Khò-têng ki-pún siat-kè

Soán-tēng chok-úi sī-hoân ê EMI khò-têng sī tī chit-keng Tâi-oân ê kok-lip tâi-hák khui ê sèk-sū khò-têng, hō-chò “Chu-sin koán-lí”. Che-sī chit-mng 16 chiu ê khò, ták lé-pài ū saⁿ chiat khò, chit chiat khò ū 50 hun-cheng. Khò-têng ū chit-pòhⁿ sī pún-tē hák-seng, lēng-gōa chit-pòhⁿ hák-seng lâi-chū sè-kài kok-tē, pau-koat Hoat-kok, Lō-se-a, Má-lâi-se-a, téng-téng. Lâu-su kap hák-seng tī khò-têng í-gōa ê kau-thong chú-iàu sī thàu-kòe khò-têng bīn-chheh kún-cher ê kong-kò. Moodle sī iōng-lâi hō hák-seng kau khò-têng chok-giáp, í-kíp kò-piát thong-ti hák-seng ê chok-giáp kap khó-chhi sēng-chek ê pēⁿ-tâi. Khò-têng ê lâi-iōng ki-pún-siōng sī iú-koan ùi siōng-giáp ê kak-tō khi thàm-thó kiàn-lip kap koán-lí chu-sin hē-thóng ê būn-tê. In-ūi it-poaⁿ lâi kóng hák-seng eng-kai bōe ī-kí khò-thēng ē kap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būn-hòh ū koan-hē, só-pái Tâi-gí kap pún-thó būn-hòh tī khò-têng lâi-té ê chhut-hiān, ī-kí ē hō hák-seng chit-ê chiok chhim-khek ê hák-sip keng-giām. Chit-mng khò ê siōng-sè khò-kong ē-tàng tī hák-hāu ê khò-têng cha-sùn hē-thóng chhōe-tiòh (Wong, 2021).

3. Kā EMI khò-têng choân-kiû chāi-tē-hòa ê chhiú-lō

Tùi kā EMI khò-têng choân-kiû chāi-tē-hòa chit-hāng tāi-chì, lán ū chit-ê té-sòaⁿ, tiòh-sī ka-jip-khì khò-têng lāi-té ê Tāi-oân bûn-hòa su-iàu kap khò-têng ū koan-hē. Kā bô koan-hē ê lāi-iông ka-jip-khì khò-thêng lāi-té kan-ta ē éng-hióng khò-têng goân-lāi ê kàu-hák bók-piau, sún-hāi tiòh kàu-hák ê chit-liông. Lēng-gōa, Tāi-gí eng-kai sī giáh-gōa ka-jip-khì khò-têng lāi-té, m̄-sī tāi-thè Eng-gí. Nā m̄-sī án-ne, EMI khò-têng tō piàn-chò m̄-sī EMI khò-têng. Tī chit-ê kian-chhī chi-hā, pit-chiá iông sì-khoán chhiú-lō kā téng-koán kóng-tiòh hit-ê EMI khò-thêng choân-kiû chāi-tē-hòa. Hit sì-ê chhiú-lō sī, 1) Siang-gí FB kong-kò; 2) kā FB kong-kò phòe chit-tiâu Tāi-gí koa; 3) Chhēng Tāi-bûn T-shirt kà-chheh; í-kip 4) Iau-chhiáⁿ gōa-kok ián-káng ka-pin siâu-kài Tāi-oân gí-giân kap bûn-hòa.

3.1. Siang-gí FB kong-kò

Iú-koan chìn-chêng kóng-tiòh ê tē-it-khoán chhiú-lō (tō-sī Siang-gí FB kong-kò), só-ū tī FB kùn-chor téng-thâu ê kong-kò lóng-sī siang-gí pán-pún (Eng-bûn kap Tāi-bûn) (Tō 2). Ká-sú hák-seng sī Tāi-oân-lâng, kā Eng-bûn kap Tāi-bûn chò-hóe khng ē-tàng hō in ū ì-gōa ê kám-kak. In-ūi in ē hoat-hián ka-kī khòⁿ-ū Eng-bûn, tian-tò khòⁿ-bô Tāi-bûn. Lán bōe í-kí Tāi-oân hák-seng ē-hiáu thak kong-kò ê Tāi-bûn, in-ūi kong-kò sī iông Peh-ōe-jī (POJ) su-siá. In-ūi chit-phiⁿ lūn-bûn tú-khai-sí kóng-tiòh ê Kok-gí cheng-chhek, POJ su-siá hē-thóng í-chá hō kim-chí kúi-cháp ní. Sui-bóng chit-má Tāi-oân-lâng ē-tàng chū-iú sú-iông POJ hē-thóng su-siá Tāi-bûn, m̄-kù chit-ê su-siá hē-thóng ê phó-phiàn-seng í-keng bô chhin-chhiūⁿ chit-pah nî-chêng. POJ hē-thóng chit-má kan-ta sī tī chit-kóa Tāi-oân pún-thó gí-giân ūn-tōng-chiá ê khò-á-lāi, kap Tāi-oân Ki-tok Tiúⁿ-ló Kàu-hōe khah liú-hêng (Chiung, 2013). Só-pái, lī-iông POJ hē-thóng su-siá FB kong-kò ē-tàng hō hák-seng chai-íⁿ Tāi-gí ê lèk-sú. Che-sī kap Tāi-oân pún-thó gí-giân ūn-tōng-chiá chhui-sak pún-thó gí-giân bûn-hòa ê lí-liām it-ti. Ê-bīn chit-ê hák-seng ê ì-kiàn ē-tàng hoán-èng-chhut chit-hāng tāi-chì.

“I learned Taiwanese language naturally. In other words, I ONLY can

speak, and I thought most people in Taiwan as well. It was really an awkward situation, right? A language only for speak. So I was especially impressed by the teaching from the lecturer, who taught us how to write the words.”

Nā-sī hák-seng ũ hêng-chhù thák Tâi-bûn kong-kò, Eng-bûn kong-kò ē-tàng sī chhit-ê iú-siān ê kang-kū khi pang-chān in liáu-kái Tâi-bûn kong-kò ê lâi-iông, mā ē-tàng hō hák-seng ũ chhit-ê “góa ê Eng-bûn mā bē-bái” ê in-siōng. Tò-pêng nā-sī lán kan-ta thê-kiong Hōa-bûn kap Eng-bûn ê kong-kò, Hōa-bûn pán-pún tō piàn-chò hák-seng liáu-kái Eng-gí kong-kò ê kang-kū, sīm-chì sī tit-chiap chhú-tâi Eng-bûn kong-kò. Tī chhit-ê chêng-hêng, hák-seng khó-lêng tit-tiōh ê sìn-sit tō-sī in ê Eng-gí lêng-lèk bô hó.

Tô 2. Chhit-ê Siang-gí FB Kong-kò ê Lê.



Frank Wong

Admin · January 19 · 🌐



[English] The temporary course grade is now available on Moodle for you to check if there is any problem. Please be reminded that this is not the formal finalized grade, you still have to check it again once the formal system releases the grade.

I have written the grade on the column for giving comments.

If you haven't said anything before 23, I will treat you has no problem.

[Taiwanese] Chiām-sī ê hun-sò` í-keng khng tī Moodle hō lí khòaⁿ-māi kám-ū bûn-tê ° M-kò che m̄-sī chêng-sek ê hun-sò` ° Chêng-sek hē-thóng kong-khai hun-sò` ê sí-chūn lí mā ài ke kiám-cha chit-pái °

Góa kā hun-sò` siá tī phêng-gí hit-pêng °

Nā-sī lí 23 hō chêng bô kóng siáⁿ-mí · góa tòng-chò lí bô bûn-tê °



6 Comments Seen by 24

3.2. Kā FB kong-kò phòe chhit-tiâu Tâi-gí Liū-hêng koa

Tē-jī ê chhiú-lō sī kā FB kong-kò phòe chhit-tiâu Tâi-gí koa. Í-sù sī nā-sī khó-lêng, múi chhit-ê FB kong-kò lóng chīn-liōng phòe chhit tiâu Tâi-gí koa. Tô 3 hián-sī nng-ê ũ phòe Tâi-gí koa ê kong-kò. Tī tō 3 lâi-té, tò-pêng hit-ê FB kong-kò phòe ê hit tiâu koa, hō-chò “Lōng-chú hōe-thâu”. Soán chhit tiâu koa ê goân-in, sī in-ūi tui-èng ê FB kong-

kò sī koan-î kiò iáu-bōe kau kong-khò ê hák-seng ài kau kong-khò. Phòe chiàⁿ-pêng ê FB kong-kò ê hit tiâu koa hō-chò "Ma-ma chhiáⁿ lí mā pó-tiōng". Chit tiâu koa sī kóng chít-ê siàu-liân-lâng lī-khui i ê kòr-hiong khì Tâi-pak phah-piàⁿ, i òng-bāng a-bú tī i bô tī-leh ê sí-chūn ē-tàng chiàu-kòr ka-kī. In-ūi hit pan lai-té ū pō-hūn hák-seng m̄-sī Tâi-pak-lâng, in ê chêng-hêng tō chhin-chhiūⁿ chit tiâu koa ê kòr-sū, só-pái pit-chiá soán-ték tī bú-chhin-cheh hit-kang kā chít-tiâu koa tah tī FB kā hák-seng kó-lē.

Jī-chhiáⁿ, in-ūi ū pō-hūn hák-seng sī kok-chè hák-seng, che tō-sī chít-ê òng-kim ki-hōe khi hō kok-chè hák-seng chai-iaⁿ Tâi-oân m̄-sī kan-ta ū Hōa-gí koa, mā ū Tâi-gí koa. Ē-bīn sī chhī ūi hák-seng siu-khò liáu-āu tui tī FB kong-kò ê Tâi-gí koa ê chit kóa siūⁿ-hoat.

"I am a Hakka actually, but with the fashion of Taigi So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Taigi lol, I remembered teacher you have a T-shirt written about learning Taigi, I recommend 茄子蛋's songs for you, maybe you can learn Taigi with me through this singer!"

Tō 3. Iōng-lâi phòe FB kong-kò ê Tâi-gí Liú-hêng koa.

Frank Wong shared a link.
Admin · April 8

[English] Those who haven't submitted your homework please be reminded to submit it.
[Taiwanese] Nā-sī lí iáu-bōe kau kong-khò chhiáⁿ long-chuh hōe-thâu · khah-kin kau ·
<https://youtu.be/x3bDhtuCSyk>

Frank Wong shared a link.
Admin · May 8

[English] Today is the Mother's day, let me have a sharing a good song with you. Especially for foreign students.
[Taiwanese] Kin-á-jit sī a-bú-chiat, hō góa lâi ká ták-ke hun-hióng chit tiâu hó koa · Têk-piat sī góa-kok tóng-òh ·
<https://youtu.be/yHIDR6NtALc>

茄子蛋EggPlantEgg - 浪子回頭 Back Here Again (Official Music Video)
獻給一起回頭的朋友 · 浪子回頭 · (浪子回頭) 收錄於 茄子蛋EggPlantEgg 2017百張專輯《F...

董事長樂團 - 媽媽講你也保重 Má-má tshiánn lí ia pó-tiōng [The Chairman Official Music Video]

Seen by 20

Seen by 20

3.3. Chhēng Tâi-bûn T-shirt kà-chheh

Tē-saⁿ ê chhiú-lō sī chhēng Tâi-bûn T-shirt kà-chheh (Tô 4). Ū chit-kóa hák-seng kóng chit-khoán Tâi-bûn T-shirt chiok chhù-bī, in chiok kah-ì khi ioh T-shirt téng-thâu ê jī sī siáⁿ-mih ì-sù. Kî-sit chit-khoán T-shirt m̄-sī kan-ta hō kàu-hák khoân-kéng khah chhù-bī, T-shirt téng-thâu ê Tâi-bûn mā ē-tàng sī chit-ê kang-kū iōng-lâi tài-niá khò-tńg oáh-tāng. Khó-pí-kóng, EMI khò-tēng ū chit-kóa sió-chơ thó-lūn oáh-tāng, hák-seng su-iàu chiūⁿ-tâi hun-hióng thó-lūn ê kiát-kó. M̄-kò, khó-lēng ū chit-kóa hák-seng pháiⁿ-sè chiūⁿ-tâi kóng-ōe, in kan-ta siūⁿ-beh tī ka-kī ê chō-ūi hun-hióng. Tī chit-khoán chēng-hēng chi-hā, lāu-su ē-tàng kí ka-kī chhēng ê hit niá siá “Chhoaih kóng!” ê T-shirt, khi ká hák-seng kóng i eng-kai chhut-lâi hun-hióng. In-ūi hák-seng bô ī-kí lāu-su ē iōng T-shirt téng-thâu ê Tâi-bûn lâi ká in chí-sī, in ē kám-kak che sī khah chhù-bī kap un-hô ê chí-sī, ē khah goān-ì phòe-háp. Lēng-gōa, hit niá tī tô 4 lâi-bīn siá “Kám án-ne?” ê T-shirt mā-sī chit-ê chiok hó ê lē. Tâi-oân hák-seng it-poaⁿ lâi-kong bô kah-ì hôe-tap lāu-su bûn-tê ê tang-sī ū chhō-gō ah-sī sit-pāi ê kám-kak. Só-pái nā-sī hák-seng ê tap-àn m̄-tiòh, lāu-su bô it-tēng su-iàu tít-chiap kóng hák-seng ê tap-àn m̄-tiòh, ē-tàng kí ka-kī chhēng ê hit niá siá “Kám án-ne?” ê T-shirt m̄ng hák-seng, tap-àn kám án-ne?. Pí-khí tít-chiap kóng hák-seng ê tap-àn m̄-tiòh, “Kám án-ne?” T-shirt ē-tàng êng-chō chit-khoán khah khin-sang ê khi-hun, mā ē-tàng thê-sī hák-seng khi kái-chèng chhò-gō ê tap-àn. Chit-ê tui Tâi-bûn T-shirt ìn-siōng chiok chhim ê hák-seng ū í-hā ê hôe-èng.

“To begin with interaction with teacher, one of my favorite activities during this class is to guess and reveal the design of the T-shirt the teacher wore that day. The design of them is always hilarious and interesting, sometimes they’re educational due to the language it printed. To be honest, I just want to purchase every item so badly. However, after I’m checking the price of those items, I realize, I’ve better find more jobs first because I’m poor.”

Tô 4. Bô-kâng ê Tâi-bùn T-shirts.



Lâi-goân: <https://www.facebook.com/TaigiNiau>

3.4. Iau-chhiáⁿ kok-chè ián-káng ka-pin lâi kóng Tâi-oân gí-giân kap bûn-hòa

Chòe-āu chít-ê chhiú-lō sī khi iau-chhiáⁿ kok-chè ián-káng ka-pin lâi kóng Tâi-oân gí-giân kap bûn-hòa. Sū-sit-siōng, che-sī só-ū chhiú-lō tang-tiong siōng khùn-lân ê chít-ê. In-ūi só-ū èng-iōng tī EMI khò-têng ê chhiú-lō lóng su-iàu kap khò-têng lâi-iōng ū koan-hē. Nā-sī bô khó-lū kap khò-têng ê liân-kiat, iōng chho-pō ê chhiú-lō tit-chiap ká Tâi-oân gí-giân kap bûn-hòa ka jip-khi khò-têng lâi-té, ū khó-lêng ín-khí hū-bīn ê hâu-kó. Tī chit-ê sī-hoân, iau-chhiáⁿ lâi khò-têng ê ián-káng ka-pin sī chit-ūi Bí-kok-lâng. Iau-chhiáⁿ se-hong-lâng lâi ián-káng ū chít-ê hó-chhù tiòh-sī ián-káng-chiá se-hong ê sin-hūn ē-tàng hō hák-seng lân-bōng ê ìn-siōng. Nā-sī ián-káng-chiá sī Tâi-oân-lâng, án-ne hák-seng tui Tâi-oân-lâng lâi kóng Tâi-oân bûn-hòa tō bô ì-gōa. Téng-thâu ê kóng-hoat sī ū ē-bīn nng ūi hák-seng ê kám-siū lâi chi-chhī.

“I was totally shocked by the lecturer’s accent. It was really amazing that I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from him and the local guys, even better than many Taiwanese.”

“Seeing that he was a foreigner but was able to speak Taiwanese fluently, I felt very admired and curious about what triggered him to learn Taiwanese.”

Lán kóng-kòe ká Tâi-oân siong-koan ê lâi-iông ka jip-khì khò-têng lâi-té su-iàu kap kàu-hák bók-piau ū koan-hē, só-pái “Tâi-gí kap tiān-náu hē-thóng hoat-tián” sī hit-ê ián-káng-chiá keng ê ián-káng tê-bók. Sui-bóng it-poaⁿ lâi kóng “Chu-sìn koán-lí” chit-mng khò hō lāng ê in-siōng sī kap Tâi-gí bô koan-hē, m̄-kò in-ūi ián-káng-chiá ū pún-thó jí-giân ūn-tōng-chiá kap nng-thé kang-têng-su nng-ê sin-hūn, só-pái tō tèk-piát keng hit-ê ián-káng tê-bók. Ián-káng ê lâi-iông chu-iàu sī kóng, án-ná tī hiān-tāi ê chhī-tiūⁿ lán kan-ta ū Hôa-gí tiān-náu hē-thóng, bô Tâi-gí tiān-náu hē-thóng. Kî-sit, che sī kap chit phiⁿ lūn-būn tú-khai-sí kóng-tiòh ê Kok-gí cheng-chhek ū koan-hē. In-ūi tī 20 sè-kí āu-kí tiān-náu khai-sí khoài-sok hoat-tián ê kāng sī-kan, Tâi-gí hō Kok-gí cheng-chhek ap-chè, só-pái kan-ta Hôa-gí ū ki-hōe sūn-tiòh tiān-náu hoat-tián ê chhu-sè lâi hoat-tián. Lán ē-tàng tī ē-bīn ê tō 5 khòaⁿ-tiòh hit-ê ián-káng-chiá tī-leh ká hák-seng siāu-kài Tâi-gí su-jip-hoat. In-ūi Tâi-oân pún-thó jí-giân it-tit hō lāng khòaⁿ-bōe-khí, só-pái hák-seng ū ki-hōe tī hák-hāu óh-tiòh chit khoán tì-sek sī chiok hán-kiàn. Ē-bīn sī nng-ūi hák-seng tui che ê kám-sióng, lán ē-tàng khòaⁿ-tiòh in tui tī khò-tng ē ká chit-khoán tì-sek sī chiok ì-gōa.

“I was stunned b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aiwanese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I have ever not thought the two can be connected.”

“That’s a fresh news for me that Taiwanese is linked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ū-sit-siōng, nā-sī lán bô EMI khò-têng, chit-khoán tì-sek tō su-iàu iōng Hôa-gí ká. M̄-kò che bô-it-tēng ē-thong, in-ūi ē-hiáu ká Tâi-oân jí-giân būn-hòa ê lāng it-poaⁿ mā

sī Tâi-oân pún-thó gi-giân ũn-tōng-chiá. In ũ khó-lêng jīn-úi hiān-chú-sī siā-hōe-siōng ták-ke lóng iōng Hōa-gí, bô ài iōng Tâi-gí, sī in-úi bô kong-gī ê Kok-gí cheng-chhek ká Tâi-gí ap-chè, só-í bô goān-ì iōng Hōa-gí ián-káng (Chiung & Tiuⁿ, 2018).

Tô 5. Kok-chè ián-káng ka-pin tī khò-têng siāu-kài Tâi-gí su-lip-hoat.



Téng-thâu kóng ê hit-ê ka-pin ián-káng ũ chit-ê tèk-sek sī kī-tha saⁿ-ê chhiú-lō só khiām-khoeh. Chit-ê ka-pin ián-káng tèk-piát ê só-chāi sī i tī khò-têng sī pān-ían chú-kak ê kak-sek, kī-tha saⁿ-ê chhiú-lō in kan-ta sī phòe-kak. Nā-sī khò-têng bô phòe-kak mā ē-tàng kè-siòk bô-iàu-kín, m̄-kò bô chú-kak tō tāi-chi tōa-tiâu. Só-pái ián-káng ê tē-bók ài khah sè-jī khi siat-kè, chiah ē-tàng pó-chhi hák-seng ê choan-chù-lèk. Kin-kù chìn-chêng ê keng-giām, sui-jian ián-káng-chiá ũ bêng-khak ká hák-seng kóng ũi-sáⁿ-mih Kok-gí cheng-chhek ē ap-chè Tâi-gí tiān-náu hē-thóng ê hoat-tián, m̄-kù iáu-ū chit-kóa hák-seng ē chit-gí chit-ê ián-káng kap khò-têng bô sáⁿ-mih koan-hē. In ē chit-gí ê goān-in ũ khó-lêng sī hák-seng ê Eng-gí thiaⁿ-lèk bô-hoat-tō oân-choân liáu-kái ián-káng ê lái-iōng. Tī lēng-gōa chit hong-bīn, hák-seng mā ũ khó-lêng í-keng sip-koàn hák-hāu kà in Tâi-gí bô jī chit-hāng tāi-chi. Nā-sī hák-seng í-keng chiap-siū Tâi-gí bô jī, kin-kù chit-ê lô-chip, tō bô eng-kai ũ Tâi-gí tiān-náu hē-thóng chit-ê mih-kiāⁿ. Che tō khó-lêng sī hák-seng jīn-úi ián-káng kap khò-têng bô koan-hē ê goān-in. Só-pái ũ pit-iàu tī ián-káng chìn-chêng tèk-piát an-pái chit-tōaⁿ sī-kan, khah bêng-khak ká hák-seng kái-sek ián-káng sī án-ná kap khò-têng ũ koan-hē. Án-ne hák-seng tī ián-káng chìn-chêng tō ē-tàng ũ chit-ê khai-liām chai-iaⁿ Tâi-gí sī án-ná kap tiān-náu hē-thóng ũ koan-hē.

4. Kā EMI khò-têng iû-hì-hòa ê chhiú-lō

Lán ũ kóng-tiòh hák-seng bô it-têng tùi pún-thó gí-giân bûn-hòa ũ hêng-chhù, só-pái kan-ta tī EMI khò-têng èng-iōng choân-kiû chhài-tē-hòa ê chhiú-lō bô it-têng ũ-kàu, tū-hui hák-seng sī í-keng tùi chit-ê gī-tê ũ hêng-chhù. Ē-bīn ê chiong-chiat ē siâu-kài lák-ê ē-tàng èng-iōng tī EMI khò-têng ê iû-hì-hòa chhiú-lō (Wang et al., 2022). Pit-chiá tī-kī choân-kiû chhài-tē-hòa kap iû-hì-hòa ê chhiú-lō kāng sī-kan èng-iōng tī khò-tng ê sī-chūn ē-tàng tùi hák-seng ũ siōng-tōa ê éng-hióng.

4.1. Kiat-háp kàu-hák bók-piau kap thoân-tūi kēng-cheng

Gō-hōe iû-hì-hòa kan-ta sī tī khò-tng chhit-thô m̄-sī bô phó-phiàn. Iû-hì-hòa ê hék-sim sī kā iû-hì ê goân-sò khng jip-khi khò-têng lâi-té ê kāng sī-kan, iû-hì ê pō-hūn iáu-ū kap kàu-hák bók-piau ũ liân-kiat. Kan-ta kā kap khò-têng bô koan-hē ê iû-hì ka-jip-khi khò-têng lâi-té, án-ne khò-têng ē thoat-lī pún-sin ê kàu-hák bók-piau. Pit-chiá tit-tiòh kà chit-ê EMI khò-têng ê keng-giām chìn-chêng, ũ chhi-kòe kā chit-ê toh-téng-sng “Nòa kâu-á” ka-jip-khi chit-ê sio-siāng ê khò-têng ê kī-tiong khó-chhi, ñg-bāng ē-tàng kiám-chiò hák-seng khó-chhi ê ap-lèk. Sui-bóng pit-chiá hit-tang-sī ũ chūn-pī lé-bút sàng hō hák-seng, hák-seng sng toh-téng-sng ê sī mā chiok hoaⁿ-hí (tô 6), m̄-kù chòe-āu siu-tiòh chiok chōe hū-bīn ê hōe-èng. Só-pái āu-lái pit-chiá ùi chìn-chêng tit-chiap kā bô-koan-hē ê toh-téng-sng ka-jip-khi khó-chhi ê bô-hāu chhiú-lō, piàn-chò kā Ông phok-sū chóng-kiat ê hit lák-ê iû-hì goân-sò ka-jip-khi khò-têng oah-tāng lâi-té (Wang et al., 2022).

Tô 6. Bô-hāu ê iû-hì-hòa kàu-hák sī-hoān.



Tī āu chít-ê hák-kí ke chít-pái kà chít-mńg EMI khò-têng ê sí-chūn, pit-chiá chhái-iōng “jí-á” khi chióng-lē tī sió-chơ thó-lūn soah chiūⁿ-tāi hun-hióng ê hák-seng hun-sò (Tô 7). Tùi-pí ká bô-koan-hē ê toh-téng-sng ka-jíp-khì khó-chhi, iōng “jí-á” khi jīn-tōng hák-seng tui sió-chơ thó-lūn oáh-tāng ê kòng-hiàn, piáu-hiān-chhut iû-hì goān-sò kap kàu-hák bók-piau chi-kan ũ khah chū-jīn ê kiát-háp. Che ē-tàng pī-bián hák-seng chit-gí ũi-sáⁿ-mih tī khò-tng sng chít-ê kap khò-têng bô koan-hē ê iû-hì, chhin-chhiūⁿ “Nòu kâu-á”. Lēng-gōa, chiok chōe hák-seng kóng, kah ká hun-sò siá tī chóa téng-thâu pí-kàu, in khah kah-ì lī-iōng “jí-á” khi kì-lók hun-sò. Che sī in-ūi “jí-á” ê tāng-liōng ē-tàng hō in sít-chāi ê kám-kak, jī-chhiáⁿ “jí-á” téng-thâu chiok koan ê hun-sò hō in siūⁿ-beh khi piáⁿ. Ē-bīn sī chit ũi hák-seng tui phah hun-sò ê hong-hoat ê kám-siū.

“The bonus mechanism (500 points 1000 points), it’s really creativity and fun and enhance participate, it makes the originally difficult knowledge in the textbook interesting.”

Tô 7. Hō hák-seng hun-sò iōng ê “jí-á”.



Tī lēng-gōa chit hong-bīn, hō hák-seng ê hun-sò m̄-sī kan-ta iōng tī kè-sng hák-seng chòe-āu ê khò-tēng sēng-chek. Pit-chiá mā ū chún-pī chióng-phín hō tī khò-tng piáu-hiān bē-bái koh tit-tiòh khah koān hun-sò ê sió-cho̍. Tī bô-kāng ê lé-bút tong-tiong, lé-bút ê kè-siàu kī-sit kap thê-seng hák-seng chham-ú ê hâu-kó bô koan-hē. Tò-pêng si-siù-á sī chit-khoán sek-háp choân-kiū só-ū hák-seng ê hó soán-tèk. Kéng-tiòh chit-khoán sek-háp ê lé-bút iōng tī sió-cho̍ oáh-tāng, ē-tàng chhòng-chō thoân-tui kēng-cheng khoân-kéng khi kó-lē hák-seng ê chham-ú, che mā-sī iū-hi-hòa ê chit-ê tiōng-iàu goân-sò (Wang et al., 2020). Ū n̄ng-ê hák-seng tui lé-bút ê soán-tèk ìn-siōng chiok chhim, í-hā sī in ê hōe-èng.

“Giving us small gifts is pushing me to learn and participate more in the class. And by participating more in the class, I feel that I learn more than I expected in the class.”

“I really like it when we have rewards of treats when we have the higher scores among groups, it’s good incentive that we can earn food during classes.”

4.2. Chheng-chhó kap kong-pēng ê kui-chek

Lī-iōng iū-hi-hòa ê hong-hoat ká-chhēh chin-chēng, chheng-chhó bēng-hián hō hák-seng chai-iaⁿ khò-tēng ê kui-chek sī chiok tiōng-iàu. Kin-kù pit-chiá ê keng-giām, khò-tēng ê kui-chek m̄-sī kan-ta pau-koat hák-seng ài chun-siú ê kui-chek, mā pau-koat lāu-su án-ná kéng hák-seng chhiūⁿ-tâi hun-hióng kap phēng-hun ê piau-chún. In-ūi chit-chhù khò-tēng lāi-té ū khò-tng oáh-tāng ê phēng-hun, che tiòh tãi-piáu kap hák-seng ê kò-jîn lī-ek ū koan-hē, jiân-āu tō ián-seng kám-ū kong-pēng ê bün-tê. Só-pái pit-chiá m̄-sī kan-ta ū siōng-sè kái-sek khò-tēng kui-chek, hák-seng chiūⁿ-tâi hun-hióng liáu-āu phah hun-sò ê sí, mā ē hō choân-pan chai-iaⁿ chióng-lē chit-ê hun-sò ê goân-in. Chin-chēng pit-chiá tī lēng-gōa chit m̄ng khò, bô kóng hō hák-seng chai-iaⁿ khò-tng hun-hióng ê phēng-hun piau-chún, chòe-āu tit-tiòh hák-seng í-hā ê ì-kiàn.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scoring criteria for the group discussion. After listened to the answers from different groups, the teacher will give different scores. In general, you will also be confused about the answers being discussed in our own group, and don’t understand why our answers do not meet the teacher’s expectations.”

4.3. Lân-tō lú-lai-lú koân ê thiáu-chiàn bók-piau

Khò-tng oah-tāng eng-kai ū bô-kāng ê lân-tō, tèk-piāt sī oah-tāng m̄-sī iōng sió-chor hêng-sek chìn-hêng ê sī-chhūn. In-ūi chit-m̄ng khò lai-té it-tēng ū bô-kāng thêng-tō ê hāk-seng, nā-sī khò-tēng kan-ta ū khùn-lân ê oah-tāng, án-ne ū khó-lêng kan-ta lêng-lèk khah koân ê hāk-seng ē goān-ì chham-ú. Lêng-lèk khah-kē ê hāk-seng khó-lêng ē jīn-tēng ka-kī bô lêng-lèk chham-ú oah-tāng, chòe-āu kū-choat chham-ú só-ū ê oah-tāng, hō lêng-lèk khah-koân ê hāk-seng piáu-hiān ka-kī. Sui-bóng kóng kan-ta thê-kiong kán-tan ê oah-tāng ē-tàng khak-pó bô-kāng lêng-lèk ê hāk-seng ū ki-hōe chham-ú, m̄-kù lêng-lèk khah koân ê hāk-seng khó-lêng ē chit-gī oah-tāng ê ì-gī, chòe-āu sit-khì chham-ú oah-tāng ê jiāt-chêng. Só-pái ū bô-kāng lân-tō ê oah-tāng khak-pó só-ū hāk-seng ū ki-hōe chham-ú sī chiok tiōng-iàu.

4.4. Sìn-sok ê hōe-kūi kap sit-pāi ê chū-iū

Sit-chit-siōng ê chióng-lē, chhin-chhiūⁿ chìn-chêng kóng-kòe ê “jí-á” kap si-siù-á, sng-sī chit-khoán liōng-sèng ê hōe-kūi. Hāk-seng chham-ú khò-tng oah-tāng liáu-āu, hō in ì-kiàn tō sī chit-khoán chit-sèng ê hōe-kūi, ē-tàng pang-chān hāk-seng tī bī-lai ū khah-hó ê piáu-hiān. M̄-koán sī liōng-sèng iah-sī chit-sèng ê ì-kiàn, lóng ē-tàng kó-lē hāk-seng chham-ú. M̄-kò kan-ta hō hāk-seng hun-sò kap si-siù-á, kan-ta ē-tàng hō in chai-iaⁿ ka-kī ū hó ê piáu-hiān. Tū-liáu lāu-su hō in ū kiàn-siat-sèng ê ì-kiàn, in bô-hoat-tō chai-iaⁿ ka-kī sī ūi-sáⁿ-mih ū hó ê piáu-hiān, í-kíp í-āu án-ná ē-tàng ū chìn-pō. Ē-bīn sī chit-ūi hāk-seng ê ì-kiàn ē-tàng chi-chhī téng-koân ê kóng-hoat.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the teacher gave a lot of questions and

feedback to the presentation team. This will help u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in the areas we have presented.”

Hō chit-sèng hōe-kūi ê chhiú-lō í-keng tī bô-kâng ê léng-hék thó-lūn kòe, chhin-chhiūⁿ siong-giáp (Anderson et al., 2016; Geister, 2006) kap lîm-chhng i-hák (Ramani & Krackov, 2012). Tâi-oân ê chit-giáp káng-su mā chiok chhui-chiàn chit-khoán hō-chò “Sam-bêng-tī hōe-kūi-hoat” ê hōe-kūi hong-hoat. Sam-bêng-tī hōe-kūi-hoat sī chit-ê iōng-lâi hō hák-seng ì-kiàn ê phó-phiàn hong-hoat, chú-iàu sī kóng iōng nng-ê chiàⁿ-bīn ê hōe-kūi tòng-chò í-tiām kā kiù-chèng-sèng ê hōe-kūi pau-khí-lâi (James, 2015; Prochazka et al., 2020; 王永福2019).

M̄-kò ū lāng kóng Sam-bêng-tī hōe-kūi-hoat m̄-sī ūi-it ê chhiú-lō ē-tàng iōng-lâi hō hák-seng hōe-kūi (Bottini & Gillis, 2021), jī-chhiáⁿ tui chit-ê chhiú-lō ê phoe-phêng mā m̄-sī bô phó-phiàn (Bressler & Von Bergen, 2014; James, 2015). M̄-koán chhái-iōng tó chit-khoán chhiú-lō, lán ê chú-iàu bók-piau sī kó-lē hák-seng chiū-sng sī piáu-hiān bô hó, mā ài kè-siòk chham-ú khò-tng oah-tāng. Só-pái m̄-koán sī siáⁿ-mih chhiú-lō, ē-tàng tát-sêng chit-ê bók-ték tō ē-tàng iōng tī kàu-hák khoán-kéng. Kin-kù Wang et al. (2022), hō hák-seng ū sit-pāi ê chū-iū sī iū-hì-hòa ê kī-tiong chit-ê tiōng-iàu goān-sò. Ū chit ūi hák-seng kóng-tiòh che kái-piàn i chham-ú sió-chor thó-lūn kap chiūⁿ-tâi hun-hióng ê thāi-tō.

“I used to dislike group activities in the past, and I always get nervous whenever I have to present or speak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but teacher was so encouraging the whole time, and I appreciate that teacher always gave us room to make mistakes, and embraced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from us, no matter right or wrong. This made it a lot easier for me to express myself confidently and assuredly.”

5. Kiat-lūn

In-ūi hiān-tâi siā-hōe ê ko-tō kok-chè-hòa, hák-seng pún-sin bô it-tēng tui pún-

thó bûn-hòa ũ hêng-chhù, kan-ta èng-iông choân-kiû chāi-tē-hòa chit-ê khài-liām khó-lêng bô-kàu. M̄-kò chit-ê bûn-tê ē-tàng thàu-kòe kā EMI khò-têng iû-hì-hòa khi thê-seng hák-seng chham-ú khò-tng oah-tāng ê jiát-chêng khi kái-koat. Chit-phiⁿ lûn-bûn kóng-tiòh ê choân-kiû chāi-tē-hòa kap iû-hì-hòa ê chhiú-lō, kan-ta sī chiok chōe chhiú-lō tang-tiong, kî-tiong chit-ê ē-tàng lī-iông EMI khò-têng khi chhui-sak Tâi-oân gí-giân bûn-hòa ê chhiú-lō. Nā-sī tú-khai-sí lán bô kā Eng-gí kap Tâi-gí khng-tī tui-lip ê ũi-tì, só-ū ē-tàng kā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bûn-hòa kiát-háp EMI khò-têng ê hong-hoat, m̄ hān-tiāⁿ pang-chān thê-seng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bûn-hòa tī pún-tē hák-seng bīn-chêng chhut-hiān ê ki-hōe, mā ē-tàng chhui-sak hō kok-chè hák-seng jīn-bat lán ê gí-giân bûn-hòa.

Iú-koan 2030 Siang-gí chêng-chhek tui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bûn-hòa kám-ū hū-bīn ê éng-hióng chit-ê bûn-tê, tap-àn sī bô it-tēng. Hôa-gí kap Eng-gí chit-má chiām-niá choat tōa-pō-hūn ê gí-giân chhī-tiūⁿ í-keng sī kî-tēng ê sū-sit, kái-piàn chit-ê sū-sit sī chiok khùn-lán. Piáu-bīn-siōng chhin-chhiūⁿ kā chu-goân iōng-tī chhui-sak EMI khò-têng, tã-piáu chia-hê chu-goân bô-hoat-tō iōng-tī chhui-sak TMI khò-têng. M̄-kù, nā-sī lán kā EMI kap TMI ê tui-lip khng-tī chit-pēng, khi hó-hó-á lī-iông EMI khò-têng, thàu-kòe choân-kiû chāi-tē-hòa kap iû-hì-hòa khi chhui-sak Tâi-oân gí-giân bûn-hòa, án-ne EMI kap TMI khò-têng ê tui-lip tō ē siau-sit. Nā-sī ē-tàng chò-kàu che, in-ūi kok-chè hák-seng ē-tàng ũ chit-ê koán-tō chiap-chhiok-tiòh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bûn-hòa, 2030 Siang-gí chêng-chhek tō ē-tàng sī chit-ê tui Tâi-oân pún-thó gí-giân bûn-hòa ũ hó-chhù ê chêng-chhek.

Chok-chiá chù-bêng

Chit-phiⁿ lûn-bûn sī lēng-gōa chit-phiⁿ Eng-bûn choan-chheh lûn-bûn ê hoan-ék (Wong et al., in press). Chit-phiⁿ hoan-ék lûn-bûn sī ũi-tiòh gí-giân pó-iòk ê goân-in, chiam-tui Tâi-bûn thak-chiá tèk-piát kā Eng-bûn-pán lûn-bûn hoan-ék chò Tâi-oân Pèh-ōe-jī pán-pún. Kin-kù Kok-ka Kho-hák kap Ki-sút Úi-oân-hōe ê Kok-ka Kho-hák kap Ki-sút Úi-oân-hōe tui Gián-kiù Jīn-oân -oân Hák-sút Lûn-lí Kui-hoān ê tē-chhit-tiám, hoan-ék chhut-pán sī bô-bûn-tōe.

Thòk-chiá hōe-èng

Jīm-hô phoe-phêng chí-kàu, hoan-gêng email: frankwong@connect.hku.hk, Ho Ting WONG siu.

Chham-khó Chheh-bók

- Anderson, E., Buchko, A. A., & Buchko, K. J. 2016. Giving negative feedback to Millennials.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39(6), 692-705.
- Bolton, K., Botha, W., & Bacon-Shone, J. 2017.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 Singapor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8(10), 913-930.
- Bottini, S., & Gillis, J. 2021. A comparison of the feedback sandwich, constructive-positive feedback, and within session feedback for training preference assessment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anagement*, 41(1), 83-93.
- Bressler, M., & Von Bergen, C. 2014. The Sandwich Feedback Method: not very tasty. *Journal of Behavioral Studies in Business*, 7.
- Chiung, W.-v., & Tiuⁿ, G.-p. 2018. A Shift in Attitudes and Ploys of the Chiang Kai-shek Regime Regarding Taiwanese Language Issue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10(1), 28-48.
- Chiung, W.-v. T. 2013. Missionary scripts from Vietnam and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5(2), 94-123.
- Crawford, A., Humphries, S. A., & Geddy, M. M. 2015. McDonald's: A Case Study in Glocalization. *Journal of Global Business Issues*, 9(1).
- De Byl, P. 2013. Factors at play in tertiary curriculum gamif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Based Learning (IJGBL)*, 3(2), 1-21.
- Deterding, S., Dixon, D., Khaled, R., & Nacke, L. 2011, September. From game design elements to gamefulness: defining "gamific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indTrek Conference: Envisioning Future Media Environments* (pp. 9-15).

- Dicheva, D., Dichev, C., Agre, G., & Angelova, G. 2015. Gamification in education: A systematic mapping stud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8(3), 75-88.
- Doiz, A., Lasagabaster, D., & Sierra, J. M. 2012.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at Universities: Global challenges*. Multilingual matters.
- Domínguez, A., Saenz-de-Navarrete, J., De-Marcos, L., Fernández-Sanz, L., Pagés, C., & Martínez-Herráiz, J.-J. 2013. Gamify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outcomes. *Computers & Education*, 63, 380-392.
- Fabricius, A. H., Mortensen, J., & Haberland, H. 2017. The lur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paradoxical discourses of trans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 *Higher Education*, 73(4), 577-595.
- Flores, J. F. F. 2015. Using gamification to enhanc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Digital Education Review* (27), 32-54.
- Guo, S.-S., & Su, R.-C. 2014. 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glish Services Emblem in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Taiwan International ESP Journal*, 6(1), 53-75.
- Hong, P. Y. P., & In Han, S. 2010. G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Global and local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3(5), 656-670.
- Hsu, Y. C., Chen, T. J., Chu, F. Y., Liu, H. Y., Chou, L. F., & Hwang, S. J. 2019. Official Websites of Local Health Centers in Taiwan: A Nationwid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3).
- IBMBA. 2021. *Regulation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BA Degree Examination*. Retrieved Aug 6, 2022, from <<https://www.ibmba-nsysu.com/regulations>>

- Ibrahim, Q. A. 2016. G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lestine, Jordan, Saudi Arabia, Oman, Yemen, Egypt, Libya, and Morocco.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60(6), 1399-1417.
- James, I. A. 2015. The Rightful Demise of the Sh*t Sandwich: Providing Effective Feedback. *Behav Cogn Psychother*, 43(6), 759-766.
- Kao, S.-M., & Liao, H.-T. 2017. Developing Glocalized Materials for EMI Courses in the Humanities. In W. Tsou & S.-M. Kao (Eds.),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s and Classroom Practices in Taiwan* (pp. 147-162). Springer Singapore.
- Kobayashi, P. I. 2020. English in Taiwan. *The Handbook of Asian Englishes*, 547-567.
- Le, N. T., & Nguyen, D. T. 2023. Student satisfaction with EMI courses: the role of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5(3), 762-775.
- Lee, J., & Hammer, J. 2011. Gamification in Education: What, How, Why Bother? *Academic Exchange Quarterly*, 15, 1-5.
- Leung, Y. 2005. Biliterate and Trilingual: Ac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Hong Kong. *Bulletin VALS-ASLA*, 82, 167-179.
- Macaro, E., Curle, S., Pun, J., An, J., & Dearden, J.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Language Teaching*, 51(1), 36-76.
- Matusitz, J., & Forrester, M. 2009. Successful Glocalization Practices: The Case of Seiyu in Japan.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Management*, 14(2), 155-176.
- Michael, D. R., & Chen, S. L. 2005. *Serious games: Games that educate, train, and inform*. Muska & Lipman/Premier-Trade.

- Ministry of Culture. 2018. *National Languages Development Act clears Legislative Yuan*. Retrieved Aug 6, 2022, from <https://www.moc.gov.tw/en/information_196_96138.html>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1. *Higher Education Bilingual Policy-Promoting The Program o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BEST)*. Retrieved Aug 6, 2022, from <<https://english.moe.gov.tw/cp-117-25498-5b142-1.html>>
- Moser, D. 1991. Why Chinese is so damn hard. *Sino-Platonic Papers*, 27, 59-70.
- Nacke, L. E., & Deterding, C. S. 2017. The maturing of gamification research.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ur*, 450-454.
-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22a. *Bilingual 2030*. Retrieved Aug 6, 2022, from <https://www.ndc.gov.tw/en/Content_List.aspx?n=BF21AB4041BB5255&upn=9633B537E92778BB>
-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22b. 雙語政策與國家語言並重，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 Retrieved Aug 6, 2022, from <https://www.ndc.gov.tw/nc_27_35685>
- National Statistics, R. O. C. T. 2020.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Retrieved Aug 6, 2022, from <<https://www.stat.gov.tw/np.asp?ctNode=546>>
- Noorbehbahani, F., Salehi, F., & Jafar Zadeh, R. 2019. A systematic mapping study on gamification applied to e-market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active Marketing*, 13(3), 392-410.
- Patel, F., & Lynch, H. 2013. Glocalization as an alternative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mbedding positive glocal learning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5(2), 223-230.
- Perez, M. D. M. S., & Masegosa, A. G. 2020. Gamification as a Teaching Resource for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Recent Tools for Computer- and Mobile-Assiste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 Prochazka, J., Ovcari, M., & Durinik, M. 2020. Sandwich feedback: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its effectiveness.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71, 101649.
- Ramani, S., & Krackov, S. K. 2012. Twelve tips for giving feedback effectively in the clinical environment. *Medical Teacher*, 34(10), 787-791.
- Ribeiro, L., Silva, T., & Mussi, A. 2018. Gamification: a methodology to motivate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a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6, 249-260.
- Rigby, K. A. 2021.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English Language Policy in Taiwa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Retrieved Aug 6, 2022, from <https://egrove.olemiss.edu/hon_thesis/1732/>
-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Globalization*, 1-224.
- Robertson, R. 1994. 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1), 33-52.
- Rodrigues, L. F., Oliveira, A., & Rodrigues, H. 2019. Main gamification concepts: A systematic mapping study. *Heliyon*, 5(7), e01993.
-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21. *Singapore Census of Population 202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https://www.singstat.gov.sg/publications/reference/cop2020/cop2020-sr1/census20_stat_release1>
- Stanculescu, L. C., Bozzon, A., Sips, R. J., & Houben, G. J. 2016. Work and play: An experiment in enterprise gamific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 Social Computing* (pp. 346-358).
- Statement from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n Singapore's official languages, 1st October, 1965*. Retrieved Aug 6, 2022, from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lky19651001.pdf>>

- Svensson, G. 2001. “Glocaliz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 “glocal strategy” approach. *Management Decision*, 39(1), 6-18.
- Townsend, T. 2011. Thinking and acting both locally and globally: new issu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37(2), 121-137.
- Wang, L., & Kirkpatrick, A. 2015. Trilingu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s: An overview. *Multilingual Education*, 5(1), 1-26.
- Wang, L., & Kirkpatrick, A. 2019. *Trilingu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Wang, Y.F., Hsu, Y.F., & Fang, K. 2022. The key elements of gamification in corporate training – The Delphi method. *Entertainment Computing*, 40, 100463.
- Wong, H.T. 2021.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urse Outlin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etrieved Aug 6, 2022, from <<https://courseap2.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SyllabusCtrl?language2=english&year=110&term=1&courseCode=IAM0087&courseGroup=&deptCode=OM56&formS=&classes1=&deptGroup=>>
- Wong, H. T., Au, D. W. H., & Lai, M. 2018. Is the Hongkongese Language an Endangered Language?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10(2), 56-82.
- Wong, H. T., Nguyen, T. D., & Chung, R. Y. (in press).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onvergence and Conflicts. In: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onvergence and Conflicts*. Springer
- Wikipedia. 2022 Glocalization. Retrieved Aug 6, 2022,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ocalization>>
- 王永福2019《教學的技術》(初版 ed.)。台北：商周出版。



NOTES ON THE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S

1.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is a professional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Taigi or the Taiwanese language. The journal encourages two types of submissions: first, research related to Taigi on any aspects, such as linguistics, literature, or culture. Second, comparative works between Taigi and other languages. Works on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revival and vernacular education are also welcome.
2. The journal accepts research articles, field/work reports and book reviews. Articles and reports are normally limited to 10,000 words or less in English or 20,000 syllables in Taiwanese. Reviews are limited to less than 3,000 words.
3. Manuscript style:
 - A) Manuscripts written in Taiwanese or English are preferred. Please have your manuscript checked by native speakers prior to submission. The author may provide an extra abstract in his/her mother tongue for publication. The author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equivalent translation of the abstract.
 - B) Manuscripts written in Taiwanese must be either in Han-Roman hybrid or Roman-only styles. Roman scripts must be Peh-oe-ji. Please use Taigi Unicode fonts for the Taiwanese Roman scripts.
 - C) Footnotes are regarded as notes for extra information, and must be arranged in the bottom of each relevant page. References therefore should be arranged at the end of the full text.
 - D) The potential authors should refer to the journal's sample style for references. For those details not provided in the sample, please follow the journal LANGUAGE.
 - E) Manuscripts normally include a) paper title, b) abstract in Taiwanese, c) abstract in English, d) full text, e) references, and f) appendix (if applicable). Abstract should list up to five keywords.
4. Submission and review procedures:
 - A) Manuscripts are normally submitted by email. Please provide both the Word and the PDF files with appropriate fonts. An extra hardcopy is requested if the manuscript contains special fonts.
 - B) All manuscripts submitted will be subject to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For this purpose, please do not identify yourself in the manuscript. On a separate sheet,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 Paper title, b) full name of the author(s), c) affiliation and position, d) contact methods. The submitted copy of manuscripts will not be returned in any circumstances, so please keep a copy of your own.
 - C) Only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will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Please submit your manuscripts at least four months prior to the proposed issue for publication.
5. Copyright and honorarium:
 - A) After a manuscript has been published, its author will receive 1 copy of the journal volume in which the article appears without charge.
 - B)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for quotations from other publications or materials for which they do not own the copyright.
 - C) Upon receipt of manuscript, the author(s) agrees to authorize its copyright to the journal publishers free of charge for publica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both print and digital forms for an unlimited period. Authors themselves retain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eir own paper in any volume of which the author acts as editor or author, subject to appropriate acknowledgment and citation.
6. The journal is published semiannually in March and September. Manuscripts and books for review should be sent to the editor-in-chief:

Wi-vun Taiffalo Chiung, Center for Taiwanese Languages Test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Rd., Tainan 701, TAIWAN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Website: <https://ctlt.twl.ncku.edu.tw/jotv>






《台語研究》徵稿啟事

1. 《台語研究》是研究台語ê學術期刊，專門刊載二類文章：第一類是以台語為研究對象ê語言學、文學、文化等相關領域ê論文。第二類是以其他語言為研究對象，m̄-koh伊ê研究成果會使提供台語文發展參考ê論文。
2. 文稿類型：通常分做「研究論文」kap「冊評」二類，有時有「田野/工作報告」。研究論文kap報告ê台文稿以2萬字、英文稿1萬詞，冊評以3千字以內為原則。
3. 論文格式：
 - A) 本刊物kan-nā接受用台文iah是英文寫ê文稿。母語m̄是台語iah英語ê投稿者請tāi-seng自費chhiàⁿ母語人士校稿。作者ê民族母語若m̄是台語或者英語，ē-sái ka-tī提供用伊ê母語書寫ê摘要thang做伙刊。作者ài自行負責母語摘要內容翻譯ê妥當性。
 - B) 台文稿接受漢羅kap全羅。羅馬字接受傳統白話字。漢字ê部分建議使用本刊kap台語信望愛ê推薦用字。漢羅透濫ê用法，以文意清楚為原則。羅馬字ê字型請用Taigi Unicode。
 - C) 「註腳」採用當頁註，而且限定tī對內文ê補充解說，文獻請列tī參考冊目。
 - D) 書寫格式請參考本刊提供ê參考樣本，其他無特別規範ê部分，請參照美國期刊LANGUAGE ê格式。
 - E) 文稿內容順序分別是a)篇名 b)台文摘要 c)英文摘要 d)本文 e)參考冊目 f)附錄。摘要含關鍵詞（siōng ke 5個）。
4. 投稿kap審稿程序：
 - A) 請透過email投稿。稿件請提供Word kap PDF二種檔案。若有特別字型者，請提供紙本thang確保內容ê正確性。
 - B) 匿名審稿包含2-3位外審委員，過半數通過才接受。投稿請分作者資訊kap文稿thang方便匿名審稿。作者資訊包含a)篇名 b)作者名姓 c)服務單位kap職稱 d)連絡方式。來稿無退還，請ka-tī留底。
 - C) 本刊無接受一份稿投kúi-ā位，mā無接受已經tī別位ê學術期刊、專冊發表ê論文。本刊採用隨到隨審ê方式，請至少tī預定出刊前4個月投稿。
5. 著作權kap稿費：
 - A) 論文出版liáu，本刊會送作者當期出版品1份，無另外算稿費。
 - B) 作者ài保證kap負責文稿確實是伊ê原作而且無侵犯別人ê著作權。若違反者，作者ài ka-tī擔法律責任。
 - C) 作者投稿liáu視同同意kā著作財產權永久、非專屬授權本刊以紙本kap數位ê任何型式出版kap重製。作者有保留日後tī別giah koh刊iah是集做冊出版ê權利；若這欸情形，作者ài註明原底發表tī本刊。
6. 這份刊物是半年刊，預定每年3月、9月出刊。來稿iah是有冊beh review請寄：

701台南市大學路1號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蔣為文收
(請註明投稿「台語研究」)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Website: <https://ctlt.twl.ncku.edu.tw/jotv>





台灣元氣寶典
定價/250元



蔣為文抗議黃春明的真相
定價/250元



校園進階越南語
定價/250元



台灣英雄傳：決戰西拉雅
定價/250元



插槌仔龍 Chhoe 媽媽
定價/260元



中小學生台語認證導論
定價/270元



語言、認同與去殖民
定價/280元



台語文語料處理及線上資源研究
定價/290元



雨怪的婚禮
定價/300元



戰火人生 / 陳潤明詩集
定價/300元



喙講台語·手寫台文—台語文的台灣文學講座
定價/330元



Lóng 是金ê-台語認證考古題
定價/330元
附 試題解析



台語羅馬字創意教材
定價/350元



漢字與越南羅馬字學習效率比較
定價/350元



民族、母語kap音素文字
定價/350元



語言、文學kap台灣國家再想像
定價/350元



台灣俗語講座
定價/3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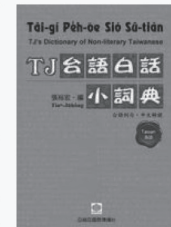
台語觀光文史講座
定價/350元



越南七桃lóng毋驚
增修放大版
定價/3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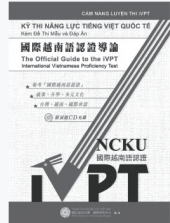
全民台語認證導論·增訂2版!
定價/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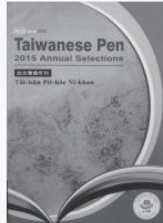
TJ台語白話小詞典
定價/480元



白話字運動先行者--鄭兒玉牧師紀念文集
定價/3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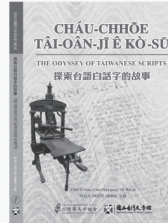
國際越南語認證導論
定價/480元



2015台文筆會年刊
Taiwanese Pen 2015 Annual Selections
定價/480元



台語研究
定價/500元



探索台語白話字的故事
定價/600元



越南魂：語言、文字與反霸權
定價/680元



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1套5冊
定價/1500元

